华艺出版社

《情人》荣获
法国最高文学奖
龚古尔奖
《情人》全世界已有
四十三种译本 发行
22000000册
《情人》改编的
电影 由香港明星
梁家辉主演
轰动世界影坛

情人

来自中国北方的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译者 纪应天



LAIZI
ZHONGGUO
BEIFANGDE
Qingren

《情人》荣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 《情人》全世界已有四十三种译本 发行 22000000 册 《情人》改编的电影 由香港明星梁家辉主演 轰动世界影坛

封面设计 郭召明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法］玛格丽特 · 杜拉斯著
纪应天　译

献给——唐

华　艺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郑志清

书名: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译者:纪应天

出版:华艺出版社(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发行: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1/32

印张:8

版次: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7—80039—809—9/I·349

定价:4.98元

耗資2500萬美元，英國新星珍瑪奇與港星梁家輝主演

名著改編電影　情人　法國首映

打破近兩年賣座紀錄

眾・所・注・目

「影城」無處不飛花

中影請保全人員趕流鶯

王祖賢「減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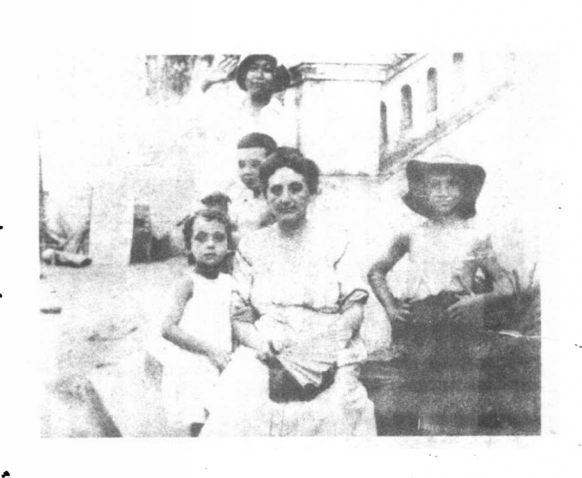
為了擁抱更多的明日

梁家輝自信擅長內心戲

詮釋「情人」角色沒問題



●我有两位哥哥。



●我四岁时。中间是母亲。



●支气管炎在三天内夺去了二哥的性命。就在那时，我离开了母亲。一切都在那一天结束了。

译者序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八十高龄下对自已少女时的初恋的追忆。由于当年她所恋的对象，是一位中国青年，因此这个异国之恋的爱情故事，更具神秘和不同凡响之所。作者在书中真实详尽地描述了发生在三十年代法属殖民地越南那一幕有血有肉的爱情悲剧。一日，在湄公河上的渡轮上，一位法国少女与一位华侨富家子弟邂逅：前者是父亲早亡、家境贫寒的白人少女；后者是当地首富的华侨巨贾之子；一个少年老成，渴望得到很多爱；一个游手好闲，风流倜傥。正如二人后来忆及他们的初遇时所说的那样：彼此在双方目光的第一次相撞中，都有一种奇特的感受，领悟到其中所包含的令人心醉的成分。经简短的交往，方知男青年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少女平时则在寄宿学校住读，所以他们这才是第一次谋面。在后来的第一次约会时，他们双双堕入爱河，陶醉在巨大的爱的欢乐中。

诚如人是社会的人一样，爱情不仅仅局限于男女双方的情感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各自所处的国家、家庭、社会背景下那不同的文化、传统、思想、价

值观念和生活习俗。虽然双方都深知这份感情的份量，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中国青年，他无力逾越家庭、传统的约束，自由恋爱。他的父亲虽然留过洋，但却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以生命，以取消继承权相威胁，阻止儿子与白人少女继续交往。而青年本身也早就由父母作主与一个中国大家闺秀在双方都还年幼时，就定下了媒妁之约。法国少女的母亲是一位历经坎坷，对殖民地生活厌倦了的小学教师，期盼着永远离开这片令她心碎的土地。少女则是一位心气颇高的女孩，早就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一抱负，她必须回法国继续学业。因此，他们的别离就成了命中注定的事实。

正是由于这一成千古恨的分离，当时两人所经历的男欢女爱，为这份爱饱尝的痛苦与挥洒的热泪，落后的殖民地生活的艰辛，灾难，亚热带高温，暴雨，城市的喧嚣，送别时的离愁 别绪，归国途中一白人青年的投海自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定格在作者的脑海里，变成永不褪色的记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毫无保留地剖析了书中少女复杂的心态，具有卢梭式的大胆和勇气。杜拉斯是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广为人知的电影《广岛之恋》的剧本就是她的大手笔，该剧本奠定了她跻身法国当代名作家行列的基础；《他的威尼斯名字在

荒凉的加尔戈答》则是她作为“新小说”派作家的一次有力尝试；轰动法国文坛的名篇《情人》，于 1984 年荣获法国文学最高奖 龚古尔文学奖；该书当年就创下发行过百万的记录，并在世界上被译成四十几国文字出版，迄今在法国仍属畅销书之列。以本书改编拍摄的影片《情人》，今年初一公映，就轰动法国影坛，出现了观众排长龙购票观看此片的奇迹。据统计，法国目前以杜拉斯其人其作品为题通过的博士论文已逾三十篇。

本书虽不失通俗小说的可读性，但作为大家手笔，更具极高的文学性。杜拉斯的风格素以简略著称，且画面感极强，然而，正是在表面平淡无奇的叙述下，却透出一股荡气迴肠的力量，令人手不释卷，夜不成寐。

译 者

1992 年 7 月 25 日

作 者 自 序

本书原拟题名为《街市的爱情》或《情人的小说》或《重写的〈情人〉》，最后，我在两个意义更宽泛更真实的名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与《北中国》之间作了取舍。我获悉他已去逝数载，是九零年五月，距今已年余。我从未想到他的死。据说他埋在沙沥，那栋蓝色的宅第一直还在，由他的妻儿住着。由于他的慈善、率直，在沙沥他深得人心。还说他晚年变成虔诚的教徒。

我搁下手头的工作，写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和女孩的故事：由于时间关系，在《情人》中还没写到他们。在写这本书的狂欢中，我把它写了出来。我又在这部小说中徘徊了一年，深深潜入中国人和女孩相爱的那段日子里。

我的回忆没有跨过专线邮船启锚，即女孩离去的那一瞬。

我压根儿就没设想过中国人会死去，连同他的身躯，他的肌肤，他的阳具，他的双手。在这一年当中，我又重新回到了乘永隆的渡轮横渡湄公河的年龄。

在这次记叙中，在一阵令人目眩的光芒里，突然出现了唐的面孔，还有小哥哥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的

脸。

我跟这几个人，只是跟他们又回到了故事中。

我再度成为小说作家。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一年五月

目　录

一座位于学校操场中央的房屋，门窗洞开象在过节。有斯特劳斯和法兰兹·勒阿的圆舞曲，还有《拉蒙娜》和《中国之夜》的旋律从屋里传出。屋里屋外一地的水。

在冲洗房子。每年都要这样洗二三次。一些男校工和邻居家的孩子来看热闹。他们帮着用水冲方砖地板，擦洗墙壁和桌子。一边洗一边和着欧洲音乐跳舞。他们笑啊唱啊。

这是个热闹、高兴的节日。

音乐是母亲，一位法国太太，在隔壁用钢琴弹奏的。

在跳舞的人中，一位很年轻、英俊的法国少年跟一位很年轻，也是法国人的少女一块儿跳着。他们长得很象。

她——就是那位在第一本书，在这本书及此书之前的那本书中都没有名字的女孩。

他——就是保罗，这位匿名的小妹深爱着的小哥哥。

另一个青年出现在节日上，是皮埃尔大哥。

他站在几米外，看着这节日场面。

他站在一旁看了很长的时间。

他开始行动了：拔开那些校工，他们都吓得一哄而散。他来到弟弟和妹妹跟前。

他抓住弟弟的双肩，把他推到二楼敞开的窗户旁。如同受残酷使命支使一般，他象扔一只狗那样把他推出窗外。

小哥哥从地上爬起来，干叫一声，从他眼前逃开。

小妹妹跟了上去：她从窗户跳出去，赶上他。他靠着院墙篱笆躺着，泪流满面，浑身发抖。他说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好。这什么样？他也说不上来，他已经忘了。他没说是大哥。

母亲重新开始弹琴。但邻居的孩子没有再来，那几个校工也在他们走后离开了。

夜幕降临。还是同样的背景。

母亲还呆在下午“节日”进行的地方。

房间已经收拾整齐。家俱都放回原处。

母亲不等什么。她在自己的王国——这个房门半掩着的家的中心。

母亲不再阻挠什么。她以后也阻挠不了。
她对一切都听其自然。
在这里讲述的故事中她始终保持这种态度。

这是一位颓丧的母亲。

大哥看着母亲，冲她微笑。母亲却不看他。

一本书。
一部电影。
夜晚。

在这里讲话的声音就是在书上写下来的那个。
空洞洞的声音。没有面孔。
很年轻。
如行云流水一般。

一条笔直的街道。煤气路灯照亮着。
路面象铺着石子。老街。
两旁矗立着参天大树。
老街。

在街道两边，有门口带台阶的白色别墅。四周围着栅栏和草坪。

在属于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南部的哨站。

时间是一九三零年。

法国人居住区。

法国人居住区的一条街。

夜色里弥漫着茉莉花香。

其中夹杂着淡淡的、柔和的河流的气味。

在我们面前，有个人在行走。不是讲话的这个女人。

看上去就象是个很年轻的姑娘，亦或是个女孩。她的步态轻盈。赤脚。苗条。也许应该说太瘦。瞧她的小腿，是的，没错是个女孩。已经长大。

在街的尽头，闪烁着黄色的灯火，听得见欢歌笑语，打闹喊叫，这就是那条河。湄公河。

一座水寨。

湄公河三角洲的边沿。河的入海口。

公路旁，在沿公路的花园里，音乐响起来，是一舞会上放的音乐。它来自总督府花园。一张唱片。大概被遗忘了。在荒凉的花园里转着。

哨站的晚会应该是在这里，在沿花园而立的栅栏里面。唱片放出的音乐是当时已经流行数月的一支美

国舞曲。

姑娘拐向花园。她要看看栅栏内举行晚会的地方。她独自一人，在花园前面停住。

路灯下，有一条白色的小路穿过花园。路上空无一人。

喏，一位穿暗红色长裙的女人慢慢地在白色小道上前行。她从河畔来。

她消失在总督府里。

晚会可能因为天太热而早早地结束了。只剩下这张被遗忘的唱片还在荒凉的草坪上转动。

穿红裙的女人没有出来。大概还在总督府内。

二楼平台上的灯熄了，紧接着，在一楼，总督府中央，有灯点燃。

小路空着。

穿红裙的女人再没有出来。

姑娘返回公路。隐没在树后，随即又出现。她重新

往河边走。

她在我们眼前。在昏黄的街灯下，一直看不清她的脸。然而好象是的，她还很小。一个女孩罢了。白种人。

小路上的灯也灭了。穿红裙的女人没有出来。

总督府里还亮着微弱的灯。

就在小路上的灯灭过不一会儿，从总督府里传出钢琴弹奏的死亡华尔兹的旋律。一本什么书上曾读到过的华尔兹。

姑娘驻足聆听。看得出她在听。

她顺着音乐的方向转了一下头，闭上双眼。闭合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①

看清了，是的，她很小。还是个孩子。她哭了。

姑娘一动不动。哭着。

---

① 作者常以此类矛盾的修辞手法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译注.

在本书中，把它称作《绝望的华尔兹》。

即便音乐结束了，姑娘仍将聆听下去。

在本书里，把这个姑娘唤个“小孩”。

女孩出了画面，离开了举行过晚会的地方。

街上复又空无一人。湄公河从画面上消失。

天更亮了。

眼前除了渐渐消失的湄公河，笔直昏暗的街道外，别无他物。

一座大门。

学校操场。

还是同一天夜里。同一个姑娘。

一所学校。土质操场。

闪光的没有一棵草的操场被哨站的孩子们的赤脚踏平了。

这是一所法语学校。大门上写着：永隆市立女子法语学校。

女孩推开大门。

再关上。

穿过空旷的操场。

进了屋。

看不见她了。

操场空着。

女孩身后响起第三支乐曲。音乐不时被尖声狂笑和叫喊打断。来自恒河的女乞丐象每天夜里一样穿过哨站。总在试图抵达大海，走上通往吉大港的公路，那是死孩子走过的、上千年来想要找回通往巽他岛那多鱼的海面之路的亚洲乞丐们走过的路。

母亲和女孩的卧室。

这是一间当时在殖民地常见的卧室。灯光很暗。没有床头柜。天花板上只有一盏吊灯。家具只有一张高大的双人铁床，一个带穿衣镜的衣橱。床是殖民地特有的，漆成黑色，同样也是黑色的床架四角有铜球装饰。床罩在雪白的大蚊帐里，看上去象笼子。没有枕头，但有用动物长毛充填的硬条枕。没有被单。床脚浸在装满水和玻璃屑的罐中，以隔绝殖民地的灾难——热带炎热夏夜里的蚊子。

母亲躺在床上。

没睡着。

等着女儿。

她来了，从外面回来，穿过卧室。从她的身影，裙子上看，或许你已认出来。是的，她正是那位在沿着花园的笔直街道上向河畔走去的姑娘。

她去冲澡。一阵水响。

她出来了。

这下看见了：是的，清清楚楚，她还是个小女孩。还很瘦，尚未长出乳房。红棕色的长卷发，脚上是当地人穿的带皮绊的木板鞋。明亮的绿眼睛布满血丝。都说很象死去的父亲的眼睛。是的，她正是在街上听华尔兹哭泣的女孩。也是知道弹奏华尔兹女人就是那个穿红裙子走过白色小径的女人的女孩。也是突然意识到全哨站只有自己了解这桩事的女孩。全哨站和哨站以外再没人知晓。女孩就是这样。跟母亲一样，她也穿着由阿杜缝制的系带子的白布衬衣。

她分开帐子，迅速地把帐脚压在床垫下面，同样迅速地钻进去，然后关好帐子。母亲没有睡着。她在女孩身边坐起身，为她睡前梳辫子。她机械地辫着，看也没看。

远处隐约传来河边寨子里那天明方休的喧嚣。

女孩问：

“你看见保罗了？”

“他回来了，和唐在厨房吃完饭又走了。”

女孩说，她刚才去了晚会举行的地方看他是否在那儿，但晚会已结束了，一个人也没有。

她还说，过会儿再去找他。她知道他大概躲在哪儿。当他离家外出后，她觉得冷清。她知道，他跑出去后，总要等她去找他，为了不单独回家，因为有时皮埃尔在家里等着打他。母亲说，他一出门，她就耽心，耽心被蛇咬，遇上疯子。甚至耽心他出走，就这样，一时什么也分辩不清，跑掉了。她说，在这种孩子身上很可能出这样的事。

女孩耽心的是皮埃尔，耽心他杀死保罗。他杀了他，她说，也许他都不知道在杀人。

她还说：

“你刚才讲的不是真话。你不是为保罗耽心。你只惦记着皮埃尔。”

母亲没有理会女儿的这种说法。她久久地注视着她，突然心生柔情，忘记了眼前的谈话。她换了个话题：

“当你写书的时候写什么？”

女孩嚷道：

“写保罗，写你。也写皮埃尔，不过写他是为了让

他死。”

她猛然转过背，扑进母亲怀里哭起来。然后仍然低声嚷道：

“为什么你如此爱他，而不爱我们，从不……”

母亲谎称：

“我对你们三个孩子都一视同仁。”

女孩继续嚷嚷，叫得真想让她闭嘴，给她两耳光。

“不是真的，不是。你是骗子。就算只回答一次，为什么你如此爱他而不爱我们？”

沉默。母亲嘘了口气后回答：

“我不知道为什么。”

长时间沉默。她补了一句：

“我从来不知道……”

女孩伏在母亲身上，哭着亲吻她。捂住母亲的嘴不让她再提这种不公正的爱。

母亲任其骂她，污辱她。她一直就处在生活的另一个地区，处在这种盲目的偏爱中：孤独，绝望，没脾气。

女孩无论怎样苦苦哀求，都无济于事。

“如果他不离开这个家，总有一天他会杀了保罗。你心里明白。这是最可怕的。”

母亲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她知道这些。另外，昨天晚上，她给西贡写了信，请求把她的儿子送回

法国。

女孩坐了起来，发出一声既象如释重负又象痛苦不堪的闷叫：

“真的？”

“是真的”

“你敢肯定？”

母亲讲道：

“这次是的。前天，他又在鸦片烟馆里赖账。我又是最后一次付钱。之后，我便写信给回国管理科。这回我连夜就把信寄走了。”

女孩搂着母亲。母亲没落泪：象个死人。

女孩低低地抽泣：

“到了这步田地真可怕！太可怕了！”

母亲说也许是的，但是她闹不清楚。的确，这大概是够可怕的了，但她对此一无所知。

母亲和女孩抱成一团。母亲象往常一样没有掉一滴眼泪。她是活死人一个。

女孩问他本人是否知道要离开。

母亲说他不知道。最棘手的就是这个：得告诉他一切都完了。

母亲抚弄着女儿的头发，说：

“你不必替他难过。对作妈妈的来讲，这样说话是

很不应该的，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不必难过。这你应该知道：皮埃尔是不值得替他难过的。”

女孩没吱声。母亲还说：

“我的意思是说，皮埃尔再不值拉一把，因为皮埃尔已经完了，太晚，已成了堕落的人。”

女孩在伤心的哭泣中嚷道：

“就因这，你那么爱他？”

“我不大清楚。恐怕是吧。是的。的确如此。你也因这才哭的。还不都一样。”

母亲把女孩拥在怀里，对她说：

“我也很爱你们俩，保罗和你。”

女孩离开母亲的怀抱，注视着她。她看到母亲刚才说这句话时毫无愧色。女孩本该大吵大闹，骂她，把她杀了。但她只对她报以微微的一笑。

母亲还在跟这个“小千金”，她最小的孩子说话，说她没有坦白要送皮埃尔回国，与他分开的真正原因，那不单只是因为鸦片的缘故。

母亲讲道：

“记不清一个月还是二个月前，我在阿杜房里，你们俩来吃晚饭，你和保罗。我没有露面。你们都不知道。我经常这样，为了能看见你们三在一起，我躲在阿杜房里。唐象平时一样进来，把红烧肉和米饭放在桌

上，就出去了。

保罗吃起来。皮埃尔随后才进屋。保罗取了最大的那块肉，你随他去。当皮埃尔一到，你就紧张起来。皮埃尔没有马上入坐。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空盘子，又扫了一眼保罗的。他笑了，皮笑肉不笑的，很怕人。我曾心想他将来死了也会带着这副微笑。保罗先笑了笑，说：

‘这只不过是闹着玩儿的。’

皮埃尔叉起保罗盘中的那块肉放进自己盘里，吃开了。谁骂了一句‘狗东西’，他也叫道：‘狗东西，是的。’

‘傻蛋，你很清楚，大块肉是我的。’

是你吼开了，你问：

‘凭什么是你的？’

他说：

‘因为就是这样。’

你大喊大叫，我真耽心街上的人听见。

你吼道：

‘我恨不得你去死。’

皮埃尔握紧了双拳，准备迎面朝保罗打过去。保罗哭了。皮埃尔咆哮道：

‘滚出去！立刻滚出去！’

你们俩跑了出去，你和保罗。”

女孩请母亲原谅自己冲她吼叫。她们都哭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母亲说：

“打那以后，我开始明白我应该当心自己。因为我，保罗有生命之危。但也仅仅到了昨天，我才写信给西贡，要求把他送回国。皮埃尔，对我来说，就如同比另一个儿子更该死一样。”

沉默。母亲转向女儿，这次是流着泪。

“如果没有你，保罗老早就没命了。这一点我知道。最可怕的，就是我知道。”

长时间沉默。

女孩又狂怒起来，大叫道：

“你不知道：我爱保罗胜过世上万物，胜过爱你，胜过爱一切。保罗很久以来就生活在对你和皮埃尔的恐惧中。保罗象我的未婚夫，我的小孩，对我来说，他是我最珍爱的宝贝。”

“我知道。”

女孩吼道：

“不，你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女孩平静下来，把母亲抱在怀里，突然很温顺地对她讲话，给她解释：

“你什么都不明白。这一点你应该知道。你一无所知。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只知道他，皮埃尔。保罗跟我，你就一无所知了。这不怪你。本来就是如此。没关系，你用不着为此责怪自己。”

母亲呆滞、惊惧的脸。

女孩的脸上同样显出惶恐。她俩漠然地对望着，突然羞愧地垂下眼帘。

母亲低着头，不作声，象被捅了一刀。然后想起那个还在外面的孩子，她叫起来：

“去找保罗！快去！我突然替他耽心了。”

母亲还加了一句：

“明天你要回学校，你得养成早睡的习惯。你已经跟我差不多，快成夜猫子了。”

“都一样……”

“不。”

女孩站在房子的入口，靠大操场的餐厅这面。门窗都敞开着。

她背对着观众，面向平台和大街。

她在寻找小哥哥。她四下张望，在树林里前进，往树屏下查看。

她的身影在月光里忽隐忽现。

她在操场上四下搜寻：赤着脚，轻手轻脚，穿着儿

童式睡衣。

她消失在一间空教室里。

又出现在月光下的大操场上。

她在看着面前的什么东西。但不知道是保罗。她走近他——舞会上看到的小哥哥。他在教室游廊里的一面矮墙后没有月光的地方睡着了。她站住，挨着他躺下。她端详着他，好象他是神灵的化身。

他睡得很熟。眼睛象一些当地孩子那样半睁关闭。他的脸跟这些不同肤色的孩子一样平滑一样稚嫩。

她吻他的头发，脸，放在胸前的双手。她叫他，轻轻地："保罗。"

他睡着了。

她站起来，仍轻声地叫他："保罗。我的宝贝。我的小孩。"

他醒了。看了看，才认出是她。

她说：

"回家去睡吧。"

他站起来，跟她走。

夜里活动的鸟儿在鸣叫。

小哥哥停下来，听了听鸟语，然后继续走。她对他说：

"你别再害怕，谁也别怕，不管是皮埃尔，还是什么，不管什么，永远都不要再害怕。听见了：永远不再

害怕。永远。你发誓。"

小哥哥发了誓，但马上就忘了。他说：

"月亮把鸟儿惊醒了。"

他们走远了。操场又变得空空的。他们不见了，又出现。他们继续在校园里走着。没有说话。

女孩停下来，指着天空，说：

"看天空，保罗！"

保罗站住，望着天空，嘴里反复念着：天空，鸟儿……

笼罩大地的天空，象一个蓝色的点缀着亮点的漆盘。

两个孩子一起望着这同一个天空。然后各自望着它。

唐从街上走来，走近两个孩子。

再次看到闪烁着点点繁星的蓝色苍穹。

在静止的蓝天下，听见唐用口哨吹出所谓绝望的华尔兹那无歌的旋律。

他们幼年时，在干季的晚上，母亲有时带他们到户外。她叫他们仔细观察象大白天一样蔚蓝的夜空，从眼前地上的亮光直到天际。还叫他们好好聆听夜的声音——人们的叫喊，笑声，歌声，还有受到死亡威胁

的犬吠，所有这些既反映了地狱般的孤寂又体现了歌唱这份寂寞的歌声的美妙音响，都值得一听。平常对孩子隐瞒的事情，这时都应该告诉他们：工作，战争，分离，非正义，寂寞，死亡。是的，生活的这一面，同时是难以忍受的又是无法挽救的一面，都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正如要他们观看夜空——世界的美丽夜色一样。母亲的孩子们经常要她讲讲她在这些方面的见解。母亲总是回答孩子们她不知道，没人知道。这也是应该明白的：首先知道这一点——人是无知的。就连那些对孩子说她们什么都晓得的母亲也不知道。

母亲。她提醒他们——这几个她自己的孩子：这个印度支那国家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也是在这里她认识了他们的父亲，她爱过的唯一男人。这个人，他们不熟悉，因为他去逝时，他们还年幼无知，而他死后，由于他们尚未懂事，她就几乎没跟他们提起过他，为的是不给他们的童年蒙上阴影。随着时光的流逝，对孩子的爱占据了她的全部生活。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就淌下来。当母亲第一次看到唐时，他正在暹罗森林边用陌生的语言唱着童年的故事。母亲把他与自己的孩子一块儿带回家，教他法语，给他洗澡，让他吃饱饭，天天如此。她常这么说。

女孩想起来：当唐唱起被他称作“遥远的童年”的

歌——歌中述说了刚才在《绝望的华尔兹》中说的一切——时，她就跟他一起哭。

正是这条河。

正是河上的这艘渡轮。前几本书上提到过的渡轮。

这条河特有的景色。

渡轮上停着当地人乘坐的班车，黑色莱昂波雷大轿车，还有翘首观望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渡轮开动了。

船开后，女孩从班车上下来。她看着河，也看着坐在黑色大轿车内穿着潇洒的中国人。

女孩化了妆，衣着象前几本书中的姑娘一样：身穿当地出产的泛黄白绸裙；头戴有宽黑饰带的粉红木色软毡男礼帽，天真幼稚；脚蹬那双穿旧的、鞋跟完全扭歪了的舞鞋，鞋面有用假宝石和金丝做的装饰。

从黑色轿车里下来的是与上本书中那个男人不同的人，另一个从满洲里来的中国男人。他与前书那个人有些不同：更结实，没那么多恐惧，更大胆。他模样更帅，身体更健康。比起原来那位更“上镜”。在女孩面

前，他也更少腼腆。

她仍然是上本书的样子：矮小，瘦削，气盛，难以捉摸，说不清是谁，没有看上去那么美；穷酸，穷人的女儿，祖祖辈辈都是穷人，农夫，鞋匠；无论何时何地她的法语总考第一；讨厌法国，对出生国和童年恋恋不舍；一见西餐上带血的牛肉就恶心；钟爱弱小的男人；长得少有的性感；嗜书如命，酷爱观察，桀熬不驯，自由自在。

他是中国人。高高大大的中国人。有中国北方人的白净。他很英俊潇洒，身穿生丝绸西装，脚上是一双西贡年轻银行家那种棕红色英国皮鞋。

他望着她。

他们四目相遇，彼此会心一笑。他朝她走近几步。

他抽的是555牌香烟。她很年轻。当他给她递烟时，从他手上那不易觉察的一抖，流露出心里的恐惧。

“您抽烟吗？”

女孩示意：不。

“请原谅，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您……您难道没有注意到……”

女孩没回话，也没笑。只死死地盯着他。可以用

“凶神恶煞”来形容她的眼神。放肆。按母亲的话说，是“不害臊”，“没有这样看人的”。仿佛她没听清他的话。她审视着他的衣着，小车。他身上有欧洲科隆香水的香气，隐约还闻到鸦片、绸子的味道，那琥珀般的绸子，琥珀般的皮肤的香味。她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司机，轿车，还有他——中国人。从那充满不合时宜、惊人的、难以满足的好奇心的目光里，流露出一股天真的孩子气。他看着她瞧那渡轮上所有这些新鲜的人和东西。

她对他的好奇也就从那时涌上心头。

女孩说：

“您的车是什么牌？”

“莫里斯——莱昂波雷。”

女孩示意不懂。她笑了。

她说：

“从没听过这样的名字。”

他跟着她笑。她问：

“您是谁？”

“我住在沙沥。”

“沙沥哪儿？”

“河边，就是那家门前有台阶的蓝色大房子。沙沥过去一点。”

女孩沉思一会儿，想起来是什么，说：

“那座中国浅蓝房子。”

“正是，浅中国蓝。”

他微微一笑。她看着他。他说：

“我在沙沥从未见过您 。”

“我妈妈两年前调到沙沥，我在西贡住读。这就是为什么。”

沉默。中国人说：

“您后悔离开永隆吗？”

“是的，这正是生活中最美好的。”

他们相对微笑。

她问：

“您呢？”

“我，从巴黎回来，在法国留了三年学。前两月才回来。”

“学什么？”

“学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值一提。您呢？”

“我在夏士路——罗巴中学读业士，在里约岱寄宿学校住宿。”

她又补了一句，好象这至关重要：

“我生在印度支那。我的哥哥们也是。我们都在这里出生。”

她注视着河面。她的话引起他的好奇。他心里的恐惧烟消云散了。他面带微笑说话。他说：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送您去西贡。”

她未加犹豫：轿车，还有一脸戏谑的他……她很满意。这一点从她那带笑的眼神里就看得出。

她将跟小哥哥保罗讲到莱昂波雷车，这个，他在行。

“我很乐意。”

中国人叫他的司机——用中国话——把女孩的行李从班车上搬到莱昂波雷车上。司机照办了。

车辆从渡轮上缓缓驶下，停在岸边。乘客徒步下船后向汽车走去。在流动商贩的小摊前，他们停下来。女孩目不转睛地看着用香蕉叶包的拌了可可奶和废糖蜜的玉米花糕。

中国人给她买了一块。她一把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吃，连声谢也没说。

她来自何方？

从单薄的身子看，象混血儿，但不对，她的眸子亮得惊人。

他看着她把点心吞下去，也就从这一刻开始，他

用“你”称呼她[①]：

“你还要吗？”

她看见他在笑，便说不，不要了。

下一班渡轮离岸了，慢慢向这边驶来。

女孩突然出神地望着开过来的渡轮，忘了身边的中国人。

在那艘船上，她认出了那天晚上弹华尔兹的那位穿红裙的女人的黑色朗西亚敞篷汽车。

中国人问她是谁。

女孩没有马上回答。她不回答中国人。她只随便说了些人名搪塞他。带着一丝隐秘的喜悦，她说：

“是斯泰特夫人。安娜－玛丽·斯泰特。总督的妻子。在永隆都叫她安玛斯。”

她浅浅一笑，象是抱歉自己知道得太多。

女孩的介绍引起了中国人的好奇。他说他应该在沙沥听说过这个女人，但又说他对她一无所知。稍倾，他还是想起了这个名字。

---

① 法语第二称有“您”与“你”之分，“您”用于生人、上下级等之间；用“你”相称，意味着关系的改善、亲近。而用“您”并不一定表示尊敬，相反，有时却有疏远之意，甚至敌意。——译注

女孩说：

“她有很多情夫，您想起的是这个吧？”

“我想是的，可能是这回事。”

“其中有一个，很年轻，好象为了她自杀身亡，我不大清楚。”

“她很美，我原想她还要年轻些。都说她有那么点儿疯狂，不是吗？”

关于疯狂，女孩没什么见地。她说：

“我不懂什么叫疯狂。”

汽车又上路了。他们行驶在去西贡的公路上。他专注于看她。中国人的言谈中，“您”中不时夹带着尚不由衷的“你”。

“班车上常有人给你让座吗？”

她示意：是的。

“有时你拒绝吗？”

她示意：是的，有时。

“当有小孩子的时候，他们总是哭闹。”

俩人都笑起来，显得有些松弛，有一点儿过分松弛。他们以属于他俩的笑法一块儿笑了。

笑毕，她看着车外，他则审视起她那身寒酸的打扮：磨白了的黑缎面皮鞋，当地人用的破纸箱，男礼

帽。他笑了，他的笑引得她也跟着笑起来。

“您穿这双鞋上学吗？”

小姑娘看着自己的鞋，仿佛是第一次注意它。她象他一样地笑了，说：是的。

“还有这帽子？”

是的。还有帽子。她笑得更甚。当笑得自然时，那笑就是无拘无束的。

“您瞧，帽子很合适，说不出有多合适，就象是专门为您定做的。”

她笑着问：

“鞋子呢？”

中国人也更开朗地笑了，说：

“鞋吗？我还没想好。”

看着这双黑皮鞋，他们都无拘无束地笑起来。

就是在这时，就在当时那一瞬间，在这恣意的一笑之后，故事倒回从前。

他们收住笑。目光移向车外，外面是一望无涯的稻田。空旷的天空。令人眩目的高温。蒙着面纱般的太阳。

还有纵横交错供小孩赶的牛车用的道路。

他们一块儿禁闭在半明半暗的车内。

此刻的静若寒蝉，无言无语，假装注视着车外单调景色——公路、阳光、一直延伸到天际的稻田——的目光，使这段故事渐渐地沉寂下来。

中国人没再跟女孩说话，好象不理她，犹如陶醉在旅途的悠闲中。他眼睛看着车外。她则看着他那只搭在扶手上的手。他忘了这只手。过了一阵，她冷不丁地抓起这只手端详。她象拿着一件从来不曾如此近看过的东西一样捧着这只手：中国手，中国男人的手。手很瘦，指甲处弯曲着，有点儿象断过，令人怜悯的孱弱，象一只死鸟的翅膀。

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凸起的中央嵌着钻石的大金戒。

这戒子对这只手的无名指来说，显得太大，太重了，她不敢肯定——这只手大概算得很秀气，比手腕黑。手腕上的手表，女孩连看也没看。她让这只手给迷住了。为了看得更真切，她触摸它，手象睡着了，动也没动。

她慢慢地俯下身子，嗅这只手，端详这只暴露无遗的手。突然，她猛地掉转头，不再看它。她不清楚他是否睡着了。她把手放下。不，他没睡着。她不知道。她把手翻过来，看着赤裸的手心，摸着绸子般柔软的皮肤，感觉到他掌心升起一股温热。她把这件东西放回原处，摆正。这只手服服帖帖地由她摆布。

中国人什么表情也没有，没有睡醒的迹象。或许他真地睡着了。

女孩转脸看着外面，稻田，还有中国人。空气在热浪中滚动。

好象她要带着它进入梦乡，她还握着这只手。

她把手放得远远的，不去看它。

她入睡了。

好象睡着了。

她自己知道没有睡着，她心里有数，没有睡。旁人则不明真象。

中国人睡着了吗？她永远也无法知道，从来就不知道。当她醒来时，他正望着她。他看着她入睡，恰好这时她睁开了眼睛。

他们没有谈到手，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说：

“你上几年级？”

“高一。”

“你多大了？”

迟疑片刻后，女孩说：

“十六岁。”

中国人一脸狐疑：

“十六才这么点儿高。”

“我个子本来就小，一辈子都长不高。”

他注视着她，她却不看他。他又问：

“你有时说谎吗?”

“不。”

“不可能。你何以做到不说谎?”

“我什么都不说。”

他笑了。她接着说:

“说谎使我害怕,我无法让自己不害怕,就跟怕死差不多。”

她追了一句,肯定地说:

“您不说谎?”

他看着她,想了想,惊讶地说:

“真不说,很奇怪。”

“您是不会吗?”

“是的,我早忘了,或许……我历来就不会。”

她看着他,相信他说的话。她说:

“您何以做到不说谎?”

“什么也不说。大概我一生中没什么值得说谎……我不知道……”

她想上前拥抱吻他,他看出来了,冲她微笑。

她说:

“您会告诉您母亲。”

“告诉她什么?”

她稍加犹豫,说: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

他们互相看着。他本想说他没听懂……但他却说：

“会的，立刻。我们兴许要谈个通宵。她喜欢这样的事情，所谓出人意料的，不是吗？”

“是的，还有另一种说法。”

他望着她，说：

“对你母亲，你会跟她说吗？”

“不，只字不提，除了想……”

中国人冲女孩笑笑，说：

“压根儿不提？永远不？”

“压根儿不提。永远不。”

她拿起他的手吻它。

他双眼闭着看她。

她说：

“你在骗自己，你也什么都不会告诉你母亲。”

她笑了，笑得很甜，很温柔，眼望着他。

他说：

“另外，我二十七岁，无业……”

“还是中国人。”

“是的，还是中国人。”他很仔细地打量她，“瞧你多么迷人……有人这样对你说吗？”

她微微一笑：

“没有。”

“美呢？有人对你说过你很美吗？”

不，没人对她说过。有人说过她个头小，但没人说她很美。她说：

“没有。”她笑笑，“还没人对我说这些。”

他看着她，说：

“你喜欢别人说你美吗？”

“是的。”

中国人换了一种笑法。她跟他一起笑。

“那么从来没人对你说什么？”

“没有。”

“‘我想要你’，有人对你说过吗？不可能没有，有人对你说过了。”

女孩没象刚才一样地笑。

“有的，一些小痞子，但那算什么，他们开开玩笑罢了。主要是混血儿，从来没有法国男人。”

中国人没有笑，他问：

“中国男人呢？”

女孩笑了，惊讶地说：

“从来没有中国男人，真的。”

沉默。

中国人脸上突然绽开小孩式的微笑。

“你喜欢读书吗？”

她沉思了一下，说她还不太清楚喜欢不喜欢，或

许是吧，她喜欢念书。他说，他原本打算读北平大学文学院。他母亲赞成，是他父亲不愿意。对于他们那一辈中国人，法语和美式英语才是应该学的。他漏了一点：他就是为了学英语去美国一年。

“为今后干什么？”

“做银行家，”他面带得意的微笑，“象我们家族上百年来的每个男人那样。”

她说蓝房子是永隆和沙沥两地最漂亮的，他父亲该是个百万富翁。

他笑了，说在中国，子女从来不知道父亲的财产到底有多少。

他忘了：他每年都去北平的大银行实习。他告诉她。

她说：

“没去满洲里？”

不，在北平。他说，在他父亲看来，依他们家现有的财力而言，满洲里不太富裕。

轿车经过堆满稻谷，到处是孩子和狗的村寨。孩子们都在一排排的茅屋之间的公路上玩耍。这些面黄肌瘦的乡下孩子，都由狗看着。当汽车驶过后，做父母的从路边的沟里直起腰来，看看他们的孩子和狗是否都还在。

车驶过村庄后，她重新睡着了。每当有司机开车时，在稻田和天空之间的金瓯的公路上，人们总要打打瞌睡。

她睁了一下眼，又闭上。他们停止了谈话。她不管他。他说：

“闭上眼睛。”

她按他的要求合上眼睛。

他的手抚摸女孩的面庞，嘴唇，闭着的双眼。睡眠是件好事——尽管他清楚她并没睡着。他宁愿这样。

他用低低的声音慢慢说出一句很长的中国话。

她闭着眼睛问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是关于她的身体的，不可以告诉她是什么。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

他的手骤然停止不动。她睁眼看一下又闭上。他的手又开始动了，很温柔，不急不燥，小心翼翼，集中了蓄积在身心里那上百年的温存。

当摸到她的眼睛和嘴唇时，他也合上了眼睛。他的手离开了脸部，沿着身体往下滑。间或象受惊一般停住不动。最后他收了回去。

他看了她一眼，便掉头看着车外。

他带着跟手心一样的温柔问她实际几岁。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很抱歉地说：

“我还小。”

“几岁？”

她也跟着用中国人的说法回答：

“十六岁”

“不对，不是真的。”

“十五岁，十五岁半，行了吧？”

他笑了：

“还行。”

沉默。

“你要什么？”

女孩没回答，也许她没有听懂。

中国人不问了。说：

“你从来没做过爱？”

女孩没作声，她在想该怎么回答他。她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他向她身边移了移。从她的沉默中，他看出她有话要说，这种话她还不会说，而且恐怕只知道不让说。他便说：

“请你原谅。”

他们望着车外，看着交趾支那海洋一般的稻田，由孩子赶着牛车走过的白色笔直的道路穿越其间的塔梅平原。那纪念碑似的凝固不散的酷热高温，象地狱般难熬；鬼斧神功造就的一望无涯的湄公河三角洲，平坦光滑。女孩以后会谈起这个地方，范围不固定的，童年所生活过的地方。

大海刚刚退让出的热带弗朗德勒。

他们无言地穿过这无边的旷野。

然后女孩讲道：在地球上有生命出现之前的几百万年里，这个南印度支那的南部地区是一片海洋。农民，象最早的先民一样，与大海争夺土地。他们用硬土块垒起堤坝阻断大海，经过若干年若干年，等雨水洗去土壤里的盐分后，再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供人耕种的稻田。

她说："我是这里出生的，南方，我的哥哥们也是，因此我们的母亲给我们讲过这片土地的来龙去脉。"

女孩睡了。当她醒来时，中国人告诉她安玛斯已经超过他们了。是她亲自在开车，司机坐在她旁边。女孩说，她经常自己驾车。她迟疑了一下说：

"她跟司机做爱，就如同跟来访问交趾支那的老挝、柬埔寨的王子们做爱一样。"

"你相信她是这种人？"

她略加停顿，然后说：

"是的，有一次她还跟我小哥哥一起出去兜风。一天晚上，她在俱乐部看见了他，就邀他去打网球。他去了，打完网球，他们又去公园里的游泳池。那里有栋带游廊的房子，内有淋浴室和体操房，几乎总是空着。"

中国人说：

"你的小哥哥大概也做了一回国王。"

女孩笑了，没有回答。她发现果真如此：这个小哥哥是位货真价实的王子。他是与从不同的囚犯，孤独地住在寂寞的宫殿里，远离尘世，形单影只，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就象每一天的开始。

中国人看着她：

“你哭了。”

“那是因为听到你提起保罗，他的确如你说的那样。”

他小声地问：

“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他什么都不说，几乎不会说话。但假如他想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她想起来，边哭边笑：

“后来他不愿跟安玛斯去打网球，他害怕了。”

“怕什么？”

“不知道。真的，没人知道我的小哥哥怕什么。没人能未卜先知。”

“这个女人身上什么最讨你喜欢？”

她思索着。她从来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她说：

“我想，是有关她的传闻。”

他们经过一段特别的地方村寨更密集，道路是最好的。汽车行驶得更慢。

他说：

“快到堤岸了。你喜欢西贡还是堤岸？”

她哭了：

“除了丛林哨站，我对别的地方一无所知。你呢？你喜欢？”

“是的，我喜欢堤岸，喜欢中国。堤岸就是中国。纽约，三藩市的中国城却算不上。”

他们都不作声了。他跟司机说了几句，然后告诉女孩，司机知道去里约岱寄宿学校怎么走。

他们看看外面，已进了市区。

他们就要分别。她还记得当时想开口说话是何等艰难、残酷。心底的欲望是那般强烈，以至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们不再相望，避开手的碰接，迴避彼此的目光。是他强加的这份缄默。她早就说过，这份只属于他的沉默，被沉默所压抑的话，沉默的准时出现，它的轻松，还有这游戏，充满孩子气的游戏，加上她的眼泪，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就是爱情。

他们的车又往前行驶了好大一阵。照旧谁也不搭理谁。女孩明白他将不再说什么了。他也同样知道她也不会再说什么。

他们的故事已经开始，无法迴避。

这是个瞎子似的爱情的故事。

早晚总要降临。

永远也无法忘怀。

黑轿车停在里约岱寄宿学校前面。司机把女孩的行李搬到学校门口。

女孩从车上下来，缓缓地，顺从地向校门走去。

中国人没有看她。

他们都没有回头。彼此不再相望，不再相认。

里约岱寄宿学校操场。

天色更暗。傍晚。树梢已融进黄昏里。一组有绿色和白色铁皮灯罩的灯将操场微微照亮。游戏在监督下进行着。

操场上有五十来个姑娘。她们有的坐在长椅上；有的坐在环形游廊的阶梯上；还有的两个两个一起绕着房子边走边聊天，有事没事都爆发出阵阵笑声。

有一个姑娘躺在长椅上。在这里和在另外几本书中，都用她的真名实姓，她长得奇美无比，但自己却甘愿丑陋。她的名字来自上苍，即是来自大叨的埃莱娜

·拉高耐尔。她是女孩的另一个心爱之人，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

她端详着她，然后慢慢地摸她的面庞。

埃莱娜·拉高耐尔醒了，她们相视一笑。

埃莱娜说，过会儿她要给她讲一件发生在里约岱寄宿学校里的骇人听闻的事。她说：

“就为了这事我等着你，等着等着就睡过去了。你比平常回来得早了些。”

“在渡轮上，我碰见一个男的，他只身一人。他让我坐他的轿车。”

“一个白种男人？”

“不，一个中国男子。”

“有些中国男人很英俊。”

“尤其是北方人，普遍如此。”

她们对视了一下。主要是女孩在看对方。

“你没去大叻？”

“没有，我的父母没能来接我，也没说为什么。但我并不觉得心烦。”

女孩很专注地看着她。埃莱娜发黑的眼圈和苍白的面容使她突然不安起来，她问：

“你没什么病吧？”

“没有，但我老是觉得累。去了医务室，他们给我开了一种滋补药。”

“他们怎么说?”

“说不要紧。也许是懒散,或是水土不服,每次从大叨回来,都不习惯,而且持续很长时间。”

女孩想克服心底的不安,但做不到。她永远也没有完全消除这份不安,直到她们分别[1]。

“你不是有事要告诉我吗?”

埃莱娜立刻一口气把发生在学校里的那件事说了一遍。

“想想吧!有位女舍监,她们发现她每天晚上卖淫,就在那后面。一直都没人发觉。你知道她是谁?是阿丽丝,那个混血儿。”

沉默。

“阿丽丝,她跟什么人干这种事?”

“什么人都有:过路的行人,开车停下来的男人,她都跟他们走。他们去宿舍后面的沟里,每次都在那个地方。”

“你亲眼看见了?”

---

① 埃莱娜·拉高耐尔在离开里约岱寄宿学校十年后,随全家回到波城。她在那病故于结核病。死时二十七岁。她从印度支那回国前已结婚,有两个孩子。她一直都那么美。这些是《情人》出版后她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原注。

埃莱娜撒了个谎：

“没有，是别的同学告诉我的。她们说没有必要看，根本看不清。”

女孩问阿丽丝本人对卖淫怎么说。

“她说喜欢，甚至很喜欢。那些男的，都是不认识的，没见过面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感到……怎么说来着？”

女孩迟疑片刻，然后“替阿丽丝”说出了那个词。

她说：“快活。”

埃莱娜说是这样。

她们互相看了一眼，为重新相聚而笑。

埃莱娜说：

“我妈说不该说出这个词，即使知道它的含义。说那是没教养的人才说的。你的小哥哥怎么说？”

“不说，我的小哥哥什么都不说。他什么都知道。尽管他知道有这种感觉。你瞧着吧，当初次体验到时，会很害怕，还以为正在死去。但是，我的小哥哥也许认为表达这种感觉的词是不公开的，没有专门的词汇用来说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再给我讲讲你的小哥哥？”

“还是老一套？”

“是的。对我从来不是老生常谈，这一点你不了解。”

“我们常常去入海口旁的森林中打猎。每次都只有我俩。有一天事情发生了。他爬到我床上。

我们兄妹之间象陌生人那样。我们都还小，七八岁。他从第一次上我的床后，每天夜里都来。

有一次我大哥发现了他，打了他一顿。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害怕了。怕大哥杀他。我妈便让我跟她睡。但我们还在继续。在波雷诺期间，晚上我们去森林或船上。在沙沥，我们常去一间空教室。”

“后来呢？”

“后来，他十岁，十二岁，十三岁。终于有一天，他尝到了快感。当时，他忘了一切，兴奋极了，哭起来。我也哭了。我们象过节一般，但更深沉，明白吗？没有笑，只想哭。”

女孩哭了，埃莱娜也跟着抹眼泪。她们总是在一起莫明其妙地哭，不知是激动，是为了爱，为了童年，还是因为这种流放般的生活。

埃莱娜说：

“我早就知道你很疯，但没想到竟到了这种地步。”

“为什么说我疯？”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的确是疯，我敢发誓。可能因为你小哥哥的缘故，你太爱他，爱得发疯。”

沉默。稍倾，埃莱娜又提到那个老问题：

”在我之前，你对别人说过这些有关你小哥哥的事吗？”

“跟唐谈过一次。那是在夜里，在去波雷诺的车上。”

“唐哭了。”

“不知道。我睡着了。”

女孩停了停，然后说：

“我相信，总有一天，保罗将在永隆、沙沥得到别的女人，甚至白种女人。在电影院，在大街上，尤其在沙沥的渡轮上。”

她们笑了。

埃莱娜问女孩，她是否跟唐一起做过爱。

女孩说：

“他从来都不愿意。我央求过他很多次，但他总是不答应。”

埃莱娜开始哭了，说：

“你将来回法国了，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认为我的父母再不要我回大叻，他们不爱我。”

沉默。埃莱娜转眼忘了自己的不幸际遇。她又谈到阿丽丝——那个在沟里做爱的女人。她压低嗓门说：

“我刚才没全告诉你。阿丽丝还收钱，收得很贵。她干那个是想买房子。阿丽丝是孤儿，没有亲人，一无

所有。她说，她想要的，是一座房子，即使很小，有了它，她就知道何处安身了。她还说，谁能说得准将来会怎样呢。”

女孩对埃莱娜的话总是很相信的。她说：

“我相信你的话，也许不单是为了买房子她才收男人的钱。他们去了又来，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喜欢。她一次收多少钱？”

“十皮阿斯特。同一晚上每人十皮阿斯特。”

“不坏啊，十皮阿斯特，不是吗？”

“我也有同感……但是我对价钱完全不了解。阿丽丝都知道，包括加蒂纳大街上的白人妓女的价码。”

女孩。眼泪盈眶。埃莱娜·拉高耐尔把她揽进怀里，大声嚷道：

“你怎么啦？是因为我说的话？”

女孩对埃莱娜微笑。说没什么，每次谈到钱，谈到属于她的生活中的这些事，她都要哭。

她们相拥亲吻，久久地抱成一团，亲吻，不说话，沉醉在柔情蜜意中。

继而，埃莱娜又对女孩讲起来，她说：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那就是我也跟阿丽丝一样。她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也喜欢。我敢肯定：与其去护理麻风病人，我想还不如卖淫。”

女孩笑了：

“瞧你胡说些什么。”

“这里人人都知道，除了你，你认为会怎样？他们教我们读书，为的是将来离开学校后，有一份工作，但这是假话。他们把我们招进寄宿学校，是要把我们分派到传染病医院，麻风病人家，瘟疫患者，霍乱病人家去看护他们。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干这些。”

女孩大笑起来：

“你真地相信这种说法？”

“坚信不疑。”

“你总是往坏处想，不是吗？”

“总是。”

她们笑了。尽管如此，埃莱娜还是对阿丽丝的表白不加怀疑。

女孩问埃莱娜，阿丽丝对这件事还说了什么。埃莱娜说，阿丽丝认为那很自然，没有两个男人是相同的。她说：世上找不到这样的两个人。有的男人非常非常特别；有的怕干那事。但最讨阿丽丝欢心的，是很多男人跟她谈话时，把她当成别人，他们用别的名字称呼她，用外国话讲话；他们跟她谈妻子，这种人很多。还有的辱骂她；另外一些男人则对她说他们一生只爱过她。

两个人都笑了。女孩问：

“阿丽丝有过害怕的时候吗？”

“她会怕什么呢?”

“杀人犯,疯子,谁能未卜先知呢。”

“她没告诉我,或许真有一点儿怕。在这片街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对吧?”

“也许对的。是白种男人这么说,他们从不到这里来。”

埃莱娜长久地注视着女孩,问:

“你怕那个中国人吗?”

“象这样,有点儿吧。但是,或许是怕爱上他。我真耽心。我只爱保罗一个人,一直到他死。”

“我理解诸如此类的情感……”

埃莱娜哭了。女孩把她搂在怀里,对她说些充满爱意的贴心话。

埃莱娜很高兴。她告诉女孩,她很乐意跟她谈这类事,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女孩不记得对埃莱娜说了什么。埃莱娜猛然害怕起来。一种少有的可怕的恐惧袭上她心头,害怕对自己掩盖她们彼此间产生的这份情感的性质。这种情感使她们越来越与人疏远,无论在何处,都情愿单独相处。

去公立中学的马路。早晨七点半。西贡。洒水车过后,街上出奇的凉爽。此时正值茉莉花香四溢之际,

非常浓烈，使得初来乍到的有些白人说“真恶心”，但当他们离开殖民地时又恋恋不舍。

女孩从寄宿学校里走出来。去公立中学上课。这个时间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女孩是寄宿学校中唯一在西贡公立中学上学的，因而是唯一经过那儿的。

这便是故事的开端。女孩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层。

在她眼前，沿着街对面的人行道，在她的左手，故事就在那儿，还有渡轮上的那辆轿车停在那儿，又长又黑，漂亮极了，华贵极了，犹如大饭店的客房。

女孩并没一眼就认出来。她站在车前，看着它，旋即认了出来，继而认出他来。她看见他——睡着了的或死人一般的满洲里人，那只手的主人，一块乘船、坐车的男人。

他做出没看见她的样子。他坐在后排座位上，靠右边，跟前天一样。她不必瞧他一眼就知道是他。

司机在自己的位置上，派头十足，他也把脸转向一边，不看女孩。她象很悠闲似的，一步一步地往街这边走来。

对女孩来说，在城里的这么个地方的“不期而遇”，永久成了他们之间故事的开端，从此他们便成了她写的书上描写的情人。

她认为，自己心里明白，从这一刻起，从这一幕开始，基于对彼此心底理智地压抑着的欲望的理解，他们再不受任何东西约束，他们已成为情人。

或许她脑子里还在想该不该这样做，或许她并未发觉自己已经走过了横在他们之间的街道。她先是楞了一下。

她缓缓地向着车窗后面的他靠近。

车停在那儿。

他们飞快地对望了一眼。

轿车跟她要走的方向相反停着。她把手放在玻璃上，然后挪开手，把嘴贴上去，吻那儿，让嘴久久地贴在上面。象电影里那样闭着眼睛。

她后来说，那就好象在大街上做爱一般。

非常强烈。

中国人注视着她。

然后他垂下眼帘。

象是被对女孩的欲望击到了一般。

又象殉难者。

女孩返回街对面。

头也没回，向公立中学走去。

她听见汽车象在黑夜里铺着地毯的路上轻轻地开走。

在随后数月中，他们谁都只字未提那份欲望，那令人心悸的痛苦。

公立中学。

走廊上一个学生也没有，都进了教室。

女孩迟到了。

她进了教室，道声“对不起”。

老师在讲路易丝·拉贝。

他们对她笑了笑。

老师继续讲路易丝·拉贝。他没有用她的绰号“搓绳西施”称呼她。老师先阐述了自己对路易丝·拉贝的看法：他非常喜欢她。她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其诗篇令人愿意了解的。他喜欢听人朗诵她的诗篇。

老师说，当路易丝·拉贝去她的出版发行商那儿交她的诗集的手稿时，每次都要叫上一位女友陪她。到了那儿，她却不露面，躲在暗处验正为什么有这种怪念头：叫一个人陪着写这些诗的女人。老师说，叫人陪着也许显得正式，尤其从一个女人的角度看。说完，

老师让学生们自由发言。一个男生说，是路易丝·拉贝耽心在街上被男人围观。一个女生说，是怕诗稿被小偷偷走。女孩说，这两个人，路易丝·拉贝和那位陪伴她的女人，大概相当熟悉，路易丝·拉贝去送诗或做什么别的事情时带上她，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几乎全体住读生都集合出发散步。

她们穿过中央操场，两个人一排。全都身穿白色的学生制服：白裙，白布鞋，白腰带，还有同样用白布做的帽子。白布耐洗。

寄宿学校空了。一俟住读生们出去，随着人声的陡然消失，中央操场上显得死一般宁静。

空学校里一间屋子里。这是正对着大门和与寄宿学校紧邻的学校教室的两条走廊的拐角。从那里传出两个亲密无间的姑娘的声音和舞曲音乐。音乐是放在地上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是一支古典的快狐步舞曲。在西班牙斗牛场，刺死公牛后放的就是这种舞曲，节奏很快，旋律优美，广为人知。

除了女孩纠正跳舞的动作外，她们很少说话。

她们赤脚站在走廊方砖地上。俩人都穿着当时流行的浅色印花布短裙。

她们很美,但却把它忘到脑后。

她们跳舞。俩人都是白种人。她们没有参加被遗弃的混血儿所必须参加的散步,因为是白人,尽管家里很穷,但只需说一声就可以不去。

埃莱娜问女孩是谁教她跳这种狐步舞的。

"小哥哥保罗。"

"他都教你了。"

"是的。"

说话的声音一停,四周便鸦雀无声。

埃莱娜说她开始爱上保罗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父母把她留在这儿。她不学习,什么事都不干。她说父母也知道,说他们想摆脱她,为什么?她不知道。

"一想到还得在这里呆三年,我就受不了。我宁愿去死。"

女孩笑了:

"从什么时候起你觉得受不了?"

"从你遇到中国人起。"

女孩大笑起来:

"就三天啊。"

"是的,但是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很难受。不光

是这个，还有我没对你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想你的小哥哥了……夜里……”

她们在阴凉的地方跳舞。太阳从与监狱和教会学校一样高的窗户射进来。窗户开那么高，是防止男人爬进学校。在阳光下的一个角落，她们松了扣的晾鞋扔在那儿。凉鞋只属于她们两个撩人的姑娘。

一个穿一身白的小校工靠着柱子坐着。他是每晚在餐厅旁唱两个姑娘孩提时就早已熟悉的印度支那歌谣的校工之一。他望着她们，一动不动，仿佛被注视着她们的目光给钉住了。白人姑娘在为他一人起舞，可自己却全然不知。

埃莱娜很小声地对女孩说：

“你会跟中国人做爱吗？”

“是的，我相信。”

“什么时候？”

“或许马上。”

“你很想要他？”

“很想。”

“你们有约会吗？”

“没有，还不到此程度。”

“你肯定他会来吗？”

“肯定。”

“他有什么讨你喜欢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你愿意先来？”

“是又不是。从上次放假后，我开始想念你的小哥哥，为了爱他。他的皮肤，他的双手……你又谈了你对他的梦想，有时夜里我在睡梦中叫他的名字。有一次……我本想告诉你……就这些。”

女孩接着埃莱娜没说完的话说：

“……有一次，你也想卖淫。”

“是的。我说了谎。我说谎，可你连知都不知道……你满不在乎……”

沉默。女孩说：

“你有别的事要讲，我知道。”

埃莱娜搂了一下女孩，以手掩面，说：

“我也想随那些跟阿丽丝走的男人走一次，就只一次。我本想跟你说这个。”

女孩轻轻地嚷道：

“不行，他们都有淋病。”

“得了这种病会死吗？”

“会的。我大哥曾经染上过，我知道。是一个法国医生给他治好的。”

“那我将来会变成什么呢？”

“你将等着去法国，或招呼不打就回大叨，你就呆

在那儿，老死不离开。”

沉默。

“我想得到所有的男人，要这个在留声机里的男人，要老师们，要那个中国人。”

“的确如此，我们全副身心都陷进去了，整天想入非非。”

沉默。

她们互看一眼。

女孩含着眼泪说：

“我想给你讲件事，这本来是难于启齿的，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对我来说，我有性欲，第一次性欲，那是因为你。你来的头一天，是早晨，你从浴室里出来，一丝不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都还以为你是被人发明制造出来的。”女孩放开埃莱娜，俩人互相端详着。

埃莱娜说：

“我知道这类事。”

“你真地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美吗？”

“不知道。或许是很美，我母亲很美，那我好看就不足为怪了，不是吗？但她象人们这样说，是为了表达另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大聪明……从他们的表情我能看出他们的恶意。”

女孩笑了，她把嘴贴在埃莱娜的嘴上，她们亲吻。

埃莱娜小声说：

“你才美呢！为什么有时我都不敢照镜子？”

“或许因为你美过分了，使你心烦。”

那个餐厅里做饭的小校工一直看着“法国女郎”跳舞。她们还在拥抱亲吻。

唱片放完，跳舞结束。荒凉的寄宿学校象睡着了一般宁静。

一阵汽车轰鸣从校门口传来。两位姑娘和小校工都跑到窗口张望。莱昂波雷车在那儿，停在学校门前。远远看得见车上的司机。后座有白帘子挡着，好象车上运送的是不让人看的囚犯。

女孩拎上鞋，光着脚丫跑出去。她向小轿车奔去。司机为她开门。

他们并排坐着，谁也没看对方一眼。这一刻真难熬！她恨不能逃掉。

司机接到命令，连忙发动车，慢慢地在每天都有很多行人、自行车和一群群当地人的市区里行驶。

他们来到拉加斯卡德夜总会。车停了，女孩没有动身，说她不愿去那里。中国人没问为什么，便叫司机

往回开。

女孩依在中国人肩上，喃喃地说：

“我要去你那儿，你知道的。为什么带我去拉加斯卡德？”

他一把搂住她，说：

“因为冒傻气。”

她依偎着他，脸部被他遮住。她说：

“我重新开始想要你。你无法想象我是多渴望得到你。”

他告诉她不该这么说。

她答应今后永远不说了。

稍倾，他说他也很想要她，同样地强烈。

汽车再度穿过中国城。

他们没有看。当他们看上去在看着车外时，其实没看。

他们不由自主地相互看了一眼，马上又把眼帘垂下。他们就这样闭着眼睛看着对方，一动不动。

当他们没有看见对方时，也仿佛在相互对视。

女孩说：

“我很想要您。”

他说，她就如同了解他的心事一样了解自己想要

什么。

他们把脸转向车外。在老式有轨电车的轰鸣声中，他们驶入中国城。有轨电车经过时，不断地打铃，发出犹如古代战场上刀枪相击又象走过一队古时候的残兵败将一样的响声。这声音尖厉刺耳，令人恨不得逃之夭夭。电车上爬满了堤岸的孩子。车顶上的妇女，怀里抱着笑迷迷的婴儿。上下车的踏板和车门上的安全链上挂满装着鸡鸭或水果的柳条框。有轨电车浑身臃肿，凸出，变成了四不象。

忽然，人流莫明其妙地稀少了。

喏，转眼清静多了。喧闹声依旧，但却变得很遥远。行人稀疏。女人也不再小跑着赶路。她们安详地走着。这是一条在印度支那随处可见的带棚屋的街道：街上有泉水，沿街有一条带篷的长廊。街上没有商店，没有有轨电车。土质的街面上有乡下来的商贩在长廊下的阴凉处席地小坐。中国城的喧嚣离这儿很远，使人恍若置身在都市的村庄中。就是在这座"村子"里，在这带篷的长廊下面。

门。

他打开门。

屋里很暗。

真是出人意外，屋里陈设简单。平常。毫无惊人之

处。

他开口说：

“不是我选的家俱。搬进来就有，我便留着了。”

她笑起来，说：

“哪儿有家俱呀？你瞧！”

他看了一眼，轻轻地说，的确如此，屋里仅有一张床，一把扶手椅和一张桌子。

他坐在扶手椅上。她则仍然站着。

她又看他一眼，面带微笑，说：

“我喜欢屋里这种样子。”

他们没有看对方。他一关上门，他们就一同陷入了表面的冷漠。欲望没有抬头，它被抹去了，突然又回头了。她看着他，不是他在看她，而是她在看他，她看出他胆怯了。

从女孩这温柔的一瞥开始，恐惧便打消了。是她想了解，想得到一切，越多越好，全部，在同一瞬间体验生与死。由于小哥哥是在暴徒式的大哥的阴影里长大的，也由于小哥哥每天都想死，而她，女孩，每天每夜都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所以更接近失望，更容易理解这份情感。

中国人仿佛非说不可似地说：

“我大概已经爱上你了。”

女孩眼里闪过某种不安。她没作声。[1]

为了分散注意力，女孩缓缓无声地在单身公寓里走起来，打量着布置得如同火车站旅馆似的房间。他则没有这种感觉，对屋里的一切早已熟视无睹。她为此却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看着她走来走去，象探险似地四下张望，不懂其中的奥妙。他认为她是在混时间，消磨这难耐的等待，肯定是为这个。他说：

"是我父亲送给我的，这叫单身公寓。这里有钱的中国青年都有很多情妇。这是风俗。"

她重复了一遍"单身公寓"，说她知道这个词，记不清是怎样知道的，大概是在小说里读到过。

她停下来，站在他面前，看着他，问道：

"你有很多情妇。"

她对他的这一声"你"，来得如此突然，听起来悦耳极了。

"如此说来……是的……时不时有吧。"

她对他很快地扫了一眼，眼神中闪过一阵喜悦。

---

① 根据本书拍电影时，女孩不应该仅仅具有美丽的外貌。那对影片也许是很有危害的。关键是突出女孩身上别的东西，一种"难以抗拒的"、野性的好奇心、缺乏教养，是的，不知羞的东西。光是甜甜的法兰西娇娃的样子将使整个影片砸锅。更有甚者，将使影片失去存在的价值。美丽毫无用处。她不看，而被看。——原注。

是的，这令她喜欢。他问：

“你喜欢我有很多情妇？”

她说是的，为什么？她没说，也说不上来。

女孩的回答使他颇受震动，使他心里发毛。对他来讲，这是很难熬的时刻。

她说，她喜欢这样的男人：他爱上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却不爱他。她说，她最先想要得到的那个人就是如此，很不幸，被失恋的痛苦折磨着。

中国人问：是唐吗？她说不是他。他说：

“听我说，我们走吧。改日再来。”

女孩没有回答。中国人站起来，走了几步，转身背对着她，说：

“你还小，这使我害怕，我怕不能……无法控制住情绪，你懂不懂？……”

他回过头来，面对着她，脸上的笑在颤抖。她迟疑一下，说没懂，但有些明白，她自己也有点儿害起怕来。他问：

“你知道什么呀？”

她说她知道一点儿，但不清楚他指的是否关于那个。

沉默。

“你怎么知道的？”

“通过我的小哥哥。我俩都很怕我们大哥。因此打

小时候起，我们就一起睡觉。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沉默。

“你爱小哥哥？”

女孩过了很长时间才回答：谈她生命中的秘密，这个“不一样”的小哥哥。

“是的。”

“胜过爱世上任何东西？”

“是的。”

中国人很激动：

“他与别人有点儿不一样。”

她看着他，没应声。

眼里噙着泪花。她还是没回答。她问：

“您怎么知道这些？”

“我也不知道怎么……”

沉默。她说：

“真是的，既然您住在沙沥，就该知道我们的事。”

“在与你相遇之前不知道，一丁点儿都不知道。是乘渡轮之后，第二天，……我的司机当时认出你了。”

“他跟您怎么说？告诉我他的话。”

“他告诉我：她是女子学校校长的女儿，有两个哥哥。他们很穷，母亲破产了。”

他突然害起臊来，却说不清缘由。也许是女孩的

年龄，象一突发事件，完整地发生，不可接近，几乎防不胜防。还有她的刚烈，大概是从母亲那儿传来的。至于她本人，对于涉及自己的这些事不可能有所了解。他问：

“是这样吗？”

“是的。那就是我们。他说我母亲是如何破产的？”

“他说那是件可怕的事，她没交好运。”

沉默。她不置可否，对此事她不愿意回答。她说：

“还可以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外面还很热。”

他站起来，打开吊扇，又坐下，看见了她，望着她。她的眼睛也不离他左右。她问：

“你不工作？”

“不，什么也不干。”

“你从不做事，从不，从来没干过任何事？”

“从不。”

她笑着说：

“你说‘从不’跟说‘总是’一样。”

童心又显露出来：她揭下帽子，把鞋子从脚上蹬掉，但没有捡起来。

他看着她。

中国人低声说：

“真怪，我喜欢你到了这种程度……”

她站到吊扇下面，在凉风里微笑。她感到很舒服。

他们谁都没察觉爱情已降临，欲望在悠闲地徘徊。

她一直走到正门对面的一扇门前，试着推了推。她回过身来，面对着他。就从他注视着她的目光中，不难猜出他将爱她，他不会弄错。无论她在讲话还是保持沉默，他始终心潮澎湃。当她在房间里四下张望时，充分显示出她的顽皮和童心。对他来说，爱情本该从那时就开始。可是女孩却使他心里又喜又惊。她问：

“这道门通什么地方?”

他笑了：

“另一条街，是供逃跑用的。你以为是什么?”

“花园。不是吗?”

“不是，这是毫无用处的门。你到底喜欢什么……”

她往回走，拿起水盆边上的一只杯子，说：

“是供逃跑用的门。”

他们互相看了看。她说：

“我渴了。”

“门边的冰箱里有过滤水。”

沉默。她说：

“我很喜欢屋里现在这个样子。”

他问她印象如何。

他们对看了一眼。她稍加犹豫后说：

“有被废弃的感觉，”她盯着他看，“还有你的味

道。”

他看着她走过去，喝水，走回来。

他忘了她，复又想起来。

他站起来，看着她，说：

“我要你。”

沉默。女孩脸上的笑容隐去。

她脸色发白。

“来。”

她朝他走过去，一声不吭，眼睛不看他。

她说还记得当时心里的恐惧，就象记得他的肌肤，他那柔软的，软得令人害怕的皮肤。

往事还历历在目。她一直记在心中。她又听见了房间里响起的大海的声音。她记得曾这样描写过，就如同描述中国城的喧闹。她曾写到：大海就在那天情人幽会的屋里。她写了如下几个词：

“大海”和另外两个：一个是“简单极了”，一个是“无与伦比”。

情人的床。

他们或许睡着了，不知道。

街上的喧闹又响起来，持续不断，无边无际。

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床上。

情人身上和手上还留有斑斑血迹。

女孩醒了，看着他。他还在吊扇徐徐的凉风中沉睡。

在第一本书中，她曾说，街上的喧闹是那么的贴近，使百叶窗发出沙沙声响，仿佛有人穿过房间。他们就置身在这种公共的喧嚣中，陈列在那儿，在这人来人往的屋里。如果拍电影，她还会这么说，再写书也还这么说，永远都这样说。在这里她仍如是说。

也可以说：他们就置身在被外面这种紧贴着护窗板、墙壁的喧闹和人在百叶窗木片上的磨擦声所吞没的房间里——耳朵里充满行人的笑声、脚步声、孩子的哭喊、卖茶水、西瓜和冰块的叫卖声；还有骤然响起的夹杂着开往新墨西哥州的火车那令人撕心裂胆的轰鸣的音乐，其中混杂着《绝望的华尔兹》，这份一去不复返、令人神伤的温柔，这种肉体的欢愉过后的失望。

她常讲，又看见了他的脸。还记得那人的名字，那些丛林哨站的人们，当时的流行音乐。

她忘了他的名字，只用“你”来称他。

还告诉过她一次，但她再次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后来，在写书时，她干脆不提他的名字，就让它永远被遗忘。

她又清楚地看见那间体验过痛苦的沉船似的房间，那干枯的花草，石灰水刷白的墙壁。

她还记得那遮挡火炉一样的炎热高温的帘子，床单上的血迹，还有那总是看不见，总在外面的城市。

他醒了，没动，还处在半睡半醒中。看上去，他象个少年。他点燃一支烟。

沉默。

他凑到她身旁，一言不发。她指着那些花草，小声地，很小声地微笑着说话。他叫她别去想它们，它们干死了。他总是忘了浇水。他过后还会忘了它们。他说话的嗓门压得低，好象害怕让街上的人听去。

"你不高兴。"

她微微一笑，轻轻地点头：

"可能。"

"那是因为我们在白天做爱，过一夜就没事了。"

他望着她。她扫了他一眼。垂下眼帘。

她也看着他，看见了他，往后挪一点，注视着这副瘦长、柔软、匀称，跟他的手一样十分完美的身躯。她说：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英俊的男人！"

中国人定定地看着她，仿佛没听见她的话，他看

着她，只顾端详她，为了以后在脑子里留住他眼前这位白人女孩的印象。

他说：

“你大概总是有点儿伤感。”

沉默。她笑着说：

“总有一点儿伤感？是的，也许是。我不清楚。”

“是因为小哥哥……”

“不知道。”

“那是为什么？”

“没什么。是我自己，我就这样。”

“你母亲是这样说的？”

“是的。”

“她的原话怎么说的？”

“她说：‘应该由着她，她就是这样，永远如此。’”

他笑起来。双方都不作声。

他再度抚摸她，看着她重新入睡。他打量着这个来到他住所的女孩，从上帝手里跌落的来客，亚洲的白人女孩。他的“亲”妹妹，女儿，心肝。他心里清楚。

他一边看着她的身体，双手、脸庞，一边抚摸。他埋头嗅她的头发，她沾着墨水痕迹的双手。

她睡着了。

他合上双眼，带着中国人神奇的温柔，紧贴着白人的女孩，喃喃地说他已爱上了她。

她没听见。

他关了灯。

屋里只有街上透进来的灯光。

单身公寓。

另一天夜晚。

他坐在扶手椅里，身边放着矮桌子。他穿着象电影里的外省主人翁式的黑绸晨衣。看见他眼前是——

她，女孩。

她睡着了，脸朝墙，背对他，光身子，小巧玲珑，美丽可餐，一副小女孩的样子。

她醒了。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

伴随这一瞥，这一瞥里包含的无言的相互关怀，一直压抑着的爱意便在这间屋子里释放出来。

他说：

“你睡着时，我冲了个凉。”

他给她取来一杯水，定定地看着她，直至热泪盈眶。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从头到脚。她把杯子还给他，他把它放在桌上。他重新坐下，眼睛还是不离她左右。她希望他说点儿什么，但没有问他。她默不作声，再一次很难知道她心里究竟想什么。他说：

"你饿吗?"

她仰起头:也许饿了。也许,是的,或许饿了。她不太清楚。她说:

"现在出去没的吃了。"

"有通宵餐馆。"

她说:

"随你便。"

他们对望了一下。

她下床。

去冲澡。

他也跟进去,帮她洗。他按当地人的方法,不用肥皂,很轻很轻的用手掌给她擦洗。他说:"你有亚洲女人一样细腻的皮肤,一样纤细的手腕,脚髁。这倒蛮怪,你对此作何解释?"

她说:

"我不知道。"

他们相对微笑。欲望又抬头,他们收住了笑。他给她穿衣服,看着她,还是看她。她已经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女孩知道这一点。她看着他,这才第一次发现他们之间始终有一个他乡相隔,从他们的目光第一次相接时就存在:一个巨大、无法违逆的保护神似的他乡,一个童年的,遥远的中国,为什么不呢?用她所不了解的中国古老文化保护着他。她因此还发现:她也同样

地保护着他，使之免遭诸如成年、死亡，傍晚的伤感、有钱的寂寞，没钱的孤独、还有单相思与性压抑等事件的冲击。

她注视着一切，查探这间屋子，这个男人，这个情人，从百叶窗透进来的夜晚。

她说天黑了。没有小哥哥在场。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永远无法知道他俩之间的幸福。她透过百叶窗长久地品味着这份孤独。

她说天黑了，突然凉起来。

她看着他。

她陷入一种无法克服的失落感中。她说就在今晚得去看小哥哥，因为他对于她身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因为他很孤单。

情人来到她身旁，身体紧贴着她，说他理解她眼下的苦衷：这种失望，心烦意乱。他说是这样的，夜里某个时刻，人常常有这种迷路一般的失落感。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在夜里睡不着的人都是如此。他说也许他们将相爱，但现在还不能马上肯定。

他让她哭。

她说她大概饿了。

她跟着他笑，慢慢地说：

“很早以前我就爱上了你，永远不会把你忘记。”

他说，已经在某个地方听过同样的话，他面带微笑，但记不清是在哪儿。他说，恐怕在法国。

她凝视着他。久久地。他熟睡中的身体，双手，脸庞。她轻声地说他是疯子，就象她将会对他说她爱他一样。

他睁开眼睛，说他也饿了。他们穿好衣服，出了门，他有车钥匙，没叫司机。

他们开着车，行驶在空寂的堤岸市里。

他们从餐馆门厅的落地式镜子前经过。

她照镜子，看着自己，看见了有黑边的粉红木色男礼帽，有饰纹、歪着鞋跟的黑皮鞋，还有在他们相遇的渡轮上就涂得过分的口红。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上前几步，凑近镜子，却认不出自己。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很多年后，她将懂得：她的脸上终生失去了昔日的青春风采。

中国人停下来，搂着女孩，看着她，说：

“你是累了。”

“不，不是累……我老了，看我！”

他笑了，复又显得很严肃，捧着她的脸，抵近看着她，说：

“真是的……就一夜功夫。”

他闭上眼睛。大概是幸福所致。

餐馆里传来震耳欲聋的中国铙钹演奏的音乐。对一个不知内情的人来说，简直不堪设想。中国人要求把他们安排在另一间屋里就餐。

侍者把他们领到专为贵宾准备的小厅里，这里音乐听着不那么刺耳。桌上铺着桌布。已有不少欧洲客人，法国人，英国旅行者。菜谱是用法语写的，点完菜后，侍者用中国话喊给厨房的师傅。

中国人点了烤鸭，女孩要的是冷汤。她点菜时，象堤岸的越南妇女一样，讲的是中餐馆里用的中国话，说得还挺地道。

她突然贴着中国人的脸笑出声来，抚摸他的脸，说：

“幸福是个怪物，转眼就来了，象生气一样。”

他们吃饭。她大口大口地吃。中国人说：

“真怪，一看见你，就想把你带走。”

“去哪儿?”

“中国。”

她微笑着做了一个怪脸。

“你知道的，我不大喜欢中国人。”

“我知道。”

她说很想了解他父亲是如何变得那么富有，通过什么方式。他说父亲从来不谈论钱的事，既不跟妻子

说也不跟儿子讲。但是，他还是知道他是怎样起家的。他给女孩讲道：

“是从建棚屋开始的，他盖了三百来间。堤岸的好几条街都是他的。”

“你的单身公寓也是？”

“当然是啦。”

她望着他，笑了，他也跟着笑，大概因为开心。

“你是独生子？”

“不是，但我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因为我是父亲第一个妻子的儿子。”

她不大懂。他说不用给她解释，没必要。

“你从中国哪儿来？”

“满洲里，我告诉过你。”

“在北方吗？”

“最北方，那里常下雪。”

“戈壁滩离满洲里不远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的。恐怕有另外的说法。孙逸仙建立中华民国后，我们就离开了满洲里。我们卖了所有的土地和母亲的首饰，去南方。我记得那年我五岁，我母亲又哭又闹，躺在路上不肯挪半步，说没了首饰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中国人朝女孩笑了笑。

“我父亲是块做生意的料，但我也一直还在纳闷：

他是什么时候、怎样想到建棚屋这个主意的？这是个谜。他还是个善于动脑筋的人。”

女孩笑了。他没问为什么。

她说：

“你父亲后来赎回你母亲的首饰了吗？”

“赎回了。”

“是些什么？”

“玉、钻石、黄金，差不多就是中国大家闺秀的一套嫁妆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但是有祖母绿。”

她笑。他问：

“有什么好笑的？”

“是你谈到中国时的口音。”

他们互相看着，第一次面对面地微笑。这笑容持续了很久，他不再害怕了。

中国人说：“我们还不太熟。”

他们又相对笑了，他说：

“真的，到现在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你是在我面前。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谈到了棚屋。”

“那种房子，使人想到非洲居民的茅屋，乡村草舍。比普通房屋便宜得多，都按统一的价码出租。这并不是什么惊人之举。因为印度支那的居民，尤其来自乡下的农民，特别喜欢住这种房子。这些人从来没被

隔开单独往过，生活在街边的长廊里。不该打破穷人的习惯。一半的居民都在露天长廊里过夜。季风季节一来，外面天气很凉爽，妙不可言。”

“的确如此。在外面露宿是我的梦想。还有大家在一起，同时又分开。”

她看着他，笑了。他们老是笑。他又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心情舒畅，从心底洋溢出既轻松又沉重的欢乐，这欢乐是那样的巨大，因而显得很脆弱。他们吃菜，喝米酒。他说：

“我很高兴你对棚屋有兴趣。”

当中国人讲中国历史时，女孩专心致致地听着。他仿佛有讲这些历史的“怪癖”。正是他这种狂热的执着，深得女孩的欢心。他问：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都对外封闭。这你知道吗？”

不，她不知道。她说对中国了解得很少。关于名山大川的名字，还知道一些，其它方面，就不甚了了。

他不能避而不谈中国。

他说边境的第一次开放，是一八四二年被英国人赢得的。他问：

“这你知道吗？”

她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她说她对这一无所知。他

继续讲：

“那是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的。一八九四年爆发的英日战争把中国瓜分了，赶跑了满族皇帝。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于一九一一年。皇帝于一九一二年退位，他做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统①。一九一六年他一死，便开始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最终是国民党夺取了政权，孙逸仙的继承人蒋介石取得了胜利，中国目前由他领导。蒋介石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仗。这你知道吗？”

“一点儿。”她说，听他的声音，这种由中国人讲出来的异样的法语，使她陶醉。他接着说：

“是在另一次战争——我忘了是哪次——之后，中国人最终明白了地球上不光只有他们存在。长期以来，他们一贯认为，除日本以外，地球上到处都只有中国人，到处都是中国。我忘了告诉你：很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皇帝都是满族人，直到最后一位。之后就不再是皇帝，而是国家元首。”

“这一切你都在哪儿学的？”

“是我父亲教我的。还有在巴黎时，我读了很多辞书。”

她朝他笑了笑，说：

---

① 原书即这样写，这里的“他”应是孙逸仙（中山）。——译注。

“我很喜欢你谈中国时说的法语。”

“当我谈中国时就忘了法语，我想讲快些，耽心你不爱听。在这儿我不能跟人谈满洲里，因为这里的中国人都是从云南来的。”

帐单送来了。

女孩看着付钱。他说：

“你回寄宿学校要迟到了。”

“我随时可以回去。”

中国人略微一惊。女孩的任性突然令他不安。当他对女孩笑时，一种新鲜、强烈的痛苦从他眼神里流露出来。

她静静地看着他，说：

“你很失望，但没意识到，是我替你看出来了。”

“什么失望？”

“对金钱的失望，我的家也为钱而失望，对你父亲和我母亲来说，不过半斤八两。”

她问他后半夜干什么。他说跟司机去小河边喝米酒。他们一起聊天，有时当他回家时，太阳已升起来。

“你们谈什么呢？”，她问。他说：“谈生活。”

他还加了一句：“我跟司机无话不谈。”

“我和你的事也说？”

“是的，还有我父亲的发迹。”

夜幕里的里约岱寄宿学校。

操场上空无一人。食堂旁边，年轻的校工在打牌。其中一人在唱歌。女孩站住倾听这歌谣，她熟悉这些越南歌谣。她听了一会儿，全都听懂了。那个看她们跳狐步舞的校工穿过操场，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晚上好。

由于天热，宿舍的窗户都敞开着。姑娘们都罩在白色的蚊帐里，隐约看得出谁是谁，走廊里的蓝色长明灯把她们映照得煞白，状若死人。

埃莱娜低声问出了什么事，她说：“跟中国人在一起。”她问他什么样，女孩说他二十七岁，很瘦，好象小时候生过病，但没什么妨碍。他不做事，如果他没了钱，那就惨了。他无法养活自己，会饿死。但是，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埃莱娜问他是否英俊。女孩犹豫了一阵，说他是的。很英俊很英俊吗？埃莱娜问。是的。皮肤很柔软，金色的，双手、全身都是。她说他浑身透着一股帅劲。

“他的身材有多美？”

“象若干年后保罗的身材。”

女孩是这样想的。埃莱娜说恐怕是鸦片夺走了他

的体力。

“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他很富有，不工作，从来不工作。还有富裕使他丧失了体力。除了做爱，抽鸦片，打牌，他什么都不干，是个腰缠万贯的游手好闲之辈，明白吗？”

女孩看着埃莱娜，说：

“真好笑，正是如此我才很想要他。”

当女孩谈到他时，埃莱娜说她也象她一样想要他。

“当你谈到他时，我也想要他。”

“很想？”

“是的，同你一道。”

她们互相拥抱，亲吻，放肆地亲吻着，直到哭起来。那几个校工停住了唱歌，走近宿舍楼梯口。

埃莱娜说：

“我想要的就是他，是他，你知道的。你要他吗？”

“是的，很想要他。”

“你疼不疼？”

“很疼。”

沉默。埃莱娜问：

“疼得很厉害？”

“无可比拟。一眨眼就过去了。”

沉默。

“你现在已不干净了。”

“是的，永远，木已成舟。”

“跟和白人一样？”

“是的，没什么两样。”

沉默。埃莱娜轻轻地哭。女孩没看见。埃莱娜哭着说：

“你认为我受得了一个中国男人吗？”

“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时，回答是否定的。”

埃莱娜告诉女孩别太介意她的话，那只是心血来潮。

她问女孩为什么那样做，女孩反问她：

“你看为什么？”

“我看是因为你穷。”

女孩说，也许。她很激动地笑着说：

“我很希望你有这一天，尤其是跟一个中国男人。”

满腹疑虑的埃莱娜没有吭声。

在操场尽头的食堂边，依然还是那几个校工在唱歌。她们聆听这越南歌谣。说不定她们也会跟着在用越南语轻轻地哼着。

第二天早晨。

埃莱娜说，刚才听见的嘈杂声是洒水车的声音，

宿舍里闻到的香味，是从刚冲洗过的街上飘进来的。

她喊醒其他同学，她们都起来，叫不要打挠她们。

埃莱娜继续说，味道很清新，那是从湄公河来的。另外，这所学校，最终仿佛成了她的老家。

说完一通后，埃莱娜唱起歌来。她是快乐的埃莱娜，那些天里，听沙沥的女孩谈过中国人后，她也好象爱上了他。

女孩走在里约岱大街上。慢慢地。街上空荡荡的。她来到公立中学门前，站住，望着无人的街道。学生们都进了教室，外面一个孩子也没有。从学校操场上传出别的班级课间休息的喧哗。

女孩呆在校外的一根廊柱后。

她不等中国人。是别有打算：她想等课间休息结束后才进学校。铃声骤然响了。她进去，慢慢地走到等着老师的学生们站着的地方。

老师来了。

学生们都进了教室。

老师对沙沥当地人孩子学校校长的女儿笑了笑。

公立学校的走廊，空空的。

走廊地上以及墙的高处洒满阳光。

晚钟敲响时的空走廊。

阳光已离开了地面。

女孩走出走廊。

在她面前，在学校大门边的凹处，停着中国人的汽车。只有司机坐在里面。当他一看见女孩，赶紧下车给她开门。她心里有数，没有提任何问题。她知道去哪儿。她要被司机送到她的情人身边，被送给他。这样符合他的身份。

那天晚上，一路上她都似看非看地看着车外。

车穿过市区。眼前晃过二三处熟悉的建筑：夏耐剧院，大教堂，爱登电影院，为白人开的中餐馆。“新大陆”，世界上最漂亮的宾馆。无论白天黑夜，无论空荡荡还是游弋着小渔船、漂荡着喊声、笑声、歌声和一直溯河飞往塔梅平原的海鸟的河流，它总是欢快地流淌着。

再看见他们时，已是“事后”。他们还躺在地上，成了书中描写的一对情人。

床空着。情人还躺在地上，吊扇在他们上方旋转

着。他眼睛闭着，摸索寻找着女孩的手，他抓到了，握在自己手中，说：

“昨晚我又去逛了一趟窑子……有了你，我不行了……我就走了。”

沉默。她问：

“这就是促使你想写这本书的原因？”

“万一被警察发现……”她笑，“我可是未成年……”

“那大不了关我二三个晚上，不太清楚。我父亲会付钱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堤岸的街上。街灯在黄昏夕照里点燃。天空呈现出傍晚的蓝色。抬眼望去也不刺眼。

在天边，太阳正在死去。

他死了。

单身公寓。

夜幕降临，天空越来越蓝，湛蓝湛蓝的。女孩离中国人很远，在泉水旁，躺在凉爽的水盆中。她讲着她的故事。中国人远远地、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心里在别处：他陷入爱上这个女孩的痛苦中。他并不理会女孩的讲述。她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所讲的故事里。她告诉他，自己经常讲，别人听不听都一样。她说即使连他也

不肯听，那也没关系。

“你不听也没关系。你甚至可以睡觉。讲这个故事，是为我将来把它写出来。我不能不讲。将来我会写：我母亲的身世[1]。写她如何被坑害。写她怎样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相信：别人会骗去她全部的积蓄，然后再不接待她，把她拒之门外，说她是疯子，不认识她，嘲笑她，使别人相信她在印度支那丧失了理智。居然竟有人相信了这派胡言乱语，羞于与她交往。很多年我们家都没来过白人。那些白人为我们害臊。我母亲最后只剩下几个朋友。刹那间，我们四周就变成了荒漠。”

沉默。中国人问：

女孩：

“不全是，不是因为我母亲的失败。是想到地籍管理处的那些人还没死光，没死的将活着读到这本书，读了此书他们将感到无地自容。我母亲总说：‘那天我一直记得，第一天，我觉得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天。我用一只小包装上全部的积蓄。我还记得，把钱交给了地籍处的官员，还对他们说谢谢，感谢把海边到山

① 女孩的诺言后来实现了，那就是她写的《太平洋边一堤坝》。——原注。

脚那片好的土地卖给我。'。

后来当大海第一次淹没了那片地时，他们就说在贡布的地籍处还从来没看见过潮水涨得这么高。她从没申请退赔。活到这个份上，母亲只会哭。她说知道到死都会为这件事而哭，她在孩子们面前请求原谅，但是对殖民地白人败类的无耻行径，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她说：'又过一些时间后，他们写信给柬埔寨总督，说我疯了，应该遣送回国。'她没有死，又重新抱着希望。整整三年，她都还对那片土地寄予厚望。就连我们这些孩子都不理解，便也相信母亲疯了。但从没对她说。她又开始买优质圆木加固堤坝，借钱，买石料加固顺着下了种子的地垒起的土埂。"

每次讲到这里，女孩总是哭。

"后来大海又淹上来。

她便放弃了。

大概坚持了四年，记不大清楚了。

最后结局是：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她说她放弃了。她说到做到，离开了那个地方。

稻田被潮水吞没了，堤坝也被冲毁。那地势高的稻田连同房子和家俱一起都让她送给了佣人。"

女孩微笑。道歉。想忍住不哭，但都做不到。她哭了。

“我仍然不习惯母亲的这种生活，永远也习惯不了。”

中国人从头到尾听完女孩的叙述后，让她一个人离自己远远的。他把她忘了。

他听过了母亲的故事。

沉默。女孩接着说：

“每年假期我们一家四口——唐、母亲、保罗和我，都要回去一二次。夜里开车去，早晨即到。出发前还打算多呆几天，但做不到。每次都是当天晚上就返回。现在母亲平静下来。事过境迁了。她恢复了从前的老样子。只是对什么都不指望了。她说孩子们能承受她的疯病和她本人，都是好样的。除了等死，她别无所求。”

女孩不说了，她想忍住不哭，但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①。

她常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就是生活。

中国人说：“你相信？”

“不。对我母亲而言，我相信。对穷人来说，我完全

① 她一生，甚至晚年，都在为母亲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哭泣。一个子儿都没给她，从没对地籍处的骗子作出任何处分。——原注。

相信。但不相信所有人都如此。”

“拿唐来说，你相信吗？”

“不，我相信其反面。”

“那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只有唐自己将来知道。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否知道，他还不会说。但总有一天他会讲出来并加以思考。”

女孩对此确信无疑。

中国人问她，堤坝最后被冲毁后，她是否还去看过那片稻田。

她说去过。他们都去过，保罗、唐和她。眼前是白茫茫的大海，看不到任何熟悉的东西。那个地方成了白色泡沫的世界。海边的圆木桩上，山坡上，森林中的大树梢上都挂着一串串泡沫。

沉默。女孩说：

“今天我没去上学。我宁愿跟你呆在一起。昨天我也没去，比起上学，我更愿意和你一起谈话。”

中国人站起来。

又坐进扶手椅里。

他不看她了。

突然从棚屋那边传来美国音乐，是绰号叫“公爵”

的埃林顿的拉格泰姆音乐。继之响起的是别处传来的钢琴演奏的《绝望的华尔兹》,这将是本书结尾时的音乐。又过了一会儿,从更遥远的地方,《回法国去》的旋律也传入情人的房间,还有这本书中。

女孩和中国人聆听着华尔兹,她说:

"他总在同一个时间弹,大概是刚下班回来。"

"可能。几个星期前他才住进棚屋,是个混血儿,我想。"

"总是同一首音乐,就象电影的主题曲一样,不断地重复,而且变得很忧郁。"

中国人问唐的老家在哪儿。

她说,一天晚上,母亲带着孩子从胡椒地回家时,在暹罗与柬埔寨的边界线的高山上捡到的。

他们互相看着,聆听。她坐在他身旁。中国人说:

"等你将来回法国时,我给你买这几张唱片。"

"好的。"

中国人捂着脸,喃喃地说:

"那就如同给你送葬一样。"

"是的。"

他们都沉默不语。

她上前搂住他。

她一无所求。

她说:"的确我们将永远分开。你会忘了我吗?"

“不会。总有一天你要回法国，虽然我受不了。总有一天我要结婚。我做不到，但我知道非结婚不可。”

女孩没说话。她仿佛为他感到羞耻。

中国人说：“来，看着我！”

他用手捧着她的脸，强迫她看他。

“你们什么时候回法国？马上说出日期。”

“期末前，考完试后，但确切的时间还没定下来。一谈到离开殖民地，我母亲总有很多牵挂。每次休假，她都想回法国，然而还是留了下来。她说，她也象我和保罗一样，变成了当地人。有很多在殖民地工作的人跟她差不多。”

“今年她将回去，你知道的。”

“今年，因为她申请要把大儿子送回国，所以她要请假回去看他。她生活中不能没有他，她完全不能没有他……”

沉默。中国人说：

“我这辈子都将呆在这个地方——沙沥。即便外出旅行，也总要回来。因为家业在这儿。对我来说，不可能一走了之，除非爆发战争。”

女孩看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

“几年前我就和满洲里的一位姑娘定了亲事。”

女孩笑了，说她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唐告诉我的。这事家喻户晓，是

那些小女仆拿了人家的事到处张扬。”

沉默。女孩说：

“你讲的关于中国的事，我白听不厌。”

她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吻着，要他给她讲讲。

中国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白人小女孩，讲起了在帝王时代的中国发生的故事：

“她跟我一样，我们从小就由双方家长给指定了亲事。那年我十七岁，她七岁。在中国都这样，为了使家产免遭不测，双方家庭得门当户对。这在中国的风俗中很盛行，谁也不能更改。”

他看着她：

“我烦你了？”

“不”。

“一结婚就得有孩子，承担起各种责任，在外面养小。很快就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了。中国的男人，即使不太有钱，都有情妇。做妻子的都知道，但却相安无事，因为她们信奉：‘他们在外面有了女人，才总要回家。’

“不光在中国……”

“不，只有在中国才如此堂皇。”

“你将跟这个未婚妻完婚吗？”

“是的。”他带着哭腔说，“不是和你，永远不能，即

使在来世。”

她在他手里哭起来。看见他哭，她也跟着抹眼泪。

“假如我们没有象现在这样相识，即使我是个有钱人家的中国姑娘，那也可能会这样。还不都一样……”

他看着她，没有马上回答。他说：

“也许一样，我还不知道。来，挨着我。”

她上床挨着他躺下，摸着他的额头，说：

“你好烫。”

他用尽全力看着她，说：

“那是因为给你讲这些事使我很激动……就为这。”

他撩开女孩脸庞上的头发，看着她的整个面孔。她说：

“我倒很想跟你结婚，做结过婚的情人。”

“为了自讨苦吃？”

她不再微笑。

哭起来，她说，那也许会幸福。

“是啊，先这样：尽量多讨苦吃，然后苦尽甘来。”

沉默。她说：

“从沙沥的小女仆嘴里，你妻子将很快知道我们的事，她会很痛苦。亦或她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正因为我给你们带来的痛苦，促成了你们的婚姻。”

“是的。”

他说：

“双方家长都指望新婚之夜就有个儿子，好传宗接代。这个我很耽心，怕没本事。”

她没作声。稍倾，她说：

“婚后，你们将周游世界？”

“是的。是这样。那时你还在回法国的船上。”

沉默。她问：

“船到了哪儿？”

“在印度洋上，在科伦坡的外海上。”

“为什么是那儿？”

“我随便说的。”

沉默。中国人说：

“我们要去龙海。我在法国楼租了一间客房。”

“什么时候去？”

“时间由你定。今晚，今夜。”

“上学呢？”

中国人突然用“您”称她：

“那不要紧，您从来就不是每天都去上学，甚至过去就是这样。您经常去动物园。我打听过了。”

女孩往后移了移。她害怕了，轻声叫道：

“为什么要去龙海？”

中国人全神贯注地看着她，想到就要失去女孩这

一残酷的事实，他不由得合上了眼睛。他说：

“我已经在为将与你分开感到痛苦，我快疯了。我不能与你分开，分开是可怕的。可是我将不得不与你分开，我知道。”

他不看她了，闭着眼睛抚摸她的头发。她又往后退了一点，然后下床，走到房间里面的那扇门前。他问：

“为什么你不愿意去龙海？”

“我和全家从前经常去。有一次，我吓死了，真可怕！有老虎，它们夜里到龙海洗澡。一天早晨，我和小哥哥发现了老虎的新鲜足迹，虽然是一只小老虎，可还是老虎呀！我们赶紧跑开了，那个怕呀……再就是，那里的海滩满目荒凉，什么也没有，没有村庄，没有人烟，只有疯子，乞丐，他们到和尚庙讨吃的。”

女孩闭上眼，脸色煞白。中国人走到她身旁。“你最怕什么？老虎还是人？”

她嚷道：

“是那些人，是你，是你这个中国人。”

他一下子变得她认不出来了，久久地不说一句话。随后他问：

“那些人从哪儿来的？”

“从安南、从阿弄海湾的岛上来的，从海滨来。有很多忏悔神父……象保罗·贡多尔式的，还有神经错

乱者、疯子经过那儿；还有女人，被山寨赶出来的女人。和尚庙给他们热饭吃和茶喝。有时他们打死一条野狗后，就在沙滩上煮来吃，臭气熏天，几百里外都闻得到。"

"那些地方也是中国人侵入的通道吗?"

"可能。这我没听说过。我一直以为中国人是越过云南边界的高山过来的。"

她说，在所有的这些人当中，要数那些女的最吓人，因为她们在哭的同时还在笑。

"她们从哪儿来的?"

这一点，女孩不甚了了，于是就瞎编一通。她说这些女人从印度走海路来，藏在船舱里。她们失去了理智，由于惊恐，由于饿死的孩子，太阳，森林，蚊群，疯狗，老虎，她们都疯了。中国人说在永隆和沙沥一带，有一个女乞丐，夜里总是一边笑一边喊叫，说个没完，还唱歌，她真吓人。

女孩说，如同沙沥和永隆的每个人一样，她知道这个女叫花子，她从老挝来。她所唱的是老挝的摇蓝曲。

他笑了，说：

"瞎说，你怎么知道?"

女孩害怕了。她在说谎吗？她已不记得是怎样听说的，也不知道是否在说谎。她说：

"我想是从安那—玛丽·斯泰特那里知道的。她懂老挝语,因为她来自老挝。她听得懂全部老挝语歌曲。一次在俱乐部她给我母亲谈过这些,就是这样知道。"

女孩唱了来自恒河每天夜里经过哨站的女乞丐唱的歌的第一段。她说:

"你瞧,我也会唱这支摇蓝曲。"

他说这不能证明什么,他笑着问:

"是谁给你讲的那些关于龙海的事?"

"我母亲和阿杜、还有唐,从小就开始讲。"

"为什么他们给你说这些?"

"为了使人感兴趣,为什么你要……"

"你母亲由于你大哥的缘故,羞于去俱乐部,而斯泰特夫人,你们都不认识,你母亲和你。你在胡编乱造。"

女孩突然吼起来:

"人人都可以去看安娜—玛丽·斯泰特夫人。每天晚上,她都与女儿们坐在房门前的平台上。你认为斯泰特夫人是干什么的?首先,所有的人都了解她在老挝,在万象跟一个小青年的事,都登报了……"

中国人听她讲着,很喜欢她这样。女孩继续说:

"而我,有一天在永隆的神父家上拉丁语课时见过她。神父教法国小孩学拉丁语,她带着女儿们一起去的。她问我是谁,他说:女子学校校长的千金。她冲

我笑了笑，对神父说我的眼睛看上去有点奇怪。我都听见了，告诉了我母亲。第二天我母亲就带我去看桑布医生，检查我将来会不会斜视。我根本不会斜视，她放心了。”

“你学会拉丁语了？”

“就那儿一点点，后来就没学了。”

沉默。

“没人为你提亲？在沙沥可是很盛行这一套？”

“有。别人先找我母亲，她总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下来。过后我一哭，她又去回，这样就惹了不少麻烦。最后一个，是法国邮船公司的一位先生，最少有三十五岁，挣很多钱。我母亲险些让步，但我说不行，他胖得吓人，满脸通红，你说可不可怕。”

沉默。中国人问：

“你刚才害怕了？”

“是的。你也是吧？”

“是的。”

“在龙海你若想杀我，怎么杀？”

“象一个中国人，用冷酷加死亡。”

他走到门边去抱她。她好象虚脱了一般。他把她抱上床。她闭上眼睛准备睡，但睡不着。他把她搂在怀里，对她用中文讲话。她被逗笑了，每次听他说中国话都令她感到好笑。

“给我用中文唱个歌吧。”

他用中文唱起来，继而哭了。她也莫明其妙地跟着他哭起来。

他们不看对方。她央求他要她。他非常温柔地，那是连她也不曾体验过的温柔，爬在她身上，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上面。欲望令他呻吟。她合上眼，说：

“要我！”

中国人很轻地问她：

“你会告诉我你们回国的日期吗？”

“不会。”

她再一次地求他，他便进入了她的身体。

她转过身，蜷缩在他身旁。他搂着她，说她是他的女儿、妹妹、心肝。他们没有笑，他关了灯。

“在龙海你若想杀人，怎么杀？再对我说一遍。”

“象一个中国人，用冷酷加死亡。”

她朗诵诗一样念着最后这句话。

公立中学。走廊里挤满了学生。女孩背靠一根柱子，面向校门，孤零零地站着。

学监走过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

“我有话跟您讲。”

她随着学监走进他的办公室。

“事情是这样的，学生的母亲禁止她们与您有任

何交往，您是知道的……”

女孩微笑，她知道。

“更严重的是，学生母亲通知了里约岱寄宿学校的校长，说您不是每天晚上都回宿舍。”学监面呈愠怒，“她们是怎么知道的？还真是个谜。您处在学生母亲组成的安全网内。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越雷池半步。她们说——给我站好！——‘这个小婊子读业士干吗？小学才为这种人开设的。’”

沉默。她问：

“是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您才预先告诉我？”

“是的，您知道，我对她是很钦佩的。您看我们该如何是好？”

“您和我保持现状：您给我通风报信，我照旧不回宿舍。我不知道行不行，您看呢？”

沉默。

“我不知道。”

学监说：

“里约岱的校长已通知您母亲了。”

“是吗？我母亲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名声。我们家的人跟别的人家不一样。”

“您母亲对孩子有什么期望？”

“期望孩子们死掉，好让她也死掉。她不清楚正是这才是她想要的。”

学监继续例行公事一般地说：

“您逃学，这可是我要过问的。”

“早知道。”

学监友好地看着她：

“我们是朋友。”

女孩微笑，对此事没他那么有把握。

“是真的吗？”

她笑了。

沉默。

“今年是你们在印度支那的最后一年？”

“是的，也是我的最后几星期，即使校长想开除我，那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他不会那样做。”

“他永远不会那样做。”

学监对女孩微笑。

“我对您对我们的信任表示感谢。‘全体教师将一定把印度支那从白人的愚昧中拯救出来’，这是您母亲曾对我说过的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女孩好象心不在焉，在整个谈话中对自己的不恭无动于衷。她说：

“我想，现在对我母亲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她叫人把大儿子送回国，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牵肠挂肚的了。”

学监还不知道这个。

“啊？她终于把他……”

“是的。”

“太遗憾……皮埃尔是个多好的小伙子呀！您知道，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是的，她早就知道。女孩泪水盈眶。他看见了。

“他对您和您的小哥哥很凶。”

上课铃响了，学监和女孩一起走出办公室。她问：

“您是在北部湾认识我母亲的？”

他很吃惊，因为她刚才一直对家里的人和事只字未提。

“是的，那时还没有您。”

“她当时什么样？我完全不知道。”

他神情异样，充满赞叹地回答：

“绿眼睛，黑头发，很美，很开朗，总是笑口常开，很有魅力。无可挑剔。”

“恐怕太过分了……”

“恐怕……”

“我父亲呢？”

“他为她着了魔。另外，他是位……很出色的教员。”

她说：

女孩早就谙熟母亲的生活，她常常跟她谈自己的往事。

“我想，跟他一起她还是挺满足的？”

“绝对满足！她看上去就是一位生活十分美满的太太。但是又有谁能想得到后来竟落到如此地步呢？”

他回头看着女孩重复：“谁想得到呢？真的，我想告诉您，在生活中，继续做您想做的事！什么人的劝告也别理。”

她笑，说：

“连您的也在内？”

他跟着她笑起来，说：

“连我的也在内。”

单身公寓。

中国人说：

“今天夜里我要去沙沥，必须去，过两天就回来。司机会给你送饭。我走之前，司机送你回宿舍。”

他们一起冲凉。她告诉他自己在学校里受到孤立。她笑着说：

“因为你，学校里都没人跟我说话了。”

“那是你的胡思乱想而已。”

“不，同学的母亲都告到学校了。”

他和她一起笑了，问她这个社会使她害怕的是什么。

她说：

“淋病，瘟疫，疥疮，霍乱，还有中国人。”

“为什么还有中国人？”

“中国人不吃殖民地那一套。他们在这里，跟在美国一样，浪迹天涯。谁也不能把他们抓起来加以殖民统治。这也正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人笑了。她跟着他笑，看着他，对这明显的事实颇感迷惑。

“真的。这算不上什么，不足为奇。”

沉默。

“昨晚我回宿舍，他们还通知我母亲了。”

司机送来托盘，放在桌上。有烤鸭和汤。他们边吃边交谈，你看我，我看你。

中国人微笑：

“人累了，也很惬意。”

“是的，连肚子饿了都不觉得。”

“谈话也很愉快。”

“是的。你偶尔跟人谈话吗？”

他脸上带着孩子式的微笑。她看着他，心里暗暗地说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说：

“我从前经常与我母亲谈话。”

“谈什么？”

“人生。”

她看着他，问：

“你象她吗?”

“有人这么说,我自己不清楚。我母亲去美国留过学,我还没告诉过你,她学的是法律,想做律师。”

“你父亲不乐意。”

“正是这样。她后来也不想学了,只想成天守着他。婚后,他们周游了世界。”

沉默。

女孩陷入沉思。她说:

“说不准我讨你母亲喜欢。”

中国人微微一笑。

“说不准。她在世时好嫉妒,不过她恐怕会喜欢你。”

“你有时想她吗?”

“我想天天如此。”

“她什么时候去逝的?”

“十年前,那时我十七岁。死于瘟疫,就在这里,沙沥,仅两天功夫。”

他一边笑一边哭,说:

“你看,我并没痛不欲生。”

她也跟着哭。他说母亲还很滑稽,很乐观。

埃莱娜在操场上等着她的朋友,象平常一样躺在操场暗处那朝着大门的长椅上。

“你刚才在哪儿?”

“跟他在一起。”

沉默。埃莱娜刚才好不着急,是耽心被抛弃。看见她回来后,她心里仍然余悸未消。她替她解开发辫,嗅着她的头发,说:

“又没去上学吧。”

“我们一直在单身公寓里。”

沉默。埃莱娜兴高彩烈地说:

“总有一天会酿成大祸的,你将被学校开除,从宿舍赶走,无处容身。”

女孩说,想到会有那么一天,她很高兴。

“那我呢?”

“你……永远,”女孩说,“我永远忘不了你。”

埃莱娜说,他们打来电话,叫我等你回来转告你。

“他们要我告诉你,你得去见常务舍监,很紧急。她是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混血儿,很和气,跟我们一样年轻。”

女孩去见年轻的舍监。

舍监笑容可掬,稚气未消。女孩说:

“您找我?”

“是的。您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是通过埃莱娜。”

“我们迫不得已通知了您的母亲,因为公立中学

打来电话……学监……”

女孩并不吃惊，笑着说她没想到会有这等事。她说：

“犯不着通知我母亲，她什么都知道，她才无所谓呢。大概她早已忘了。她装出循规蹈矩的样子，但是假的。我母亲对什么都不在乎。我看她是一位王后，那种流亡他乡的王后，怎么说呢？是贫穷、疯狂的王后，就是如此。”

年轻的舍监发现女孩不知不觉地哭了，便说：

“我知道您母亲的情况。您是对的。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小学教员。因为她酷爱自己的职业，教过成千上万的学生，所以在印度支那深受爱戴。

“别人怎么议论她？”

“有人说，在每个孩子学会读书写字之前，她绝不放任自流。她给那些她知道将来去当工人，干体力活的孩子每晚补课到深夜，她称那些孩子将来是受剥削者。只有当她确信他们有能力看懂工作合同后，她才松口气。”

女孩说，当遇到住得很远、晚上无法回家的孩子，她就让他们在自家的客厅的席子上、院中的凉棚下睡觉。女孩说，看见满屋子都是孩子，真是好玩极了。

年轻舍监久久地注视着女孩，毫无顾忌地说：

“就是您有个中国情人？”

"是我。"

她们相对微笑。年轻舍监说：

"这事在所有的小学、中学都传开了，这还是头一回发生这种事。"

"这该作何解释？"

"我认为问题出在中国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身上，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娶个白人姑娘，连做情妇都不行。"

"您的家里又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是白人，他是海关官员。您父亲呢？"

"教员，数学教员。"

她们俩人都象小学生一样笑起来。

舍监说：

"您母亲得来见校长，她若不来，我不好交差。我不得不请您转告一下。"

女孩答应照办。

一大早晨。母亲跟唐连夜赶来。

母亲穿过操场，朝昨晚年轻舍监召见女孩的办公室走去。她脚上穿着灰布旧袜子，黑色皮鞋，殖民地流行的太阳头盔下是梳得整整齐齐的干枯头发，手上拎着她的孩子一眼就认出来的旧手袋。白盔帽上贴有黑色标记——为十三年前去逝的父亲一直戴着的孝。

接待她的老太太也是法国人，她是寄宿学校的校长。她们早就相识。俩人都是一九〇五年从大都市来印度支那的第一批首先为当地孩子教书的教师。母亲谈到女儿。

“这孩子野惯了，不给她自由，她哪儿也呆不住。就连我，她的妈妈，对此也束手无策。如果我想留住她，就得随她去。”

她们很快就换“你”互相称呼，她们认出对方来。俩人都来自加莱海峡省。母亲谈起自己的生活。

“你或许不知道，既是如此，我女儿功课照样不赖。我大儿子的所作所为，那就太可怕，太严重了。你恐怕有所耳闻，这里什么事都瞒不过人。小女的学习，是我剩下的唯一希望。”

校长在夏士路－罗巴公立中学的教师会议上听人谈论过女孩。

母亲还讲到了父亲的死，流行阿米巴痢疾，没有一家之主的家庭不幸，她做的错事，心灵深处的失落，寂寞。

校长和母亲哭了，她承诺让女孩象住旅店一样住在寄宿学校。

母亲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再穿过操场。女孩看见

了她，望着她，却没迎上去。她替母亲害臊，赶紧上宿舍楼躲起来，为这位见不得人、令她蒙羞的母亲——她的至爱——而伤心哭泣。

学校走廊。天下着雨。所有的学生都呆在小操场的棚子下面。女孩一人站在隔开大小操场的走廊上的门洞下。没有旁人，她就喜欢这样，站在那里，看着空无一人的大操场上哗哗下着的大雨。

远处，在终身都将她与别人隔开的走廊的另一端，响起别的孩子课间休息的声音。她已预感到这一点。女孩知道他们一生一世将彼此分隔，就如同眼下的情形一样。她没去想为什么。她只知道就是这样。

那天，中国人的汽车停在校门口，车上只有司机，他下车对女孩用法语说：

"少爷又去沙沥了，他父亲病了。"

他说少爷不在期间，他奉命接送她上下学。

里约岱寄宿学校里，年轻的校工在操场上唱歌。埃莱娜沉入睡梦里。

第二天，在公立中学前面街上的老地方，不单司机一个人，少爷也在车上。此时正值放学。女孩走到他

面前，二话没说，当着行人学生的面，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忘情地接了一个长长的吻。

中国人说：

“我父亲他没事了。他不答应，说还不如看见我死了得好。”

中国人刚喝过米酒。女孩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没有告诉他。她听得很真切，对中国人回去探望父亲的真正理由却一无所知。他讲的是殖民地的中国男人喝了米酒后操的憋脚法语。他说：“我求他，我对他说，在他一生中，应该经历过一次类似的爱情，不可能没有。我要他让我跟你结婚一年，然后送你回法国。因为对我来说还不可能放弃对你的爱情。”女孩先没开口，随后才问跟他父亲的这番谈话是在哪儿进行的。中国人说在沙沥家中父亲的卧室里。女孩问当他们交谈时，父亲在什么位置。中国人说，因为年事已高、有钱和讲体面，现在父亲整天都躺在凉床上。但从前，他都是在他那间美国式的办公室里会客。而作为这位父亲的儿子的他，几乎每次都是跪着听他训话。

女孩欲笑不能。

中国人继续用回旋式法语[①] 给女孩讲述。通过他的叙述和答话，女孩了解到他父亲的为人。中国人讲："我告诉他，我对你的爱才刚开始，很炽热。我对他说，就此和你分开对我来说太残忍了。我父亲他应该知道类似爱情的份量，这是不容忽视的，以致今生今世永远都不可能再产生，永远不可能。"

中国人说到"今生今世永远都不可能再产生"几个字时，眼泪夺眶而下。他说：

"但是我父亲，他对这一切毫不理会。"

女孩问，他父亲是否曾经有过他讲的这种爱情。中国人不知道。他想了想，竭力在记忆里搜索。末了，他说可能有过。那是他青年时，跟一位广东姑娘，她是大学生。

女孩问父亲是否同他说起过。中国人说：

"从未对任何人提过，除了我母亲，是在那段恋情结束后。我母亲听了心都伤透了。"

中国人陷入沉默。

女孩合上眼睛，看见了嵌有蓝色瓷砖的别墅前面的小河。她说河边有一阶梯直插河中。他说阶梯还在，是专供穷人家的妇女小孩到河里洗澡，洗东西用

---

① 指此时的中国人固饮酒过后每句话总以"我"开头。——译注。

的。台阶一直通到河底。父亲总爱站在面对着阶梯的凉床上，看女人脱光衣服，下到河里戏水打闹。他也一样，他的儿子，小中国人，当到了看这种事的年龄后，就跟他一同观看女人洗澡。

中国人说，父亲把一封写给她母亲的信，未封口，让他看。他读完就还给了父亲。他说忘了信上对她母亲说了些什么。女孩不相信他的话，说恐怕她永远再也看不到那个阶梯和下河的女人，但是，就目前来看，她终生都将记住这些。

中国人想起了他父亲写给他本人的信。他先是把这封信放忘了，后来又找出来。他还以为和写给她母亲的信一块儿还给了父亲。中国人掏出信来，翻译给她听：

"我不能接受你对我——你父亲的请求，这你是知道的。在你要求的一年期限后，你将完全不可能离开她，那样一来，你将失去你未来的妻子和她的嫁妆。出了这等事后，她不可能还爱你，因此我仍然坚持双方家长约定的日子给你们完婚。"

中国人继续翻译父亲的信：

"我知道那个姑娘母亲的境况。你得去打听一下，为还清她建拦海堤坝所欠的债，她需要多少。我认识这位太太。她是令人尊敬的。她被柬埔寨土地管理部

门的法国官员给坑了。她有一个坏儿子。至于小女儿，我从未见过，我尚不知道这家有个女儿。”

女孩说，一点儿不懂父亲的信。她强忍不笑，却没忍住，便放身大笑。中国人突然也大笑起来。

中国人从女孩手中拿过父亲的信，念着最后一段：

“过几天，我将知道他们回国的日期。你今天就得去看那位母亲，商量钱的事情。过了今天就太迟了。你应该对她很礼貌，毕恭毕敬才是，不要使她不好意思接受。”

当中国人到母亲家时，已经有两个中国人沿墙根儿坐在地上等着，他们是“湄公河烟馆”的老板。三个中国人彼此认出了对方。

大儿子坐在餐厅里的饭桌旁。眼前发生的事好象与他不相干，他做出睡着了的样子。他的脸色已和鸦片烟鬼的一样苍白，象他们一样歪着腥红的嘴巴。

小哥哥保罗也在家，顺餐厅的墙根儿躺着。这是个混血儿一般英俊的少年。中国人和他相对微笑。小哥哥的的微笑使人联想到妹妹的笑脸。在小哥哥旁边，还有一位很帅的青年，他是母亲的司机，大家都叫他唐。他与小哥哥和妹妹长相很接近，但又说不出哪里相象：或许是目光中那纯洁天真的恐惧。

空气仿佛凝固了。没人走动，没人说话，没人说“您好”。

三个中国人轻言细语地说了几句，便又恢复沉默。

中国情人向大哥走去，对他解释说：

“他们说要控告您。这些人是湄公河烟馆的老板，您不认识他们。您认识的只是跑腿的。”

大哥没作声。

母亲出来了。她刚冲完澡，光着脚，穿着阿杜用纱笼改做的宽大裙子，散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小哥哥一直靠墙坐着，离从人远远的，仿佛对家里发生的事和走来走去的陌生人颇感兴趣。

中国人非常好奇地看着母亲。

她对他微笑，在这一笑里，他看出母女之间的相象之处。小哥哥也这样微笑。

对于出现在家里的第三个中国人，即便西装革履、风度不凡，母亲也没多看一眼。在她看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大烟鬼。她问大儿子：

“你欠了多少？”

“问他们好了。总之，这是一帮无懒，他们会乱说一气。”

母亲这时才发现有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中国人。

“我儿子说的是真的吗，先生？”

“是真的，夫人，”他微笑着补充道，“请您原谅！他们将不会让步，永远不会。他们会阻止你们上船回国，如果不想惹麻烦，最好把钱付了。”

母亲发现这第三个中国人不是讨债的，便对他微笑致意。

中国人跟他的同胞用中文说了几句。当他们认出他是蓝房子的主人的公子后，当即起身离去。

大哥问陌生的中国人：

“您为什么来这里？”

中国人转身面对母亲，对着她回答：

“是您要见我的，夫人。”

母亲竭力想搞清他是谁：

“您是谁？我想不起……”

“您不记得了……跟您女儿有关……”

大哥听了这话后笑起来。

母亲问：

“和小女怎么了？”

中国人连眼皮也没眨一下，反而对母亲报以微笑。那天，中国人身上洋溢着一种得意洋洋的放肆，一种来自置身在这如此贫穷的白人家里而陡然产生的自信。这种自信还来自母亲朝他微笑、看他眼神里所流露出的关切。他回答道：

“我还以为您早有所闻，我已成了她的情人。”

沉默。母亲吃了一惊，但并不显得过分。

“从几时……”

“两个月。您早知道这事，不是吗？”

她看着儿子，说：

“是又不是，喏，竟到了令我……”

大哥：

“人人都知道这件事，您要干吗？”

“我不要什么。是您，夫人……您寄了一封信给家父，说要见我。”

她用质疑的目光看着儿子。大哥说：

“信是我写的。信上说得很清楚，您父亲没跟您说我们的要求？”

中国人就当没儿子这个人似的，对着母亲说：

“家父不同意他儿子跟您女儿结婚，夫人。但是他准备给您一笔还债和离开印度支那所必需的资金。”

大哥说：

“是因为她被搞过了，您父亲才不答应这门婚事？”

中国人无声地看了一眼哥哥，然后面带微笑说：

“不仅仅因为这个，还因为她不是中国人。”

母亲说：

“还因为她穷……”

中国人象逗着玩儿似的微笑：

“是的，还有些小，有点太小了……但这还在其次，在中国，男人也喜欢年轻的姑娘。”

沉默。中国人说出他为何登门：

“夫人，家父告诉我，他准备拿出相当一笔钱，以弥补我对你们家的过失。”

大哥：

“多少？”

中国人一脸不屑一顾的样子。

母亲受不了了，突然呻吟起来，中国人对她笑笑。母亲说：

“不过，先生……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您叫我如何是好呢。这等……不名誉的事您说怎么算？”

“这种事不必计算，夫人，您只消说出令您满意的数目就行。”

母亲笑起来，中国人也一样笑了。她笑得很厉害，说：

“全部，先生，瞧瞧我……这一无所有的样子……我欠的债和国家元首一样多。”

他们一同在彼此间产生的明显好感下笑起来。大哥孤立一旁。

中国人说：

“夫人，假若您的女儿成了我的妻子，我显然永远也付不起您应该得到的数目。”

"那会是多少……就这么说说看,先生……"

"对不起,我不太清楚,夫人。会是一大笔。在不动产、黄金、银票之间……但我还是能帮您。"

母亲替中国人耽心了。

"啥,先生? 怎么帮……?"

中国人微笑:

"我可以说谎,骗家父。"

大哥远远地用低沉的声音骂道:

"混蛋!(转向母亲)别上这个王八蛋的圈套,他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还看不出来……"

母亲和中国人都对大哥置之不理。母亲整个心思都放在探究中国人——小女儿的情人身上,因而忘了自己的拮据,不幸,开始朝他微笑,淡忘自己多桀的命运,专注于发现自己生活以外的世界,这个中国人,他那一脸戏谑和蔼的神情。他的来访令她欣喜,生活又在向她招手。她用参加高档沙龙聚会时的口吻说:

"先生,令尊除您以外就没有其他继承人吗?"

"还有,但我是家父的第一个的长子,按中国法律,为确保遗产不被挥霍一空,由我作为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母亲思考着,被这种法律所吸引:

"啊,这我过去知道……是的,从前听说过,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您不能绕开法律……说服令

尊……”

中国人由衷地笑了：

“这个吗……就连有这种想法都令人好笑，夫人，请多原谅……”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很可怕，是不是？”

中国人微微一笑，说他们的确可怕，但有时很慷慨。

母亲看样子会听他的，中国人，说个没完。他说：

“我兴许可以杀了他，但要说服他做不合法的事，则办不到。不过包在我身上了，夫人，无论怎样，我都会帮助您。”

他们互相看着，微笑，大哥一脸懊丧。中国人走近母亲，对她微笑、跟她讲话，就当着其他不认识的人。母亲象女儿一样津津有味地听着，也象她那样专注地看着他。

中国说：

“我不会骗家父，夫人，不会对他说谎，不会杀他，我跟您胡诌了一气，因为我想认识您……出于她，您女儿的缘故。实际上，家父对您很敬重，他将委托我转交一笔钱给您，我有他的亲笔信。只有当钱数不够时，我才会做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母亲微笑的面孔。“但对家父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问题都不是钱，而是时间、银行……情绪……您明白……”

母亲说，对此她放一百个心。

他不讲了，他们很激动地互相望着。从他的微笑后面，她看出了沙沥的继承人心底淡淡的失望。

“假若我娶了您女儿为妻，家父将取消我的继承权，到那时就是夫人您不同意您女儿嫁一个穷中国男人了。”

母亲笑了。

“倒也的确如此……先生……这也……就是生活……矛盾百出。”

他们都笑了，嘲笑生活。

一阵沉默后，母亲低声说：

“您非常爱这孩子，以致……”

没等他回答，从中国人的嘴唇上，眼睛里，她已猜到他的失望，耽心。她压低嗓子说：

“恕我冒昧。”

母亲已开始忘掉钱的事。母亲对自己的生活，还有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所抱的兴趣，把中国人又带回到女孩身上，更确切地说，是从母亲听他谈话的神态上，他又看到了她女儿的好奇。

母亲友善地说：

“您的法语讲得很好，先生。”

“谢谢，夫人。请恕我冒昧，夫人，您待我……真好……”

大哥嚷起来：

“现在够了！我们会让我妹妹通知您我们要多少。”

中国人就当大哥压根儿不存在。由于他的心平气和与温文尔雅，他突然变得令人生畏。

母亲也一样，不加考虑，就和中国人呆在那里。她问他：

“小女知道这一切吗？”

“知道，但还不知道我上您这儿来了。”

“照您看，如果她知道了，会说什么？”

“不知道，夫人。”

中国人微笑着说：

“首先她可能会发火……或许……而一转眼，她又会满不在乎，只要你有钱。”他微笑一下，“您女儿有帝王之气，夫人。”

母亲脸上乐开了花，说：

“你算说对了，先生。”

他们分手道别。

•

单身公寓。夜里。

中国人从沙沥回来。

女孩已上床，但没睡着。

他们无言地望着对方。中国人没有走近女孩，而是一屁股坐进扶手椅。他说：“我喝了米酒，醉了。”

他哭了。

她下床，走到他身旁，给他脱衣服，把他领到水盆边。他由她摆布，她用雨水给他冲洗，抚摸他，抱着吻他，跟他讲话。他独自闭着眼睛掉眼泪。

街上天空渐渐亮了，黑夜即将过去，白昼即将来临。房间里仍然很昏暗。

他说：

“在认识你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我原以为自己会明白，但却压根儿不清楚。”

他重复念叨着：“压根儿不清楚。”

她用毛巾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身子，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这样你就不那么热了，千万别擦干。”

他不情愿地轻轻哭泣，同时，带着满腔的爱，骂女孩：

“你是大街上那种一文不值的小白人……就是那种货，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他停了停，看她一眼，又接着骂：

“你是个小娼妓，不值钱的破烂货。”

她扭头笑了，他睁眼看见后，也跟着笑。

她给他抹肥皂，冲洗 。他让她洗，他们俩的角色换了个儿。

她喜欢这样做。她在保护他。她把他引到床上，他

昏头昏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说，任她摆布。她就喜欢这样。她让他挨着自己躺下，钻到他身体下面，让他完全覆盖着自己。就这样，很开心地僵持着。他说：

“我再也动不了啦。我先还以为行，可现在不行了。”

说罢，他就打起瞌睡。稍倾，又开始讲话：“我死了，绝望了，恐怕永远不再做爱了，永远不行了。”

她抵近看着他，很想要他。她笑咪咪地说：

“你真想不再做爱了？”

“眼下是的，我希望……为了你走后永远全部保留对你的爱。”

她捧着他的脸，紧紧地捧着。他哭了，脸上肌肉不时地抽动，双目紧闭，嘴唇咬得死死的。他不看她。她充满柔情地说：

“你早就该把我忘了。”

“我喜欢这种心痛的感觉。我不爱你了，我的身体不愿要即将离它而去的人。”

“是的，听你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

他睁开眼，看着女孩的脸，身体，说：

“你还没长胸脯。”

他抓起女孩的一只手，放在她的下身。

“你自己做，让我看，看你在想什么。”

她照他的意思做了。当她做时，他们互相看着。他叫她“我的小姑娘，我的孩子。”，接下来，出于恼怒和失望，叽哩咕噜用中文说了一大通。

她呼唤他，把嘴贴在他嘴上，称他是“一无是处的中国小子，小杀人犯”。

他们彼此分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说：

“不错，就连我父亲，我有时都恨不得宰了他。”

他还说：

“我这辈子，除了对你的爱以外，不会有别的什么。”

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身体紧搂在一起，然而，他闭着的双眼，他的沉默无语又使他们相互分开。

她下了床，在房间里踱步，离他远远的，靠在那扇供“逃跑”的门上，把自己隐蔽起来不给他看。她害怕了，停下来，不看他。这几天心里产生的那份想克服又克服不了的恐惧，又重亲涌上心头：害怕被这个想去龙海的陌生人杀掉。

她边走边跟他说话：

“你不必后悔。还记得吗？你曾对我说过，我是个哪儿也呆不住的人，永远不会死心踏地跟一个人过一辈子。”

他说，即便如此，现在对他都无所谓了，一切都已

被超越，这种措词很讨女孩喜欢，但她不大明白，他这样说的意思。“超越什么？”她问他。他说不知道，但他还是讲出来，因为这是心里想说的话。

她站在原地望着他，呼唤他，对他讲话。尔后就在门口的台阶上睡着了。他把自己“快乐”生活中的不快忘到脑后，走过去抱起女孩，扔到床上，自己也扑上去。他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个没完，讲的是中国话。她则睡着了。末了，他也进入梦乡。

湄公河。河水在稻田里蜿蜒流淌。

他们还在沉睡。

就在这天夜里，在睡梦中，她叫了一声小哥哥的名字。中国人听见了，醒来时告诉了她。她没吭声，又走到屋里那扇门前的台阶上坐着睡起来。

他们睡着了。她再一次喊被抛弃的小哥哥。

中国人醒了。

她坐在台阶上，背靠着门，赤身裸体，望着他。她觉得他很陌生。她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说：

“天快亮了。我打算坐你的车去沙沥看母亲。我放心不下保罗。”

他没听。她照样往下说：

“我同意你父亲的观点。我不愿意跟你过日子。我

要走，去找小哥哥。”

这下他听见了，从睡梦中回答：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他补充道，“说谎无济于事。”

他没动弹。她依然离他远远的。他完全醒了。

他们相对望着。她离开那扇门，走到泉边。她站在水盆里，准备躺在淋浴器下面。

她和他说话，说她永远爱他。她自信一生都将爱着他。他也一样。俩人将永远不能再见。

他没作声，就象没听见。

他拿出他那套用旧了的鸦片烟具，重新上床躺下，抽起烟来，神态自若。她一直躺在盆里，此刻闭上眼睛，直挺挺地仰卧在水盆凉爽的水中。他第一次谈到他们的事。他说：

“说真的，在渡轮上，我就想到你是这种人。当时我就在心里想，你永远不会跟任何男人过一辈子。”

“永远不跟任何男人？”

“永远不。”

沉默。

“你为什么这样想？”

“因为当你一看我，我就想要你。”

她合上眼睛。他不知道她是否真地睡着了。不，她没睡着：眼睛又睁开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当着她的面

抽鸦片。她告诉了他：

“这还是你第一次当着我抽鸦片。”

“我心情不好就抽。抽上几口，我就什么都承受得了。这里人人都抽，连拉车的苦力也不例外。”

“还有女的，我知道。”

“在有钱人家是的……母亲当年就抽。我们会抽，这已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白人纯粹是外行，看他们抽鸦片的样子，人都笑死。抽过后他们都东倒西歪起来。”

他笑了。

沉默。

他俩都笑了。

女孩看着他，仿佛又面对着“渡轮上的陌生人”。

“你象从事一门职业一样，什么都不做，玩女人，抽大鸦，上俱乐部，下游泳馆……去巴黎……纽约，佛罗里达……”

“什么都不做就是一门职业，而且是很难的职业。”

“恐怕是最难的。”

“恐怕。”

她来到他身边。他抚摸她的头发，看着她，用审视地目光打量她。他问：

“你不熟悉你父亲？”

“我只有他的两个印象：一个是在河内，另一个在金边。其他就没有了。我还记得他去逝的日子，那天我母亲又哭又喊……再告诉我一次：做有钱人，游手好闲且过得心安理得，除了有钱，还要什么？”

“还要是中国人。”他微笑着说，“还要会玩牌。我经常打牌。每当司机说我外出了，那就是说我在打牌。夜里在小河边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玩。没有赌博也坚持不了。”

她重新走到他身旁，坐在水盆边的藤椅里。

“第一天，我还以为你……不是个富翁，不，是个有钱人，还是个做过很多爱，胆怯的人。你怕着什么，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仍然不清楚。我说不大好……你同时害怕死亡……又害怕活着，害怕活一辈子总有一天会死，怕每时每刻都清楚这一点……还害怕可能不爱……怕总会忘记……我说不上来……”

“是你不愿说出来……”

“的确我不想说。”

沉默。

“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是这样。”

“照你这么一说，我连自已害怕都没意识到？”

沉默。女孩思索着。

“不，你没意识到自已怕到什么程度。”

沉默。她象刚刚认识他似的看着他，说：

"我想永远把你完整地记在脑海里，以便将来能想起你这个对自已毫不了解的人。你小时候生过病，而你竟然不知道。"

她看着他，捧着他的脸，看他，接着闭上眼睛，还在看他。

她说："在我眼皮后面我看见你的眼睛。"

"你刚才说的关于我的那番话，我自已也略有所知。你是如何知道的呢？"

"通过小哥哥。在他背上有跟你一样的一道长印，还有点儿弯，这是皮肤下面的脊柱的印子。"

"我母亲说：是佝偻病，她带我去东京看过一位专家。"

她走到他身旁，弯下腰，吻他的手。

"我倒更希望你不爱我。"

"我不爱你。你要的是这个？"

她微笑，全身突然战栗起来，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这只不过是你的胡思乱想……"

"可能。"

"听到……这种话，听出这些话出自谁之口，真可怕……"

他把她揽在怀里，吻她，吻了又吻。

他说：

“这就是你想要的。”

“是的。”

中国人说：

“再想想看我为什么害怕。”

“恐怕是你想得太多……就象你认为爱我一样？”

“恐怕是吧。”

“另外，否则……如果一切都奉献了，那就和死了相差无几。”

她没回答。他继续说：

“你是说，象我这样……象我这样生活，跟死了一样？”

她低声嚷道：

“这样谈话……结果总是烦死人了……”

沉默。他还固执地往下说：

“我还想问你一个唯一的问题。”

她不愿听，说她不会回答别人的提问。她问：

“除了我，你从来没跟一个白种女人睡过？”

“在巴黎当然有过，这里没有。”

“在这里不可能得到白种女人吗？”

“完全不可能，不过有法国妓女。”

“贵吗？”

“很贵。”

“多少？”

中国人看着她。看见他这样看着自已，她大笑起来。

他突然撒了个谎：

“我不记得了，一千皮阿斯特吧。”

他跟她一起笑。

“我想听你对我说哪怕一次：我是为了你给我钱才来你这儿的。”

女孩想他为什么要求她这样说。她不能说谎，但又不能那么说。她说：

“不，那是后来的事。在渡轮上跟钱无关。完全无关，就如同根本不存在钱不钱似的。”

他又看见了渡轮，说：

“就当真有那回事，说说吧。”

她按他的要求说：

“在渡轮上，你在我眼里浑身都是金子，坐在金子般的黑轿车里，脚穿金子做的皮鞋。我想正因如此，我才很想要你。然而，也就在船上，我马上意识到不单单因为这个。不过恐怕连我自已都没察觉到我想要的是黄金。”

中国人笑着说：

“黄金就是我……”

“我不知道。别介意我的话。我不习惯这样讲话。”

“我要介意，但不是你讲的话。而是你本人，你讲

话的方式。”

她抓住他的手，端详着，吻那只手。她说：

“对我来说，当时是你的双手……”她继续说，“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看见它们掀掉我的裙子，把我脱得精光站在你面前。”

沉默。他当时就知道，现在也知道。他看着别处，微笑。游戏突然变得很火爆。他象打她似的叫道：

“你要戒指吗？”

女孩也喊叫起来，哭喊，但没接戒指。

长时间的沉默。

中国人早就知道她会要戒指，为了送给她母亲，就如同他知道她很想要他身上的那只手一样。

他问她要不要戒指，正好使她意识到这一点。他说：

“忘了吧。”

“我早忘了。我从来不想要钻石之类的东西。当你没钱了，你永远无法卖掉钻石。只消看你一眼，他们就认为那是偷来的。”

“‘他们’是什么人？”

“中国钻石商人，还有其他种族的，尤其是中国人。我母亲从前认识一位贫困潦到的年轻妇女，一个男的送了一颗钻石给她。在二年里，她没做别的，只想把钻石卖出去，但却没卖掉。最后她把钻石还给送她

钻石的那个人，他付给她钱，但少得可怜。原因还是一样：那人认为她还的不是他给她的那颗钻石，这颗新钻石不值分文，而且还是偷别人的。我母亲告诉我永远别接受钻石，只要钱。"

中国人搂着她说：

"那你象没钱的姑娘吗？"

沉默。她问：

"这样的戒指很昂贵吧？"

"很昂贵。"

"很很昂贵还是很昂贵？"

"不知道。"

他们看着这枚怪物戒指，中国人说：

"大概值上万皮阿斯特。据我所知，钻石是我母亲的，是她的陪嫁品。她去逝后，我父亲请巴黎的一位大珠宝商为我嵌在金戒上。那位珠宝商专程去满洲里取钻石，然后又回满洲里送戒指。"

她说：

"这下你有数了。"

他不说话了，放开她。他爱她。她突然朗声大笑，说：

"真是的，一颗钻石是不能用很小很小的邮包来寄的。"

她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她说见过一辆大装甲卡

车上只有一颗钻石；还说钻石是不能运输的，即使是“巨大”的，也小得可怜，她笑了，最多跟蚕豆般大小。

每当看见她笑，他都很开心。母亲说，她象我在她这般年纪时一样爱笑。

他说：“我知道你第一眼就注意到钻石。”

“是的。我早就见过，但不在你身上。这是必然的。退一步说，什么是钻石，我还是知道的。我闻到了，它象你一样散发出幽香……犹如香签、绸子和科隆香水。我想都不去想它，我是指佩戴钻石。我认为我们天生就是穷光蛋，即使有那么一天我发财了，我照旧一身的穷样，满脑子见不得人的贫穷心理。我一生都会是这种样子。就象我母亲。她一副穷困潦到的样子，但是，她穷到这种地步，真让人难以置信。”

他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她只象个农妇，象美丽的农妇一样美。

她仍然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说：

“可你却是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你未婚妻看上去象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有钱，象我一样。”

女孩握住那只戴钻戒的手，仔细看着金戒和钻石，然后垂下眼帘。他看着她，说：

“再说一遍你刚才的话。”

她重复说：

“当时我立即就想要你……很猛很强烈……真的。”

“跟想要你小哥哥一样强烈……”

她思考片刻，说：

“这怎么说呢……我的小哥哥，也是我的孩子……”

“你的小哥哥从来没要过你?。”

“没有，是我用手要过他。”

他们紧紧拥抱。他轻声耳语说他已经真心地喜欢上小哥哥。

他们点燃香签，唱歌，谈话。女孩抚摸着情人的身体，说：

“你的皮肤也一样细腻。”

“你的小哥哥也一样。”

“是的，他也一样。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细腻的皮肤。”

夜晚变得很难耐，温度直往上升。人们都到能远远地望得见法国邮船公司码头的小河岸边露宿。他们也去那里。有时中国人亲自开车，他开车时，司机和女孩都吓得要命。

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都紧搂着女孩。他说：

"我就象爱我的孩子一样爱你。"

单身公寓。

女孩告诉中国人，母亲要求送大哥回国的申请终于批下来了。

"什么时候走？"

"很快。我也不知道更确切的消息。"

"从我父亲那儿，我早就知道你哥哥在下一批回国人员的名单上。"

"你父亲什么都知道？"

"是的。凡是跟你们有关的情况，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真的一清二楚？"

"是的。"

"他怎么知道？"

"花钱买。即便他根本不欠谁的钱，他也掏出皮阿斯特……真好笑。"

"真烦人……哎……"

"可能。我无所谓……即使毫无必要，他也掏钱出来……生性如此……"

她哭了。他捧着她的脸。她颤抖着说：

"我跟你走，是为了你给我钱，即便我没意识到。"

他把她抱得更紧。她心里对他的恐惧又增加了。他说：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这很难启齿……我将送钱给你母亲，以我父亲的名义。她已事先知道了。”

女孩好象没听见，猛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女孩完全不知道中国人拜访过母亲，她说：

“不可能，我母亲连有没有您这个人都不知道。”

“您”称突然复用，使他无言以对。

她一下子疑上心头，含着泪花，象看杀人犯一样盯着他，说：

“您到我家作了私访？”

中国人也不示弱，说：

“是的，照我父亲的吩咐，我去沙沥见过你母亲，为了和她谈谈，也让我了解一下你们家有多穷。”

他显出很痛苦的样子，同时对女孩充满了怜爱，说：

“你们的确一无所有。他们唯一还能卖的就剩你，可又没人愿意买你。你大哥写了封信给我父亲。你母亲想认识我，而我父亲又要我去看她，我就去见了她一面。”

女孩站起来，离他远远的。他又恢复了看见身处困境，被不幸的阴影笼罩着的母亲时的表情。她说：

“您竟敢……”

中国人很谨慎，语气委婉地说：

“我俩的事她从头至尾都知道。开始她还很害怕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后来她反倒希望这桩婚事能成功。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想做的，是劝她别再指望这门婚事，她得永远打消这个念头。我告诉她中国的有关法律，我向她谈到我父亲，他宁愿我死也不肯做违法的事。”

女孩哭了，她讲话时又用“你”了。

“本该由我告诉她，是我不同意嫁给你，永远不，无论给多少钱。我不吃结婚那一套，把这一切都不当回事。这样一来，或许她就不那么面子扫地了。”

“扫面子？她没被扫面子，我发誓。我们还一起乐了……”

“乐什么乐？”

“乐中国的法律，乐我父亲。”

“我母亲爱笑嘛……这事谈妥了？”

“是的。我告诉她，从我父亲嘴里，我知道了她儿子回国的日期。我问她送儿子走要用多少钱，她说：二百五十皮阿斯特。”

中国人和女孩笑了。继而女孩边笑边哭。中国人不笑了，看着女孩，说：

“看见你母亲就叫人想爱你，爱她女儿。”

女孩突然用大人的口吻讲道：

“应该多给她一点儿。在船上要想条件好，得一大笔开销。旅费付了还不算，还没包括冬季的衣服、寄宿学校的费用、报考维奥莱电气学校的报名费等。”

他走到淋浴器旁取下西装，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

“马上需要多少？我身上只带了五百皮阿斯特。”

“马上能有五百皮阿斯特……行……为什么不先拿着呢？”

她开始脱衣服，提着领口往上一举双手就脱下裙子。看到这个动作，他仍然禁不住心跳加快。

“你干什么？”

她说要再冲个凉，还补了一句，说最终替母亲感到欣慰。她说要把信封交给唐，由他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她说不能直接交给母亲，因为只要一交到她手上，不出几个小时就会悉数被大哥偷跑。母亲只会哀声叹气。

中国人说：

“被儿子偷跑还是交给儿子？”

“是的，都一回事。”

“由唐保管钱，你对我发誓。”

“我发誓。”

女孩冲完澡，重新穿上衣服，说要回寄宿学校。

“为什么？”

“我想一个人单独呆着。”

“不行，你跟我留下，我们马上去河边的酒馆，喝米酒，吃酸肉粽子。那里的粽子是最好吃的，是那些妇女亲手做的，米酒是从乡下来的。”

“过后我能回宿舍吗？”

“不能。”

她笑了，说：

“我还是要回去，过后。”

他跟她笑了。河边酒馆、米酒还有乡下来的粽子，谁也经不住这份诱惑，再说还有码头风景，夜色。

他们的车径直往邮船公司的客运码头驶去。他坐在靠背上，紧紧搂着她。当他试图吻她时，她挣扎了一下，就任他亲吻。

他沉浸在对瘦削、几乎没有乳房、捉摸不定和具有铁石心肠的女孩的浓浓爱意中。

车停在一艘整装待发的邮船前面。

这艘船的前甲板上正在举行露天舞会。

一些白种女人跟高级船员跳舞。她们没有化妆，看上去象听话的干粗活的女佣。

舞伴间都默不作声，好象有规定禁止交谈。特别是那些女人，表情庄重。她们以舞为生，面带修女一样

矜持的微笑，沉浸在一片值得高兴的喜悦气氛里。她们身穿浅色印花布裙。女孩忘我地望着眼前这一切。他们接近码头的这边时，女孩从中国人的手臂中挣脱出来，望着甲板上这场毫无生气的舞会。

每次外出散步，中国人都不想让女孩撇下他跑开，但最终他都不得不尾随其后。

女孩很长一段时期里都闹不清楚自己走神的原因，中国人也同样感到纳闷。终于有一天她回想起来：这场甲板上进行的没有生气、舞伴间互不搭理的舞会的完整印象，仿佛已写进一本她未动笔，但在她生命的每个清晨，每个白昼都在酝酿着的书中，而且这个念头年复一年地萦绕在她脑际，直到在后来的大量写作过程中，有一天记忆变得十分清晰，于是把它写了下来①。

他们穿过失眠的，被夜晚的高温酷热窒息了的市区。没有一丝风。

她睡着了。中国人聆听司机唱满洲里民歌，歌声时而粗旷，时而温柔，时而似嘶鸣，时而象低语。

他把她抱上床。

关掉灯。

---

① 即是《埃米丽·L》。——原注。

坐在关明半暗的屋子里抽鸦片。

象每天夜里一样，有音乐传来，还有从远处传来的中国歌声。随后在深夜里，在有如埃林顿公爵的音乐中，传来了低沉的火车轰鸣。再往后，便是这个爱情故事开始时提到的那支《绝望的华尔兹》响起来，乐声更低沉、更孤寂。

西贡爱登电影院。

司机等在公立中学门前。

他一直等到学校关门。

女孩没有出来。

他开车走了，沿着加蒂纳大街。

他看见女孩跟一个大概是她哥哥的白人青年与一个跟她哥哥一样打份的十分英俊的当地小伙儿在一起，他们三人从爱登电影院里出来。

司机回堤岸通报少爷。

中国人在单身公寓等候。

司机叙述了在爱登电影院见到的那一幕。

中国人告诉他，女孩常去看电影。她告诉过他。那两个跟她一起的青年，一个是唐，她母亲的司机，另一个是她的小哥哥保罗。

他们出发去找他们。

女孩和唐及小哥哥从电影院出来。她径直往黑轿车走去，神态自若。她冲中国人甜甜地一笑说：

“我们全家从永隆来了……我跟唐和保罗看了一场电影。我说你邀请他们去堤岸中国餐馆吃饭。”

她笑了，他也跟着笑起来。耽心消失了。小哥哥和唐与中国人打招呼问好。小哥哥好象没认出中国人，但还是说了“您好”。他好象小孩子一样看着中国人，闹不明白中国人为何老盯着他。他已忘了曾在沙沥街上见过他。唐则认出他来。

女孩说她不喜欢刚看过的电影《蓝天使》，但不十分肯定，因为她还没仔细想过。

她还说，母亲和大哥将乘坐 B12 车来。

大哥没对中国人说“您好”。母亲则相反，对他微笑，说“您好，先生，身体好吗？”

在她女儿身旁再度见到这位太太，令中国人很激动。

小哥哥、大哥及母亲上了 B12 车。

中国人微笑着说：

“当着他们的面，你不爱我。”

她拿起他的手吻着，说：

“我不知道。我只想让你在一生中见他们一次。你说的对，或许，当着他们的面，我对你视而不见。”

中国餐馆。

就是女孩与中国人第一个晚上去的那家。

他们还是坐在雅厅里。中央大厅里的嘈杂声小多了。

侍者来了，问他们是否来点开胃酒。

每人点下来，共点了三份马代尔·佩里埃开胃酒和一瓶米酒。

他们没什么要谈的，谁也没开口，一片沉默。没人感到意外，不安。

饮料上来了。还是满桌鸦雀无声。谁也没留意。连女孩也不例外。就这样。

突然，象演戏一样，人人都各司其职，扮演起各自在生活中本来的角色。

大哥还想要一份马代尔·佩里埃酒，母亲把自己没喝的那杯让给了大儿子，众人都未对这种过分的母爱表示惊讶。

大家开始点菜：有烤鸭，鱼翅汤，虾泥薄饼。全家点菜的唯一标准，就是那些“富人家订的”菜，当然是最贵的。

母亲看着菜单，轻声叫道：“噢啦啦，真贵死人了！”没有人应和她。

母亲彬彬有礼，很得体地开始和中国人讲话：

“据说您在巴黎留过学，先生？”

母亲和中国人轻松地相对微笑，看上去让人觉得他们很熟悉。中国人学着母亲的口吻回答：

“也就是说……可以说没那回事，夫人……”

“那跟我们一样罗？”大哥说。

沉默。

大哥笑了，保罗和唐也在笑。

中国人对大哥说：

“您还无所事事，对吗？”

“不，给全家人惹祸，这已不错了。”

中国人自然地笑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母亲也不例外，很满意有个如此“机灵的”儿子，保罗和唐也是。

中国人问：

“那也不轻松吧？”

“要知道，不是人人都有此天赋。”

中国人固执地接着问：

“首先需要什么？”

“坏心，不折不扣的坏心眼。瞧，真钻石……”

没人笑，除了中国人和母亲。

女孩看着这些人：母亲，情人，还有这几个新进入她的爱情故事中的人。

大哥高声地对母亲嚷：

“这家伙还不坏，挺能对付的！”

菜上齐了，各自用着。中国人请母亲用菜。

他们无言地吃着，大口大口地，四个人，包括女孩在内，都一样的吃相。女孩对全家那充满怜爱和欢乐的目光没有逃过中国人的眼睛：他们终于出来了，走出了沙沥，走出了丛林哨站的家门，终于被扔在街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看着他们享用糖水荔枝。

母亲对生活张开了笑脸，开口说：

“看他们吃东西真令人高兴！”

母亲为了说话而说话，尽是不着边际的闲聊。她情绪很高，什么都说。她们母女俩都很健谈，说起来就没个完。她们都爱无休止地闲聊。中国人很入迷地看着她和女孩，还有她身上与女孩相象之处。母亲说：

“这家餐馆的菜做得很好，应该把地址记下来。”

没人发笑，中国人、唐、大哥都没有。

中国人拿起一只钢笔，在一张菜单上写下地址，递给母亲。母亲说：

“谢谢，先生。我觉得这是一家很好的餐馆。看见了吧，和哨站那些没有完全辱没法式大餐名声而被看作印度支那最好的餐馆不相上下。”

他们个个狼吞虎咽。开始没动筷子的中国人也猛吃起来。他又加了一份烤虾，三下五除二地吃了。其他人同样也要了烤虾，学着他的样子一扫而光。末了，谁

都不想说话，只顾饶有兴致地看着侍者服务。他们始终等着上下一道菜。米酒酒劲上来了，众人都容光焕发。他们不停地喝酒，还有母亲，她说很喜欢这种米酒。她好象才二十岁。当最后的水果冷盘上来时，母亲已迷迷糊糊的了。孩子们照样大口大口地吃水果。大哥要了一杯威士忌，其他人没要。中国人只比小哥哥多喝了一点儿。女孩用中国人的杯子喝酒。母亲已不大清楚喝的是什么，她独自一人笑着，象那晚上的其他人一样乐不可支。

坐在众人中间的中国人注视着沉浸在他这个情人从不曾给予过的欢乐中的女孩。

大哥突然站起来，用大老板的口气对众人大声说：

“喏，这就完了吗……现在干什么？”

母亲冷不丁给惊醒了，逗得满桌的人，包括唐都最后一次笑起来。她问出什么事了……

大哥笑着说他们要去拉加斯卡德夜总会。

“快走吧……”

母亲象儿子那样笑着说：

“今天过节了……喏……既然人齐了……真的……美好的生活属于我们……”

女孩，中国人、唐和保罗以及所有在坐的人都很开心，他们准备去拉加斯卡德。

中国人小心谨慎地用很纯正的中文招呼结帐。侍者用一个托盘送来帐单。中国人掏出一把十皮阿斯特面值的票子，放了八张在盘中。看见这些钱，满座皆惊。每个人都在根据找回来的零钱默算中国人大概付了多少钱。女孩懂他们的心理，便再度笑了。母亲看见要这么多钱，差点狂笑起来，她低声嚷道："七十七皮阿斯特"，笑声使她咽住，只"噢啦啦"地感叹不已，引得孩子们一个劲儿地傻笑。

他们出了餐馆，向汽车走去。

中国人对女孩说：

"都是孩子……连你大哥也是。"

"他们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孩子，对我来说也是最滑稽、最疯和最可怕，但同样也是使我笑得最多的孩子。我有时会谅解大哥，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除了怕他杀保罗外。当他通宵达旦地泡在大烟馆里时，对我来说，他就和死了没两样。哪天他真地抽死了，我也无动于衷。"

女孩问是否失去父亲的家庭就是不一样。

中国人说没什么两样，他说：

"就在有父亲的家庭里，即使父亲很威严，很令人生畏，照样会被孩子们的胡作非为和调皮捣蛋所困挠。"

女孩突然收住了眼泪，说，恐怕在他一生中，皮埃

尔是最后一次来西贡了。

中国人告诉她哥哥回国的日期、钟点、船码头。

女孩说，大哥对保罗越来越经常地大发淫威，而且无缘无故的。他总说："每当一看见他，我就恨不得宰了他。"他不能控制自己不打他，辱骂他。唐对母亲说，如果他不回国，小哥哥将绝望而死或被大哥皮埃尔杀死。就连他，唐，也害怕，也替母亲耽心。中国人问："也为小妹妹耽心吗？"她说："才不用为我耽心呢。"

有一次中国人问他是如何想的，唐说："不，她不会有任何危险。"

女孩靠近中国人，以手掩面，说出下面这番话：

"这仍然使我们相亲相爱，就是如此。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杀人犯。他永远不明白这一点，即使他将来杀了保罗。"

他们谈论保罗。他认为他很英俊，还有唐。他说，唐和保罗看上去象亲兄弟。

她没听他，接着说：

"从拉加斯卡德出来后，我们要去拿钱。我和他们一道回夏耐旅店。每次母亲来西贡，我都去旅店跟她住，就象儿时一样，我们一起谈话……"

"谈什么？"

"生活。"她笑了笑，"谈她的死，就象你，在有了那

位广东姑娘的事以后，在满洲里和你母亲长谈一样。”

“你母亲一定见多识广？”

不，女孩说，不，正相反，到头来她的脑子已不清白，她什么都不知道，又什么都知道。在这两极之间，她还知道一些事，但说不清是什么，连她和我们，她的孩子都搞不清楚。法国北部的一些村镇的名字，恐怕她还记得，象福鲁日、博尼埃、杜兰，还有城市，如敦克尔克，那是她当小学教员的第一所学校所在地，也是她和一位小学学督第一次结婚的城市。

拉加斯卡德位于西贡郊外的一座荒僻的公园里，悬空建在一条有泉水喷涌的小河上。他们全都上了舞厅平台，上面凉爽宜人，除酒吧后面的两个混血姑娘和等候顾客的舞女外，别无他人。当客人一到，她们就打开留声机。一个越南侍者过来问他们喝什么。舞厅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穿一身白。

中国人和女孩跳舞。

大哥带着自嘲自讽的冷笑看着他们。

他心底的歹念又抬头了，就写在他那副猥亵的皮笑肉不笑的脸上。

中国人问女孩：

“有什么使他那么好笑？”

“是我和你一起跳舞。”

女孩和中国人也开始笑了，这一笑使一切都变了：大哥的笑变成令人愤怒的假笑，他叫嚷开了：

“对不起，受不了啦！我忍不住……你们太那个……不般配…我忍不住要笑。”

中国人放开女孩，穿过舞池，径直朝与母亲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大哥走去。他贴近他的脸，仿佛很感兴趣似地上下打量他。

大哥胆怯了。

中国人面带微笑，用非常平和的语气轻声说：

“很抱歉！我不大了解您，但您却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您强装笑脸……您想干什么……”

大哥心惊胆颤地说：

“我又没招谁惹谁，但是……要打架的话……随时奉陪……”

中国人爽朗地笑了：

“我练过功夫，我可是有言在先。”

母亲害怕了，大声说：

“别介意，先生，他喝多了……”

大哥愈来愈怕。

“我连笑笑的权利都没有不成？”

中国人说：

“没有。”

"笑一笑有什么使您不高兴的？说出来呀……"

中国人竭力想找到这个词，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便说大概没有这种说法。过了片刻，他想起来了：

"虚伪。就是虚伪。就您一个人以为自己在笑，但您那不是笑。"

小哥哥起身走到酒吧前，请一位混血姑娘跳舞。他不想听中国人对皮埃尔说话。

大哥仍然站在座位旁，没朝中国人走近一步。他重新坐下，小声咕噜道：

"这家伙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人继续和女孩跳舞。

他们翩翩起舞。

舞曲结束了。

大儿子来到酒吧，要了一杯马代尔·佩里埃酒，坐到离中国人老远的位置上。中国人坐在余悸未消的母亲身旁，她颤抖着说：

"您真地练过中国拳术，先生？"

中国人笑呵呵地说：

"没有……压根儿没练过……夫人，从来没练过。您不想想，我哪儿练过那玩艺儿。正相反，夫人……"

母亲脸上绽出微笑：

"谢谢，先生，谢谢……"

她又补充道：

"在中国，每个有钱人真地都会功夫吗？"

中国人不知道。他没听母亲说，而是出神地望着大哥。他说：

"真奇怪！您儿子叫人真想揍他一顿……对不起……"

母亲把头凑近中国人，小声地说她知道，他是个十足的捣蛋鬼。末了，她又加了一句：

"小女大概跟您说过了……还请多包涵，先生，尤其是要多多原谅我，我没教育好子女，是我最该受罚。"

母亲望了一眼酒吧旁的儿子，说要带他回旅店，他喝醉了。

中国人微笑着说：

"该道歉的是我，夫人……我本来不该理会他，但当时我一下忍不住了。您别为这个就急着离开。"

"多谢，先生，我理解您的心事，这孩子是欠揍。"

"也许该说他心不好，不是吗？"

"也许是吧……他尤其凶恶，您看见了！他就这副样子，真让人害怕……他那么心狠，以作恶为乐，真让人费解！他还专会干坏事，怎么把聪明都用在使坏上了呢？"

母亲百思不得其解，说：

“法语称这叫‘着魔’”

中国人说：

“在中国，人们叫这‘中邪’。”

“都一样，先生。”

“我同意您的看法，夫人。”

中国人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直看得她心里发毛，她问怎么了，中国人说：

“我希望您对我讲真话，夫人，关于您的小女儿……您儿子打过她吗？”

母亲惊恐地轻声叹息，但大儿子没听到。母亲迟疑片刻，也长时间地看着中国人，然后说：

“不，是我，先生，因为我怕他杀她。”

中国人冲母亲微笑。

“是按他的命令，您大儿子的？”

“您可以这样认为……但没那么简单，为了对他的爱，为了使他高兴……时不时地为了不让他干坏事……您明白了？”

母亲哭了。远处的大儿子觉察到什么，便向他们走过来。当中国人抬眼看着他时，他便站住不动。母亲没注意到这一点，她轻声地问中国人，是否小女儿跟他谈过这些。

中国人说没有，从来没提过；是他今晚猜出来的。

女孩身上时刻不离的未加掩饰的恐惧早使他怀疑到了，那是一种无时不在的耽心与戒备……对一切，对暴风雨，夜色，乞丐，大海……中国人，他说到这里对母亲笑了笑，对我，对一切的不信任。

母亲低低地啜泣。中国人非常冷静地望着那个儿子，打量着他英俊的面庞，细心的梳理打扮，浑身上下的帅劲。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同时，他问母亲，她的儿子用哪个词来谈女儿。她说是“调教”，就象调教驯养动物，但更常用的是“堕落”。假如她和他不加过问，小女儿将走上堕落之路……他敢肯定，她会跟任何一个男人“走”……

“您信吗，夫人？”

“我至今仍然不动摇，先生。”

她看着他：

“您呢，先生？”

“夫人，从第一天看见她，我就这么认为。当在渡轮上看见她的那一瞬间，我就爱上了她。”

他们泪水盈眶，相对微笑。中国人说：

“即使她堕落了，我依然终生爱着她。”

他又问：

“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没打架？”

“直到保罗看见我们三，我儿子和我与小女一块儿关在卧室里那天。他看不下去了，扑到他身上。”

母亲补充说：

“那是我一生经历的最大恐惧”。

中国人长舒一口气，轻声问：

“您耽心哪个儿子，夫人？”

母亲看了一眼中国人，站起来想走开，但又重新坐下。

中国人说：

“请您原谅。”

母亲平静下来，说：

“您应该知道，先生，即使鸡犬的爱心也是神圣的。我们有这种与生存权一样神圣的不怨天尤人的权利。”

中国人垂下目光，哭了。他将永远忘不了“即使鸡犬……”这段话。

女孩和唐跳舞，她对他耳语说：

“待会儿我把给母亲的五百皮阿斯特给你，你回头交给母亲。你先把钱收起来，当心别让皮埃尔看见了。”

唐说知道放在哪儿和怎么放。

“哪怕他要我的命，我也不会说出来。自从他天天抽大烟后，我的力气就比他大了。”

一边跳舞，唐一边嗅女孩的头发，旁若无人的亲

吻她。谁也没注意到他们，连母亲和两个哥哥及中国人在内。中国人看着女孩与唐共舞，没有丝毫醋意。他又重新迷失在与女孩分别的无边无际的地带，心不甘情不愿。母亲看出他心灵上的痛苦，便和蔼可亲地对他讲：

“小女使您受累了，先生。”

大儿子还站在舞池对面原地不动，看见危险离去，中国人不注意他了，便高声大骂了一句：

“臭中国佬！”

中国人笑着对母亲说：

“是的，夫人，她使我痛苦不堪。”

醉意朦胧、和蔼可亲的母亲为中国人洒下一掬同情的眼泪：

“那肯定不好受，先生，我相信您……但是多谢您开诚布公地和我谈我的孩子。我们说不准可以彻夜长谈，您和我，您不觉得吗？”

“是的，夫人，的确如此。我们会谈她和您。您儿子常说是为她好才打她，按您的意思，他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先生，我知道这很离奇，但事实如此。这，我可以对天起誓。”

中国人拿起母亲的手吻了一下，说：

“他可能看出她在玩火……”

母亲心悦诚服，哭着说：

“生活太可怕了，先生，您真不知道……”

女孩和唐跳完舞，她说：

“信封里还有一个装有二百皮阿斯特的小纸包，那是给你的。”

唐瞪大了双眼：

“是他给的？”

“是他，是的。别问为什么。”

唐不作声。过会儿他又说：

“我留着将来回暹用。”

中国人走到一张空桌边坐下，大概是想独处一会儿。在这座城市里，在生活中，他始终形单影只，心里盛着对即将回国、永远离他而去、离开他的身体的女孩的爱情。巨大的哀伤占据了中国人的身心。白人女孩对此心照不宣。

她端详着他。这还是第一次发现在她和他之间那每时每刻都困挠着他们的孤独，而他将把这份孤独，中国人的孤独永存心间，就象记住他置身其间的这个地方。同样，这份孤独是他们肉体相融，爱情滋生的场

所。

女孩已明显预感到他们的这番感情经历或许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小哥哥又请酒吧里的那位混血姑娘跳舞。连唐也不无好奇地看着胡乱扭着腰身的保罗。保罗从来未学过跳舞,女孩对不了解这一情况的唐直说了。

只有母亲和大哥不在这一幕场景里,其他人都自顾自地看保罗跳舞。

一曲跳完,小哥哥又邀妹妹。他们经常一起跳舞。真是滑稽极了:小哥哥象个梦游者,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跳舞。他没看妹妹,妹妹也没看他。他们随心所欲地走着。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这样共舞。母亲说:当他们跳舞时,活象王子与公主。他们不时地以其独有的笑法微笑,对这种狡黠的、无法仿效的笑,谁也闹不清个中缘由。他们不说一句话,仅相对一看就忍俊不禁。在他们周围,大家都愉快地望着他们,但他们本人却没有觉察。

中国人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们。他喃喃地说:“真可爱!”

母亲听见了,她说:“是的,是这样……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个词正合适。”

大哥开口说话了,对着母亲:

“保罗应少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他跳舞还没走路好看，应该叫他别跳了……他应该有点儿自知之明……”

谁都一副没听见他的模样，除了女孩，但也不敢肯定她听到了没有。

小哥哥和妹妹跳完了。她走到一人独坐的中国人桌边。她请他跳舞。他们旋转起来。

她说：

“刚才吓死我了。”

“怕我打死他？”

“是的。”

女孩脸上又露出微笑，说：

“你无法理解。”

“我能理解。”

“恐怕你是对的，恐怕我将永远不爱你。就在此时此刻我说出来，别的什么话我也不讲。就在此时此该，就在今晚，我不爱你，永远不爱。”

中国人没作声。

女孩接着说：

“我也很希望你不爱我，希望你象往常对待别的女人一样待我。这就是我的心愿。没必要特别地爱上我。”

沉默。

“我们都要回国，包括保罗，除了唐。你将孤身一人与你的妻子住在蓝房子里。”

他说很清楚这些。

他们继续跳着。

音乐掩盖了一切。

他们不跳了。

“我希望你和舞厅里的一位姑娘跳一支曲子，让我看看你跟别的姑娘在一起是什么样。”

中国人稍加犹豫，然后去请最美的那位舞女，就是和保罗跳舞的那位。

他们跳的是探戈。

女孩背靠着舞池栏杆，面向着他们，面对着他，这个在渡轮上相识的穿浅色绸西装的男人。他那种飘逸的、夏日的风采，在这个环境里显得过分奢侈，不合时宜。霉透了。

她全看在眼里。

他浑身上下都流露出心底的痛苦：知道没有足够的力量不顾王法把她偷偷带走；知道无法扭转局面，就如同他很清楚永远不会杀死父亲，永远不会敲榨他，永远不会带上女孩私奔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特别痛苦的是，他懂得法律，并知道自己应该正视它。

中国人从舞池里回来。

女孩谈到了金钱，谈到金钱带来的恐慌，没有它的话，将一事无成，留不能留，走不能走。她说：

“更可怕的是欠债。对此，你真地永远体会不到……那把人都要逼疯。母亲每月的薪水首先就是用来还债，付利息。这是最大的开支。为支付颗粒无收、无法耕种、被人坑骗而买下的稻田所欠的债务，那种田连当礼物送给穷人都送不出去。”

中国人说：

“我想和你谈谈你哥哥皮埃尔。上个星期，我在河边的烟馆前遇见他。他跟我要一百皮阿斯特，我给他了。我相信他会吸毒至死，还会干出更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什么都干得出，尤其是最坏的。”

中国人不停顿地说：

“最糟糕的，是他回法国后没有鸦片。他会吸可卡因，那太危险了。你母亲真地应该把保罗从他身边弄走，而且要快。还有你，他会逼你卖淫。为了买毒品，他会毫不犹豫地逼你干。好在他现在还怕你，但是不会太长。在我看来，你们就如同与一个谋杀犯生活在一起差不多。”

女孩讲：

“他曾经想叫我卖淫。那是路过沙沥的一个西贡医生。是医生本人亲口告诉唐的……当时唐恨不得宰了他。”

女孩停止跳舞，问中国人：

“就象随便给任何一个人那样，你就把一百皮阿斯特送给他？”

“是的。”

女孩笑着说：“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为了让他少给你母亲添麻烦。但不对，是因为我喜欢鸦片，是这样，没什么别的，我理解他。”

“我们，包括母亲，都想杀他。一百皮阿斯特，也是他认为我值的价。他跟那位路过的医生要的就是这个数。”

沉默。他微笑着问：

“他不讨你喜欢？”

“不，在你之前，我喜欢的是唐。”

这，中国人早就知道。

他说想走了，去堤岸玩牌。司机回头来拉斯加卡德接她去单身公寓拿钱。她说：

“今晚我就把钱交给唐，到了沙沥他再交到母亲手上。”

舞毕，中国人跟母亲告辞。他忘了付钱，但马上又想起来。他便放了一百皮阿斯特在专为收账而摆在桌上的托盘中。侍者拿走去找钱，回来把找的钱放进托

盘。中国人已离开，忘了要找钱。

这时，大哥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酒吧边望一眼，然后来到放托盘的桌旁，把手搭在桌面上拍击着。

只有女孩和唐看见了。当大哥拿钱时，他们都会心地笑了，但没出声，只是一个劲儿地笑。他们经常笑大哥偷钱。成功了：他已把钱揣进了口袋。

那天晚上，他很害怕，因为侍者去收盘中的小费时，大声嚷嚷说客人忘了付服务费。当大哥一看见侍者，便赶紧出去，坐进B12车里，做出等人的样子，并连声说他要先走了。女孩当时看到：大哥胆怯了。她紧张极了。连唐也为大哥捏了一把汗。

小哥哥若无其事地还在里面跳舞，他没看见刚才那一幕。

大哥又返回舞厅大叫："走走走，都离开这破地方。"他发疯似地命令小哥哥立即出去。女孩走到两个哥哥中间，叫大哥等舞跳完。

大哥等在一旁。

母亲醉了，见了什么都笑，笑儿子偷钱，笑他的惊慌，他的咆哮。好像在看一出她闭着眼都能背出来并每每令她开心的喜剧，一出很生动、充满活力的喜剧，就如同孩子的捣乱使然。

大哥重新走出去，站在拉斯加卡德门前。

一个工作人员宣布：舞厅要关门了。于是音乐停

止，酒吧的服务也结束了。

女孩对唐说：

“我们真是一家痞子。”

唐说没什么，说完笑了。

女孩告诉唐，她要去单身公寓取钱，叫他过后去阿丽丝卖淫的沟边附近的里约岱大街找她。他一下明白是什么地方。因为他记起了女孩给他讲过的故事，就是阿丽丝跟那些开小车的陌生男人在那儿幽会的故事。

女孩什么都告诉唐，除了和沙沥的中国人的事。而关于唐的情况，她只跟中国人说。

所有的人都走出舞厅。

大轿车里亮着灯，看上去象一间囚室。

车是空的，司机站在旁边等女孩。

大哥在 B12 车上睡着了。

全家人都瞪大双眼，却不明白中国人钻到什么地方去了，除了唐和女孩，在那儿嘿嘿傻笑。

母亲和大儿子坐到了 B12 车后排座位上。

小哥哥象往常一样坐在开车的唐身旁。

司机把莱昂波雷的车门打开。

女孩坐到后面。

全家惊愕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们还想等中国

人，但当看见小妹妹独自一人钻进了莱昂波雷，也就不去想他了。

她咧嘴笑了，司机也一样。

司机用法语说：

“少爷交待了：去堤岸。”

司机在单身公寓前停住，下去打开车门。女孩从车上下来，无声地走进公寓，象怕吵醒屋里的人一样。她同样轻轻地关好门，回头扫了一眼，没人。这还是第一次。她定了定神。

桌上放着一个半开着的大信封。

她并没急不可待地去拿信封，而是坐进桌旁的扶手椅里，就那样和那袋钱一同关在黑暗暗的房间里。

屋外，司机关闭了莱昂波雷的发动机。

四周变得鸦雀无声，除了远处、靠近河口处的犬吠。大信封里还有两个小信封，一个是给母亲的，一个是给唐的。钱上还带着银行的别针。女孩没有抽出那两个信封，而是把它们往包容了一切的大黄信封里塞了几下。

她还呆在屋里。扶手椅上搭着情人的黑浴衣，阴森森、寒气逼人。这间房子就此永远留在了身后。她哭了，还坐着，一个人和这些钱守在一起，面对着靠自己在外面搞来的这笔钱，她为自己激动。和母亲一道，她

们这样干了，搞到了钱 。她轻轻地，无声地流泪，为自己的小聪明，为那份难以名状的忧郁。不是因为痛苦，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她拿起书包，把信封放进去，站起来，把灯关了，走出去。

镜头还停在她刚才所在的公寓里。

屋里的灯灭了。

听得见钥匙插入锁孔的响声，然后是莱昂波雷发动机的轰鸣，继而听见汽车远去，消失在城市的喧嚣里。

里约岱寄宿学校。

操场上空着。

象每天晚上一样，在食堂边，那几个校工在唱歌，打牌。

女孩脱下脚上的皮鞋，爬上宿舍楼梯。面对学校后面的那条街的窗户都开着。

几个女生爬在窗台上看着在没有灯光的街边沟里卖淫的阿丽丝，其中还有两个舍监也在观看。窗外这条街是西贡市最偏僻的街之一。

街旁就是被白人父亲遗弃的混血女孩们住宿的寄

宿学校。①

女孩走到窗边往街上一看：一个男人正在一个女人身上动作。那个男人与女人一样穿一身白衣服。

卖淫完毕，阿丽丝和她的情人站起来。

埃莱娜就在这几个偷看的女生中。

女孩上床躺下。埃莱娜和其他人也同样上床。

阿丽丝回来了，穿过宿舍，灭灯，上床。

女孩起身下床，穿过走廊，操场，出了校门，直奔和唐约好见面的街上。

她很轻很轻地呼喊唐那悦耳的名字。

女孩和唐。

唐从宿舍楼后面的暗处走出来。她迎上去，二话没说，俩人就紧紧地搂在一起。她说钱拿到了。

他们向楼后面的B12车走去。

她上了后座，躺在座位上。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他懂她的心思。

但他没说什么，便驾车朝动物园驶去。那儿没人。他在猛兽部后面的栅栏前停下来。她说：

① 在金瓯的遍是水田的大平原上，在交趾支那的沼泽地的尽头，白人公务员当时一律必须与他们的妻子（当地人）分开，因为在刚从海底升起来的飞鸟（即塔梅）平原上，疟疾和瘟疫非常流行。——原注。

“从前，每个星期四我都一个人来这里，过后就跟你' 一块儿来了。”

他们互看一眼，唐说：

“你做了他的情妇？”

“是的……你可能希望不是。”

“是的。”

小司机叹了一口气，说起越南话来，眼睛也不看她。她说：

“来，唐！”

“不。”

“你我早就想那个……过来呀……你再也不用害怕……跟我来，唐。”

“不，我不愿意，你是我妹妹。”

他还是走了上去，他们拥抱亲吻，互相嗅着对方，哭了，然后没有做爱就睡着了。

女孩醒了，天还很黑。她叫醒唐，说必须在天亮前赶回夏耐旅店。

她说完倒头又睡了。

唐盯着熟睡的她端望了好大一阵，然后才往夏耐旅店开去。

夏耐旅店。客房。

小哥哥在屋里，睡着了。

唐摊开第二张床，躺在床绷上。

他们低声细语地谈论母亲。唐说，他与母亲谈过皮埃尔。他对女孩讲：

“上个星期，皮埃尔又有湄公河烟馆赖了帐。她跟我讲，如果不还钱，他有可能要坐牢。想到监狱，她怕极了。即使他马上要回法国，她也得把烟债替他还清。他一走，这种事就再也不会发生了。她还得为付烟账留些钱。我不知道母亲怎么没变疯。”

女孩说：

“她变疯了，这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

女孩接着说：

“对了，钱的事，不要对母亲提半个字，否则，当天晚上就会让皮埃尔把钱偷走。”

“这一切我全明白。我亲自去烟馆付钱，然后把余款放在一个神不知鬼不晓的地方。”

沉默。女孩看着唐，对他说：

“我今生今世都会想要你。”

她把大信封交给唐，他用一条围巾裹上打个结，再把围巾系在腰上，并使劲紧了两把。扎好后，他说：

“你大哥总是千方百计想把钱搞到手。”

女孩说：

“你藏哪儿，连我都不要告诉。”

唐说，即使对没有记性的保罗，他也绝对只字不提。

女孩看着唐入睡。

以往在他们开着 B12 车去看旧堤坝的路上，唐总要唱歌给女孩催眠。他说：那是为了赶跑对妖魔鬼怪，对森林，老虎，海盗，以及对柬埔寨内陆线上各种各样的灾祸的恐惧心理。

唐睡着了。女孩抚摸他的身体。她想到了暹罗森林，眼泪便不禁涌出来。

唐听任女孩爱抚，他再度为她歌唱。她哭了，问他为什么不肯要她。他笑了，说自己对杀白皮肤的男人和女人还有顾虑，他得当心自己。

又回到堤岸。

有时中国人还没回家，司机独自接女孩到单身公寓。中国人时常象个不速之客，来公寓看女孩。

公寓就连夜里也几乎从不锁门。中国人不锁门，他说邻居都认识。在认识她之前，他常和街坊及另外几条街上的人开晚会。认识她之后，晚会就没举行了。女孩问他是否对这种聚会很留念，他说不知道。

一天傍晚，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的几个晚上之一，公立中学门前的街上没有黑轿车的踪影。她心里七上八下的，便坐人力车赶到堤岸。他在家，独自一人，睡着了。他的姿势很年轻，象个在睡梦中蜷缩着的小孩。她知道他并没睡着，就站在门前看了他很长时间。他做出刚醒来的样子，朝她微笑，无言地凝望着她。他伸出双手，她走上去。他让她伏在自己身上，但又松了手，说他不行了。就在这句话说完后，分离的影子便进入房间，是在空中，象一股臭气，徐徐散开。

他说他的身体再不要即将回国的她，他要把自己的身体留给孤单寂寞的自己，永远，永远。

他没提到痛苦，而是任其在心底滋生。他说他的身体已开始喜欢上这种痛苦，它取代了女孩的身体。

这对她来说是件很深奥的事情，他本人也说不清

道不明。

应该说他曾发疯似地爱过她，爱得死去活来，而现在他却只爱这份令他苦不堪言徒有其名的爱情。

但是，每天傍晚，司机都坐在莱昂波雷车里等候女孩。

中国人把她抱在怀里，问她学校是否定时关门。她说是的，当然关了，但可以从供门卫专用的小门进去。她说：

“他认识我们。如果他睡死了听不见，可以到厨房后面，叫一个校工把那道门打开。”

他面带微笑，说：

“那些校工都认识你们吗？”

“认识，因此可以随进随出。他们和我们就象兄妹一样。我跟他们讲安南话。他们不把我们当外人。”

女孩突然怒上心头，但没发作。她说：

“如果逼我每晚必须回宿舍，我母亲知道，那我就会带上小哥和唐逃到波雷诺，逃到堤坝上去。”

中国人问那里的确切方位，她说他不知道也没关系。他重复说：

“去堤坝，跟保罗和唐在一起，她说那儿是天堂。”

她说是的，是天堂。①

他问：

“你有没有通宵不归过？”

“没有。除了我母亲来，我告诉过你，我才去夏耐旅店和她住。当我一个人时，连电影院都很少去。小哥哥常和唐来看我，我们就一块儿去电影院。”

“你有时单独跟唐去堤坝吗？”

“有时常去。去播种或给工人发工资，在雨过天睛时。”

她讲道：他们睡同一张凉床。那时她还太小，他不会×她。他们闹着玩儿，为不能干那个而痛苦，为不能实现心底的欲念而伤心落泪。她还说：后来他对政治很感兴趣，对我则不冷不热。

中国人没插话，让她讲，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很清楚：他看的不是自己，而是每晚从里约岱街宿舍里溜出来坐在爱登电影院前排的那些混血女孩。

她说：

“我很少跟埃莱娜去看电影，她在电影院里坐不

① 在女孩回法国后的几年中，她都一直梦想再回去看看波雷诺，云壤的小路，夜色，一直通往大海的贡布的公路，还有云壤码头餐厅里举行的舞会和与在沿海做走私生意的外国青年跳过的舞曲——《中国之夜》，《拉蒙娜》。——原注。

住，她对电影一窍不通。还有，你知道，在爱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不用买票。从前，当我母亲在西贡等候新的工作安排时，在爱登电影院弹过钢琴，因此管事的让我们免费进去……我还忘了，我还跟数学老师去看过电影。”

“为什么是他？”

“因为他叫我去，他是个年轻小伙子，在西贡，他的情绪很低落。”

“他讨你喜欢？”

女孩拿不太准：

“一般。”

“唐呢？”

她想了想，说：

“这怎么说呢……他远比数学老师更讨我喜欢。我很喜欢他，很喜欢。你知道的。”

“是的。”

“那你为什么还问我？”

“只是为你感到难过。”

她的心突然软了，说她很喜欢跟他谈论唐。

他说他也很喜欢唐，不可能不喜欢他。

她还讲，总有那么一天，唐将返回俯瞰暹罗的象山山脉里的山寨。他将呆在母亲修拦海堤坝的那块地上。

他们在法国邮船公司码头所在的河岸边。盛夏以来，他们每晚都去。

司机把车停在一个盖着树枝的小摊前。他们下车喝米酒。

中国人看着女孩，他很喜欢她，便告诉她：

"我很喜欢你，没什么好怨的了。"他笑了笑，"即使痛苦难当。"

司机跟他们一道喝。他们三人常在这种地方喝米酒，一块儿谈笑风生，只是司机从来不主动开口与女孩说话。

她望着中国人，想跟他说点什么。这在他意料之中：

"你怎么了？"

她说今晚想回寄宿学校。

"为了埃莱娜，"她说，"不回去的话，她会等我。如果没回去，她会很不高兴，睡不安稳。"

中国人看着她：

"这不是真心话。"

"你说对了，完全是骗你的。"

她说：

"其实，是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就一次。好想想你和我，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

“或者什么都不想。”

“对，或者什么都不想。”

“思考你的将来?不,我敢肯定你永远不会想这个，你的未来。”

“是的，永远不会。”

他说他清楚得很。

她冲情人笑了，靠拢他，把脸埋在他怀里，说：

“有了我俩的事、我认为我的生活才刚刚迈出第一步，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

中国人抚摸着女孩的头发，说：

“你怎么知道……”

“根据是，有时我想不活了，想体验心痛的感觉，想一个人独处，你不在身边才爱你，才为你痛苦，思考我今后要干什么。”

她抬头看着他，说：

“就象你也想一个人独处一样。”

“是的，我是夜里当你睡着后才离开你呀。”

她笑了，说：

“我也是夜里啊。但是你，我认为是在你讲中国话的时候。”

她掉过头，讲起来：

“上个月，我还以为我有孩子了。我的月经差不多迟来了一个星期。我先是害怕得要命，也说不清为什

么害怕。后来又来了……我反而后悔不迭……”

她没往下说，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浑身战栗，但没哭。说完上面这番话，她感到发冷。

“我都想象过他会是什么模样，我看见了他，他和你一样，是中国人。你和我在一块儿，你拉着他的小手逗他玩。”

他没作声。她问有了孩子后，他父亲是否会让步。

中国人没回答。

过后他回答说不会，那或许有好戏看，但他永远不会让步。

女孩看见他流泪，也把头埋下哭起来。她说他们以后还会再见面，不可能见不着……他没吭声。

女孩穿过里约岱寄宿学校的大操场。

在通向厨房的走廊尽头，校工的房里亮着灯。唱歌的校工正是看她们跳狐步舞的那个。这天晚上，他唱的是女孩烂熟于心的那首歌谣，正是唐早晨走出贡布前面的森林时唱的歌，一首喜欢的歌。

女孩很喜欢穿过里约岱寄宿学校的大操场，喜欢草坪，宿舍楼，还有深更半夜走过时的恐惧感，所有这一切都令她心醉。而校工心底对深夜回宿舍的白人女孩的欲望，也同样令她欣慰。

在她床边的铺位上，埃莱娜已进入梦乡。

女孩没叫醒她。当她一合上眼皮，周围姑娘身上笼罩着的浓浓睡意也很快带她入梦里。

单身公寓。

他们身体相贴躺在床上，但眼睛却没看对方。中国人痛苦得吓人。而对女孩来讲，害怕去龙海被杀的恐惧几乎每晚都重新在公寓里游荡。她害怕极了。

这天晚上，她对他谈的是埃莱娜。她说很想把她带到公寓来，让他要她。只要是她开口叫她，埃莱娜一定会来。

“我很想这样：你要她，就当是我把她送给你的一样。我想在分别前实现这一心愿。”

他不理解，好像女孩的这番话对他没起作用。他不看她。她一边说一边哭。他却看着别处，街道，黑夜。

她说：

“姑且把她看作是你妻子……当她是个中国姑娘，把她看作是属于我的，我把她送给你。我喜欢背着这份痛苦爱你。我和你们在一起，看着你们，我允许你们对我不忠。埃莱娜十七了，还什么都不懂。她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美人，还是处女。她都快疯了，却不知道这个，一无所知。”

中国人没开口。女孩嚷起来：

"我很想为你要她，把她送给你……你明白吗？"

她叫喊着。中国人则只顾自言自语地说他自个儿的，他没提到埃莱娜，而谈的是自身的痛苦：

"我越想越糊涂，想不通竟然会这样……怎么就接受父亲的这种做法，让他如此轻易地毁了儿子？"

沉默。女孩伏在情人身上，一边打他一边喊道：

"她很忧伤，埃莱娜，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开心。所有的同学都爱上她，包括舍监，女校长，老师。人人都不例外，但她却满不在乎。大概她没看出来，不懂别人的心理。但是，来看你，她是能做到的。你就象要我一样要她，对她说相同的话。然后，你把她和我混为一人。当你们正在把我遗忘时，我在一旁看着你们，一边流眼泪。离回国还剩十天了。我不能想这种情景，她和你在一起的画面太过分了。"

中国人大声吼叫说：

"我不要埃莱娜，什么都不要。"

她不说了。在吊扇吹出的热风下，他睡着了。她柔声细语地呼唤他的名字，那是唯一的一次。她也睡着了。他没听见。

半夜里突然下起大雨。女孩睡得很熟。中国人象从远古、从失望的深渊里平静地说：

“季风开始了。”

她醒了，听见了这句话。

这场倾盆大雨洒向全城，使之变成一条河，把堤岸泡在水中。

女孩复又睡过去了。

中国人轻轻地呼喊女孩，要她睁眼来看季风带来的大雨，看那雨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尤其是在伏天刚刚过后的半夜。她睁了一下眼，什么也不想看，便又闭上。她说，不，她什么都不想看。

她转身把脸冲着墙。①
他紧锁眉头，孤零零的。
他们都孤单单的。两人已彼此分开，貌合神离。
沉默。

---

① 她记不清下这第一场季风雨的晚上他们在什么地方，可能还在喝米酒的河边咖啡馆，或在听黑豹为失去的森林哀号的植物园猛兽部，或在那里，在单身公寓里。雨点砸在游廊上的回声，尽管没有碰到身体，却把身体击碎，还有解除了痛苦后的身上陡然焕发出的轻爽，她却记忆犹新。——原注。

他又例行公事地提问．他们已经只是为了说话而说话了。他们都在发抖，手也在抖。

“将来回法国后你干什么？”

“我有奖学金，继续上学。”

“你母亲对你有何希望？”

“没什么希望。她心里只有儿子。对我则什么也不指望。保罗吗……或许她将把他留在身边。我倒喜欢他跟唐呆在一块儿，在堤坝那儿的房子里生活。”

中国人问起唐的身世。

“他家在哪儿？”

“他不知道。我母亲把他领回家时他还太小。他想不起自己的父母，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有弟弟妹妹，还有森林。”

“他没想办法找一找他的弟弟妹妹？”

“没有，他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

沉默。

她猛地扑在他身上，紧贴着他的身体。

他们哭了。

她问：

“我们永远见不着了，永远？”

“永远。”

“除非……”

“不。”

“会忘吗?”

“不会。”

“会跟别人做爱吗?”

“会的。”

泪水流淌着，他们轻声地哭。

“有一天会爱上别的人?”

“是的。”

沉默。他们哭。

“有一天会谈起我们，跟新结识的人，说当时的情形。”

“然后，再往后，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将写下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

他们哭着。

“有一天会死吗?”

“是的，爱情将随尸体装进棺材。”

“是的，但在棺材外面有写好的书。”

“也许有，还无法知道。”

中国人说：

“不，都知道，会有写下的书，都知道。”

将来不可能没有书本留世。

又是深更半夜响起了哗啦啦的风雨声。

他们躺在床上，还象上次一样身体紧贴着。这次两人都睡熟了。

看得见他们。由于是季风季节的黑夜，他们的身体若隐若现。但是女孩紧贴着北方中国人瘦长的身躯那小巧的身段，却使人能认出他们。

一只闹钟在关了灯的公寓里骤然响起。

女孩惊醒了，看了看屋外，天还没亮。她想起什么了，哭起来。

她冲澡，一边哭一边抓紧收拾。她看一眼闹钟，还很早，六点不到。他大概没有忘记，所以叫司机放了一只闹钟。

天空仍旧漆黑一片，阴森森的。

司机推门进屋，给她送来一杯茶，一块中式点心。

她想起来了，她忘了大哥启程回国的事。

司机得送她去法国邮船公司码头。

司机开车走去小河边的路，急驰而去。

他们在邮船公司外面的栅栏前。

唐和小哥哥面对着船将离去的码头大平台站着。

太阳在灰蒙蒙、不动声色的天空上徐徐升起。

码头边停靠着即将启锚的邮船：一艘有三种等级舱位的轮船。就是这艘船。

唐和小哥哥被大栅栏关在外面。女孩走到他们身旁。

在栅栏里面，母亲一人和大儿子皮埃尔，就是马上要离开的儿子在一起。

那天只有几个白人。

仿佛是发配苦役犯。

一些穿土黄制服、打赤脚的当地警察在甲板上的乘客中来回走动。

每次邮船启锚前他们都在，因为有人走私鸦片，有逃犯、逃票的，还有干各种走私买卖的各色贱民。

头等舱和二等舱甲板上，挤满了在科伦坡下船的印度人和其他大概在新加坡下船的肤色不纯的乘客。

这是一次司空见惯的启程。

大哥站在船的最下面一层甲板上。他从头等舱下来，为的是离母亲近些。

她故意不看他。他则逗乐似地挤出笔脸。他没看见弟弟和妹妹。看着面前这位为自己蒙羞的妇人，他的母亲，大哥不禁失声恸哭。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离她远行，当时他十九岁。

女孩和小哥哥抱头哭成一团，两人都被他人无法

分担、由血缘决定的失望所包围。唐搂着他俩、抚摸他们的脸、手，为他们的眼泪而哭，为母亲那标志着母爱的眼泪而哭。

母亲把脸转向船舷，看不见她的脸。她回身向栅栏前走来，停在留下的孩子身旁，然后伏在栏杆上，无声地哭泣。她已经精疲力尽，已经死了。象唐一样，她抚摸着两个女儿，而为另一个痛苦，即他们的大哥——这个被母亲的溺爱毁了、被上帝忽略了的孩子。

汽笛拉响了。

母亲疯了一般。

母亲跑起来，向轮船奔去。

唐推开栅栏，追上去，把她拉住，她没有反抗，说：

“我不是因为他走了而哭……我哭，是因为他已无可救药。我看是这样，他已死了，我不想再看到他，没那个必要了。”

当船驶离码头时，唐挡住她的视线，不让她看。大哥远去了，耷拉着脑袋。他离开甲板，不看他母亲。

他消失在船舱里。

他们在码头上呆了很久，三人抱成一团。

唐放开母亲，她不看了，知道没必要，因为什么也看不清，连身影和面孔。只有唐一人还在哭。他为全家，也为他自己，为自己作为被捡回来的弃儿这唯

一身份伤心落泪。

单身公寓的门开了，她进了屋。中国人在抽鸦片，对女孩置若芒闻。

她来到他身旁，面对着躺下，身体相距很近，但又没碰着。

她时断时续地抽泣。他由她去。她很温柔，没把他放在心上一般。这他知道。

沉默。他说：

"完了？"

"是的。"

"我听到了汽笛声。"

他还说：

"这仅仅令人不愉快而已，不该哭，又没死人。"

女孩没吱声，仿佛从此对他变得心冷如灰。

她讲了今天早晨才从唐那儿得知的一件事。那就是母亲把儿子送到他们从前的监护人那里，他住在很远的地方，在多尔多涅省。她回法国后不想再见到他。这也是为什么与儿子分离时她显得那么绝望。她说：

"她把我和保罗交别人监护多年，就曾使她很内疚，认为那是很严重的失策。"

为了使女孩忘记大哥回国一事，中国人提到了自己的婚事。他说：

“我的未婚妻来沙沥了，这是结婚前最后一次来作客，我必须去沙沥见她。”

女孩听见了。她心情一震，站到他面前，准备聆听他们的故事，这个比她自己的更生动更感人肺腑的故事，是小说中写的那种，是她的受害者，女孩——千篇一律的爱情故事中尚未见过面的另一个女人的故事。

中国人看见女孩的注意力又回到自己身上，开始听他讲话。他便抚摸着她继续往下讲。他说：你知道，这一切就象发生在一万年前的中国一样。

她要他往下说：

“我第五次看见我未婚妻时，她才十岁，我二十岁。在她六岁上，我们就由两家把亲事定下来。我从来没跟她说半句话。她很富有，象我一样。我们两家主要是冲着双方家产相当才定下这门亲事的。她浑身上下披金挂银，穿珠戴玉，跟我母亲当年一样。”

女孩知道他希望自己认真听，便做出认真听的样子。她问：

“还冲别的什么没有？”

“还有她家的好家风。”

女孩带着一丝调侃的微笑，中国人也跟着笑了。他说：

“我偶尔忘了你还很小，还是个小女孩……当你听我讲这些事时，我又想起来……”

她一直与他紧靠着躺在凉床上，把脸埋在他胸前，可怜兮兮的。

她没哭，再不哭了。中国人喃喃地说：

“我的心肝……我的小姑娘……”

女孩摸了一下中国人的额头：

“你象发烧了，很烫。”

中国人距女孩一臂远，为了更好地看她。在爱情故事结束前，他要一次看个够。

他说：

“你有话要对我说……”

“是的。我对你撒了谎，十天前我才满十五岁。”

“不要紧。”

他迟疑一下，说：

“我父亲早就知道了，他跟我说过。”

女孩叫嚷起来：

“干吗老提你父亲？”

他朝女孩笑了笑，补充说：

“中国男人也爱小女孩。别哭了！我早就知道。”

她说：

“我没哭。”

她哭了。

他说：

"我也要告诉你……我叫人给你大哥送了一些鸦片。没有鸦片，他就活不下去。在船上他可以抽两口。我还让人给他个人送了一些钱。"

她离他远远的，突然满脸怒气，但没作声。他说：

"我本想还能要你，但是现在我对你已没有丝毫性欲，我为你死了。"

沉默。她说：

"这不很好吗？"

"是的。我再也犯不着痛苦伤心。你自己做给我看吧！"

她做了，在兴奋中叫他的中国名字。她做了。他们互相望着，一直看到热泪盈眶。这时，她毕生第一次说出了那句恰如其分的话，这是书上写过的，火车上，电影里、生活中，所有相爱的男女之间说过的那句话：

"我爱您！"

中国人把头埋得很低，女孩冷不丁冒出来的这句听来乏味的话，象五雷轰顶一般击在他头上。他说是的，的确如此。他合上眼睛，低声说：

"我想我们之间正是如此。"

沉默。他呼唤她：

"我的小姑娘……我的女儿。"

你吻她的嘴唇，她的脸，她的身体，她的双眼。

长久的沉默。

他不看她了．让她平举起双臂。

他离开她，躺下不动。耽心去龙海被杀了的恐惧又袭上她心头。

她赶紧下床，套上裙子，手里拎着皮鞋，书包，站在公寓中间。

他睁开眼，但马上把脸侧向墙里，不再看她，然后用她从未听过的温柔语气说：

“往后别来了。”

她没有出去。她说：

“以后怎么办……”

“我不知道。永远再别来了。”

她问：

“永远再别来？即使你叫我？”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说：

“即使我叫你，也永远别来。”

她走出去，关门。

她等了一下。

他没喊她。

当她走到车门前时，他大吼了一声。

这是一声交织着无奈、恼怒和无聊的嘶喊，好像他喝醉了呕吐一般。这是中国古时候人们发出的长啸。

这一声吼突然细弱下来，变成情人、女人的低沉哀怨。结尾时，当只剩下温柔和遗忘时，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猥亵、不贞、听不出意思的干叫里充满怪异，象疯狂、死亡，象来无影去无踪的疯狂一样。

女孩连一个字，连那嗓音都没分辨出来。这是一声致人于死地的长啸，说不准是谁、什么东西、什么动物发出的，恐怕是一条狗，但同时又是一个男人发出的，在爱的痛苦里，二者混为一体。

公路上一辆班车：看得出是渡轮上那辆。

女孩坐在车上。

她去沙沥，看她母亲。

房门敞开着，看上去家里跟没人一样。母亲在家，在客厅里，躺在摇椅里睡着了。她正对着从门外吹进来的穿堂风，头发披散着。在她旁边，沿墙脚躺着唐。女孩进屋，母亲醒了，看见女儿，脸上露出很温柔、略带戏谑的微笑。她说：

“我知道你要回来，你怕什么？”

“怕你死了。”

“正相反，我在休息，象假期中一样。我再用不着

耽心他们互相残杀……我很高兴。”

她说不下去了，哭起来。沉默。她抬眼望着女儿，一边抹眼泪一边笑，仿佛才发现她的存在似的。

“这帽子是哪儿来的？”

小女儿流着泪对母亲微笑。

母亲也在微笑，思索，她没看见女儿的泪眼，而是看着她头上的帽子。

“瞧……很不错吗！变了个人儿似的，是我给你买的吗？”

“你想会是别的什么人？”她笑了，“有的日子，叫你买什么都不成问题。”

“在哪儿买的？”

“加蒂纳大街，处理品。”

母亲的表情象多喝了几杯。她突然转移话题，问：

“将来保罗能干什么？”

女孩没回答，母亲继续说：

“总有他能干的事，再不用怕这怕那的了。”

女孩说他终生都会害怕。

母亲拿同样的问题问唐：

“照你看，将来保罗能干什么？”

唐冲着女孩回答：

“他可以做会计，因为他擅长计算。也可以干机械修理，他摆弄汽车很有两下子。不过，他的确终生都

甩不掉担惊受怕的毛病。”

母亲不愿再谈他的胆小怯懦，便说：

“这很常见，真的，象他这种智力有些迟钝的孩子，往往计算能力特别突出，有时还会出个把天才。”她一边说一边流着泪，“我没有给保罗足够的爱……一切大概都应归咎于此。”

唐说：

“不，别这样想，这是天生的，是家族遗传的。”

“你这么认为？”

“我敢打保票。”

沉默。母亲对女儿说：“你知道不，我放弃了。地籍管理处终于同意收回卖给我的那块地中地势高的部分，连同房子。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把债还清了。”

唐看着小女儿直摇头，示意她母亲的话不是真的。母亲没注意到唐的表情。即使看见了，她也无所谓。

沉默。女孩环顾徒有四壁的家，说：

“他们把家俱搬走了？”

“是的。还有银器。只剩下五百皮阿斯特，我得留着回法国用。”

女孩微笑一下，大声说：

“再不用把钱给那些中国人送去了，什么也不欠了。”

母亲也微笑着高声大气地说：

“是的，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她突然学着孩子们的口气说，“他们不用指望了！一个子儿也不用再送了。”

他们三个人都放声大笑。

保罗听见笑声，走了进来，象唐一样靠墙坐在他身边。看见母亲那无与伦比、彻底的欢笑、他也开怀大笑。大哥老爱说这是“北方人的笑。”

母亲抚摸女儿的脑袋，保罗对妹妹微笑。

唐和保罗出去端没放糖的凉茶，在唐的劝说下，母亲每日都喝，唐说喝了可以清热。

母亲和女儿单独留在屋里。

面对着眼前这个孩子，自己的女儿，母亲思忖着：

“是真的……你讨男人爱，这你恐怕也知道。即使你能取悦他们，那全在于你的这副长相，而不是因为你有多少财富，因为说到财富，从你出生到老死，都是个零。”

她们谁也没笑。

沉默。母亲问女孩：

“你还去看他吗？”

“是的。他说过了，叫我不要再去，但我照样去，没别的办法。”

“那……你去看他不只是为了钱吧？”

“不是，”女孩顿了顿，“不只是为了钱。”

母亲很诧异，心里一阵难过，轻声说：

“你会依恋他？”

“可能会吧。”

“一个中国男人……倒挺滑稽的。”

“是的。”

“那你不是太可怜了吗？”

“有一点儿。”

“真不幸，我的上帝，真不幸……”

沉默。母亲问：

“你跟他一块儿回来的？”

“不是。我坐班车自己回来的。”

沉默。母亲说：

“我很想有机会再见见这个人，你看……”

“他不会乐意。”

“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见他……钱吗，”她笑了，“我从来没挣过这么多。”

她们笑了，笑得一样年轻。

女孩看着曾放置着被高利贷者搬走的红木家俱的位置。

她问客厅里这套家俱上是否刻有榛树和松鼠。

她说：“我都忘了。”

母亲望着墙壁上家俱的印子，她也记不清上面刻

着什么，她说：

“我看是荷花，这里哪儿都一样，荷花和龙。什么都没了，一件家俱也不带，轻轻松松回国不是很惬意吗？”

女孩问：

“我们定在哪天走？”

“最晚十天以后，除非临时耽搁。还有，我把床卖给了中国人，卖得很贵，都是很完好的。将来我会怀念殖民地的床……法国的床都太软……回法国后我睡不好，但也顾不了那多。”

沉默。

母亲说：

“我什么都不带，多轻松……行李箱已收拾好，还剩要分拣的文件、你们父亲的信和你的法语练习本。还有一件东西不能忘：购买冬天衣物用的萨马里丹商场的购物券。你不知道，我们一回法国就入秋了。”

母亲又睡着了。女孩走出房门，东看看，西瞧瞧，辩认着自己熟悉的东西。

唐在厨房里淘晚饭吃的米。保罗站在他旁边。

时光好像又回到新的变故发生前的一个寻常日子。

女孩回到房里察看：家俱不见了，阿杜房间里的

旧缝纫机也给抬走了。

卧室里的床还在，但却挂着写有中文的小标签：

女孩走进浴室，站在镜前照了照。椭圆镜没被拿走。

镜子里映出走过院子的小哥哥。女孩低声喊他："保罗！"

保罗从靠河那边的小门进了浴室。他们热烈地亲吻。她脱光衣服，在他旁边躺下，指示他应该压在自己身上。他照她的意思做了。她吻他，帮他。

当他叫喊时，她赶紧爬在他脸上，以免让母亲听见那快活的惨叫。

就是在那里，他们一生中做了唯一一次爱。

这份快乐是小哥哥从未体验过的。泪水从他紧闭的眼皮下涌出来。他们一起笑了，没说一句话，象从前一样。

也就是在这天下午，在这种因快乐而陡然产生的失落感里，在哥哥那温柔而戏谑的微笑中，女孩发现自己在沙沥的中国人和永恒的小哥哥之间体验了唯一一次爱。

小哥哥在浴室凉爽的方砖地上睡着了。

女孩没叫醒他。

她又回到客厅里的母亲身边。

唐也回到客厅。

母亲饮着冰凉苦涩的茶，对唐微笑，说她回法国后永远不喝自己手里这种茶。

她问保罗去哪儿了。唐说不大清楚，大概是去新建的市游泳馆了。她回客厅后，女孩和唐都没有看对方。

母亲问女孩是否还要去上学。

女孩说不，除了法语课外，不过那也只是消遣而已。

“你等什么？”

“什么也不等。”

母亲思考了一下，说：

“是的……是这话……我们再也没什么好等了。”

女孩抚摸母亲的脸，对她微笑。

就在这里母亲告诉女儿她们之间隔阂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一直使她们格格不入。

“我从来没对你说过……但你应该知道……我没有你读书学习那么轻松，还有我过分严肃，而且由来已久，就这样丧失了追求快乐人生的兴趣……”

母亲继续对女儿说：

“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今后永远再别听我的话！答应我，永远。”

女孩哭了，应允道：

“我答应你。”

为了分散注意力，母亲突然假惺惺地谈到中国人：

“据说他快结婚了……”

女孩没作声。母亲充满柔情地说：

“回答我！你老是不回答我。”

“我想是的。他马上要结婚，在这里，沙沥……正巧就在这几天……除非他在最后一分钟豁出一切……婚约、父亲的成命……”

母亲惊得目瞪口呆，嚷道：

“你相信他会那样做？”

“不”。

母亲感到莫明其妙，但却很镇静。她说：

“那就是说没有任何指望了？”

“没有。”

母亲一副茫然，孤立无援的样子，但一直很镇定：

“不……你说的对……中国孩子从小就学会尊重父母……父母就象是他们的保护神……那真没意思……或许我可以跟他最后、最后谈一次？我要给他解释……我是在冒什么险……我会把我们的情况给他解

释清楚，至少使他不要放弃你……”

“他永远不会放弃我，永远不会。”

母亲合上眼睛，仿佛睡着了。

她闭着眼睛说：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如同人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一样。”

母亲轻声地哭了，一边哭泣一边说：

“多么动人的故事呀……我的上帝……真叫人心碎……你会忘吗？

女孩违心地说：

“我不知道，退一万步说，我还无法告诉你。”

母亲眼睛发亮，放出青春的光芒。既然指望不了女儿告诉她，她于是说：

“那就什么也别说。”

母亲问女儿：

“是你不肯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那回事？”

女孩垂下眼帘，接着说……说有那回事，不过，有没有还不都一样。母亲说，是的，完全一样。

保罗进屋，母亲问他跑到哪儿去了。保罗说：市游泳馆。这是小哥哥第一次说谎。

女孩和唐会意地笑了。母亲却蒙在鼓里。小哥哥坐在唐旁边。

唐很自然地“揭穿”母亲对待大儿子的所作所为。母亲象听他说别的事一样听着，表情是觉得这很有趣，很自然。唐指着她说：

“她另外还给了他五百皮阿斯特。她是被迫的，她说不给，他会杀了她，杀他母亲。这是千真万确的，她心里明白。”

女孩看着母亲，发现她满不在乎，明摆着地虚伪。

女孩问唐干了什么：

“你又干了什么？”

母亲很关切地听着。唐回答：

“我给他父亲写了封信，说大儿子偷了余下的钱。他父亲回信叫我去见他，我就去了。他又交给我送她的五百皮阿斯特。她收下了，这样一来损失就补回来了。皮埃尔已回国，再不能偷她了。”

母亲似睡非睡的样子。这些事情，包括她本人的事，使她对自己感到厌倦。她也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是怎样、通过什么方式就介入到这些事当中。

保罗狡黠地笑了，就象看了一场闹剧。他问：

“他父亲支付了一切费用？”

女孩看了一眼母亲，准备上去亲吻她。母亲一改沉默不语，放声大笑。她体内发出一阵微弱的吼叫。所有在场的人都笑起来，是一次家庭疯笑。他们很开心，

因为小哥哥没有谁请他就主动讲话了。

女孩问那位父亲是否就这样……无条件地……支付了一切费用。

唐笑了，说那位父亲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滚出殖民地。

每个人都笑得眼泪直流，尤其是保罗。唐接着说：

“他父亲写信给我们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儿子在沙沥、甚至永隆的所有烟馆都欠有烟债。因为他还未成年，只十八岁，所以应该母还子债。如果中国人的父亲没付钱，母亲就要丢掉工作，而她又没什么可变卖的了，最后只有去坐牢。”

母亲很认真地听着，突然她又开始大笑，笑得跟号叫一般。她说：

“如果我不再想回法国呢？”

没人回答母亲，就跟她什么也没说过似的。

事实上，她也闭口不说了。

女孩用唐的“语言”对唐说：

“那位父亲代还全部债务，条件就是我们滚开，是吗？”

“是的。”

小哥哥笑了，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说：

“条件是我们滚开！”

唐象小孩一样笑着说：

“是这样……皮埃尔欠的五百皮阿斯特，那位父亲也替他还了。因为不这样做，皮埃尔就抽不成鸦片。他若是断了烟，后果不堪设想：他整天只有躺在床上，可能还会自杀。那位父亲就给了他五百皮阿斯特。之后，那位父亲给母亲用法语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应该滚开，儿子的事，鸦片，还有大哥，还有钱钱钱以及其他事让他受够了。”

母亲、唐、小哥哥和女孩一起大笑。

“在信中，”唐继续说，“还夹有给她的五百皮阿斯特。关于这笔钱的来历，在信里，那位父亲要求母亲只字不提，因为他儿子不知道。他不想让他儿子知道他送钱给母亲。”

女孩微笑，问唐：

“你如何知道这一切的？”

“因为有人给我讲，而我记性又好……我的好记性是为你们大家服务的，包括皮埃尔，还包括中国人的父亲。有几回他给我讲他们从中国逃出来的事，我睡着了，他还在讲。”

大伙儿跟唐一起笑了。

母亲不听了。人人都压低嗓子说话。过去的事惹

母亲心烦。

女孩走到院中，背靠着院墙。唐来到她身旁，他们紧紧拥抱，亲吻，互相嗅对方的面庞、眼睛、头发。她喊他的名字：

"唐。"

她对他说，他将来一定会去暹罗和别的地方，去欧洲，法国，巴黎。为了我，她说。

"是的，为了你。是的，当你们走后，我就回波雷诺，然后去暹罗。"

"是的。我知道，你也跟保罗说了？"

"没有。我只对中国人和你说过，没有别人。"

"为什么告诉中国人？"

女孩害怕了。她问唐是否去找他的父母，是否不跟人讲他们的事……唐说，从她和他一起谈过后，他就再也不去想这些事了。除了想找寻弟弟妹妹，但是，在暹罗森林中小孩是找不回来的，永远找不到。

女孩重新问：

"你为什么跟中国人谈这些？"

"为了你走后还去看他，与他交朋友。为了谈论你，保罗，我们的母亲。"他微笑，"为了能对你的爱一同伤心落泪。"

唐开着 B12 车，行驶在公路上。女孩坐在他旁边。

他送她回西贡。他们得先经过单身公寓，才能到里约岱。女孩害怕。他告诉了唐。唐说，他也替中国人耽心。

在堤岸。

莱昂波雷车和司机等在那儿。司机走到女孩面前，冲她笑一笑。他说老爷打麻将去了，会回来的。司机告诉女孩，公寓门是开着的。是老爷要他留的门，以备她比他早些到那儿。

唐返回沙沥。

女孩走进公寓，打量着屋里的一切，仿佛为了铭记在心中。她脱衣，冲澡，上床，躺在他那靠墙的位置上。她闻到一股混合着茶叶和蜂蜜的中国味。她亲吻他的身体躺过的地方，慢慢地睡着了。

中国人进屋时，天已微明。

他脱光衣服，躺在女孩旁边，看着她，轻声细语地说：

“你躺在床上象个小女孩。”

她没作声。

闭着双眼，她问：

“你见到她了？”

他说见了。

她说：

“她漂亮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是吧。她个子很高，长得很结实，远比你结实。她恐怕知道你和我的事。”

“她怎么知道？”

“通过沙沥的那些小女仆。你曾经说：她们很小，跟你一般大，十五六岁，好奇心重。他们对每个哨站的每个家庭的情况了如指掌。”

“你又怎么晓得她知道？”

“什么也不根据，又什么都根据。我不知道。”

女孩说，这便意味着婚姻的开始：如此这般打听对方的情况。

中国人犹豫了一下，说：“恐怕是这样。我没跟她说话。”

“在中国，一向都这样？”

“一向这样，几个世纪以来就如此。”

她说：

“我们外国人根本没法儿理解……这你知道。”

“是的。我们能理解。当你们说不能理解时，我们同时也不能理解你们。”

中国人顿了顿，接着说：

“当我们终于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时，彼此都是陌生

人。在相对无语，互相对视的情况下，照样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

“她回满洲里了吗?”

“没有。她已永远离开满洲里。她住在沙沥我姑妈家。她的父母明天来布置洞房，也就是你们说的‘新房’。”

“是的。”

女孩下床，坐到扶手椅上。中国人抽起鸦片来，神情茫然。

她说再没听见唱片放的美国音乐和年轻小伙用钢琴弹的华尔兹。中国人说，大概他从这条街搬走了。

中国人叫女孩过来挨着他。

她按他的要求走过去贴着他躺下，把嘴对着他的嘴。他们就这样僵持着。她说：

“你抽得太多。”

“现在除了抽鸦片，我什么都不做，没有性欲，没有爱情，这样也妙不可言，难以置信。”

“就象我们从不曾相识?”

“是的。就如同你已死了一千年。”

沉默。

她问：

“婚礼是哪天?”

“在你们启程回法国后。我父亲到邮船公司询问

过，你们全家都在婚礼举行前的一个星期那一批回国人员名单上。”

“他把婚期提前了。”

“如果你还没走就举行婚礼，我不会接受。”

女孩问他是否从父亲那儿知道大哥乱骗钱，母亲与他纠缠不清的事。

他说不知道，这种事对他毫无意义。在父亲眼里，那都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被骗几个钱，他才不会挂在嘴上呢。

她说，或许他们将来会再见一次面，若干年后，最少一次或者多次。他问干什么再见面。

她说：

“为了了解。”

“了解什么？”

“你我未来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沉默。

她再度问他第一次见他的未婚妻是在什么地点。他说：

“在我父亲的客厅里。还有在街上，当她去我父亲那儿让我当着他的面见她时。”

“你曾对我说过，她很漂亮。”

“是漂亮，很中看，我觉得……她的皮肤象北方人一样白晰、细嫩，比你还白。不过，她很结实，而你

却瘦骨嶙峋。我耽心自己不行。”

“你抱不动她。”

“或许能……但是，你却轻得象只手提箱……我能把你抱起来扔到床上……象拎一只小提箱那样。”

女孩说，“结实”这两个字以后想起来会令她发笑。

“她还无权看我。但她早就见过我，这个都知道。她很守规矩。当中国女子在临近结婚前开始有权利看我们时，她们就进入了妻子的角色。”

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用手拨开面颊上的头发，一直看到眼睛发花，视线模糊。她说：

“我到很想与你结婚，做结过婚的情人。”

“为自讨苦吃。”

“是的，苦吃得越多越好。”

“恐怕会为此丧命。”

“是的，你妻子也许会因此而死去，象我们一样。”

“也许。”

“正是由于我给她和你带来的痛苦，促成你们结为夫妻。”

“我们已经是这样了，因你而结合。”

她很低、很轻地哭了，说她没法叫自己不哭，她做不到……

他们都不言语。沉默良久。他们不看对方。她说：

“将来会有孩子。”

他们哭了。他说：

“你永远不认识这些孩子。地球上所有的孩子你都认识，但这些孩子，你却永远不认识。”

“永远。”

她伏在他身上。他轻轻一拉，就使她爬在自己胸脯上。她贴着他的皮肤掉泪。他说：

“我一生爱过的就是你。”

她直起身子。

她叫嚷。

她说他会幸福，她希望如此。她知道他会幸福，他将爱上这个中国女人。

她说：“我敢为此起誓。”

尔后，她说会有孩子，而拥有的这些孩子就是幸福。人生真正的春天就是儿孙满堂。

他没听她，只顾望着她。他说：

“你是我的爱。”

“他为那些她永远见不着的孩子组成的春天而伤心落泪。”

他们哭了。

她说，他的气味，她永远忘不了。他说，对他来

讲，忘不了的是她小孩似的身子，以及每天夜里对这瘦弱的身体的强暴。他说，那还很神圣，他永远不能再体验到这份快乐——令人绝望、发狂和恨不得自杀的快乐。

长夜即将消失前的宁静。倾盆大雨再度泼向城市，淹没街道、伤透人心。

他说：

“季风。”

她问这样的大雨是否对稻谷有益。

他说再好不过了。

她抬头望着这个男人，眼泪汪汪地看着他。她说：

“我的爱，是你。”

“是的，你毕生唯一的爱。”

下雨天。

雨水的香气传入房里。

一阵强大的，前所未有的性欲使这双情人再一次沉入男欢女爱中。

他们睡着了。

醒了。

又睡过去。

中国人说：

雨天，此地，和你又做了一次……我的小姑娘……我的孩子……”

她说，真是的，自从他们相识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白天下雨。有两次是夜里。

她问他是否有水田。没有，中国人从来不种田，他说。她问中国人都做什么生意。他说：做黄金生意，很多人做鸦片生意，还有茶叶，瓷器，生漆，染料，中国蓝染料。他说，还有人盖棚屋出租，开银号，中国银号遍布全世界。还有，现在普天下的人都在吃中国菜，甚至吃燕窝、皮蛋。

她说：

“还有做玉器生意的。”

“是的，还有丝绸。”

他们不说了。

他们对望着

她把他拉进

他问：“怎么啦？

“我要看你。”

她久久地凝视他，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应该把这一切讲给他妻子听，“你和我之间的事，”她丈夫和沙沥女子学校的小姑娘之间的事。他得毫无保留地讲，包

括幸福与痛苦，失望与欢乐。她说：目的是让这件事通过人们，不管什么人的反复讲述流传于世，使故事完好无损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些确切的东西，甚至故事中人物的名字、街道、学校和电影院的名字，都应该讲，包括里约岱校工每天夜里唱的歌谣，埃莱娜的名字，以及暹罗森林孤儿唐的名字。

中国人问为什么告诉他妻子，为什么讲给她听，而不是别人。

她说：因为只有感到痛苦，她才能理解这个故事。

他又问：

“如果没有痛苦呢？”

“那么一切都将被遗忘。”

大黑轿车停在码头上一间仓库墙边。他坐在后排座上，象平常一样穿着生丝绸西装，摆出打盹的姿势。

他们谁也没看对方。

但却互相看得见。

码头上象往常一样挤满船和乘船的人。

拖船上和扩音器里传出一声号令。

螺旋桨开始转动，打得河面水花四溅，水波四散。

机器的巨大轰鸣令人心惊胆颤。

人们的心提起来了。每当这个时刻，人们的心都收紧：替一切耽心，害怕永远再也见不着这块令人心碎的陆地；还有这季风期间的天空，也怕给忘了。

他想必在后排座上往左边挪去，为了赢得几秒，在一生里最后再看她一眼。

她没看他，对什么也没多看一眼。

这时，当时流行的音乐——街上常听到的那首《绝望的华尔兹》响起来。还有每次邮船启锚前都播放的舒缓而依依不舍的音乐，为的是打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离愁别绪。

因而，就连那些单身旅行者，在码头闲逛的人，也成了这场永远天割一方悲剧的扮演者，这场悲剧表现出的只有当人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其可贵，他们只靠自己的力量同样摆脱不了这种命运的束缚。

他朝头等舱甲板望着，但她不在那里。她在甲板远处，和喜气洋洋、踏上旅途的保罗在一起。我至爱的小哥哥，我的宝贝，自由了，终于生平第一次从巨大的恐惧中挣脱出来。

机器持续不断的轰鸣越来越响，变得震耳欲聋。

她始终没看他，什么也没多看。

当她睁开眼睛想再看他时，他已不在了，码头上连他的人影也没有，走了。

她闭上眼睛。

她再见不着他了。

在闭上眼皮后的黑色世界里，她又嗅到了丝绸、榨丝绸、皮肤、茶和鸦片的气味。

她脑海里又浮现出公寓，在她——女孩的亲吻下眨巴着的那双摄人魂魄的眼睛。她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

码头上照样象在上演一出送船出海的悲剧。人们又是喊又是叫，呼唤亲人的名字。

当邮船驶离码头后，他大概就很快地消失了，那时她正在甲板上寻找小哥哥。

栈桥收起来。

船锚在一阵世界末日来临般的响声里被提升起来。轮船已准备就绪，巨大的船身在河面上漂浮着。

真不敢相信它能动起来。

它开始移动，驶离岸边。

人们在叫喊。

邮船在码头边的水上漂着。

还得加把劲，才能把它笔直对准航道，进入大海与河道垂直的角度上。

船缓缓地、顺从地按指令移动，向一条看不见的、隐秘的海上航线挪去。

回荡着汽笛响的天空蒙上了浓浓的黑烟。象是闹

着玩儿，其实不然。

就在那天的这一时刻，在女孩的一生中，太阳的运行轨迹掉了个方向。

她还记得：

在她面前，有一位高个棕发姑娘靠在栏杆上，和她一样看着海面，为一切，也无缘无故地哭。

她想起了一度曾被忘记的这一幕。

从船尾走过来一位身穿在法国流行的深色西装的青年。他斜背着一架照相机。他拍甲板，从栏杆上探出半个身子拍船头。他还拍大海。他收起照相机，看着不哭了的高个棕发姑娘。她躺在一把躺椅上，看了他一眼。他们相互微笑致意。她合上眼睛，假装睡着了。青年没向她走过去，而是在甲板上继续漫不经心地踱步。这时，高个姑娘站起来，走近他，走近青年。他们交谈开了，然后一起望着大海，一同在头等舱甲板上散步。

女孩看不见他们了。

她躺在一把躺椅上，别人还以为她睡着了。不，她在观看。

一种由影子和随着角度的变化而时隐时现的光斑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天书，随海浪的起伏而若隐若现的几何学上的三角形，随着天空上太阳的位移以及船身的前进，在甲板上，在船舱墙壁上，缓缓地书写着，书写着，又同样缓慢地消失。然后再一次，不知疲倦地重新出现。

当船向西方，向暹罗湾方向驶去而进入大海时，女孩醒了。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可以目送轮船巨大的身影渐渐缩小，同样很缓慢地消失在陆地的拐角处。

女孩重新在躺椅上睡着了，直到船驶入无边的大海，方才睁眼醒来。她哭了。

在她旁边，有一对刚从船舷边看海归来的乘客，他们和她一样，哭了。

气温还很高，船尚未进入大海上咸涩的凉风带。还得等绕过三角洲尽头，塔梅平原最边上的稻田，以及金瓯的顶端，亚洲大陆的最边沿，也就是常说的“亚细亚”，第一阵海浪涌起后，船才接近这一海域。

甲板上的灯都关了，但四处还有在躺椅上睡着了

或没睡的人。除了头等舱的酒吧。那里不论白天黑夜，午夜，大部分时间一直到凌晨，都有人在打牌，掷骰子，高声谈笑，叫喊漫骂。人人都喝威士忌加苏打，马代尔·佩里埃酒，法国绿茴香酒，不管他们旅行的性质是什么，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也不论是什么国籍，大家均在尽情游戏。

这个头等舱酒吧成了旅途中的慰安所，是令人象孩子一样忘掉一切的最佳去处。

女孩去看酒吧，当然不进去，只是在去另一边甲板时经过那儿。甲板上没人。乘客都在左舷享受大海吹来的凉风。在船的这边，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孤零零地伏在栏杆上。她从他背后走过，他没回头看她，大概没看见她。真奇怪他竟然不看她！

她也没看见他的脸，就象有的人只记得旅途中什么也没看到一样，她清楚地记得没有看见他的脸。

是的，就是如此：他上身穿一件运动上衣，兰色，带白条纹，下穿一条兰色的单色裤子。

女孩走到栏杆边。由于在船这边空荡荡的甲板上只有他俩，所以她很想与他谈谈。但没有。她等了几分钟，他仍然没转过脸来。他想一个人呆着。除了想一个人在那儿清静清静，世界上别的任何东西他都不感兴趣。女孩只好走开。

女孩从未忘记这个陌生人，大概是因为她当时很想跟他讲她与堤岸的中国人的爱情故事。

在甲板尽头，当她回头时，他已没影儿了。

她下到船舱过道，继续寻找有她和母亲铺位的双人船舱。

她突然不找了，知道找也无济于事，母亲是难于找到的了。

她又上甲板。

在船的另一边甲板上，也没找到母亲。

她终于看见她了，这回她离得更远，坐在一把躺椅上，脸向船头微微侧着，还在睡。女孩没喊醒她，又下到船舱，等了一会儿，又上甲板，寻找小哥哥保罗。她找了一会儿又不找了，重新下到船舱过道里，在母亲忘了给她第二把钥匙的双人舱门口躺下。她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她哭了，然后就睡着了。

高音喇叭告诉人们已经看不见陆地了，船已驶入大海。女孩迟疑片刻，然后又上了甲板。一排很微弱的细浪携着海风打来。

船已笼罩在夜幕里。船上灯火通明，甲板上，船舱里，过道上的灯都开着。但大海没有，海上漆黑一

片。夜空是蓝色的，但天上的蓝色在如此平静、漆黑的海面上，没有反射出一线光芒。

乘客都伏在栏杆上，看着面前的黑夜。他们不肯错过随着海面上骤然刮起的风带来的凉意和鼓起的第一阵海浪。

女孩又在找母亲。这次找到她时，她还在象寻求避难地的外国难民一样昏睡。她让她继续睡。

夜幕降临，就几分钟功夫。

高音喇叭通知：餐厅十分钟后开始服务。

母亲在餐厅里，坐在一张桌子前。她总是提前先到，等着孩子。她大概回过船舱，又从那儿来。她换了一身衣服，穿的是阿杜缝制的带折皱的深红绸裙，裙折太宽，使其向四下翘着。她梳过头，脸上略施了薄粉，唇上轻抹了口红。为了不引人注目，母亲选了一张角落里的桌子，桌上摆放着三套刀叉。

乘专线邮船旅行总给母亲留下深刻印象。她常说，就是在旅途中，她才注意到永远不能补上在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前作为北方村姑所没有接受的教育。

女孩从未忘记船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母亲轻声地抱怨了几句，说如果保罗不来吃晚餐，会影响整个服务。说完，她又叫站台侍者不要马上给她们上菜。侍者说餐厅服务只到九点钟，不过可以再稍等片刻。母亲连声道谢，仿佛他救了她的命一般。

她静默地等了一刻多钟。

餐厅已坐满。终于，母亲身后的门开了，是保罗，小哥哥。他挽着开船时在甲板上跟背相机的青年在一起的那位高个姑娘。保罗只扫了妹妹一眼。母亲装出不认识他，只把他们当作餐厅里用餐的人们，只是对他们很感兴趣的神情。

保罗又用乞求的目光看了妹妹一下，她明白自己不得认他。那个年轻姑娘也看了她一眼，认出她就是孤单单地在甲板上抹眼泪的小姑娘。她对她微笑。母亲一直盯着满满的大厅。跟平时一样，她理解不了眼前发生的事，每每只有惊愕不已，显得很可笑。

保罗走过时，女孩眼睛移向母亲，并对她微笑。

菜上齐后，她们都没说话。

就在这天晚上的这个时候，祸从天降，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有人乱吼乱叫，听不清喊什么，但那是非常恐惧的吼叫、哀号，继之而来的是人们的哭喊。由于不幸是那么巨大，谁也顾不上细说出了什么事。

喊声四起，越来越响。哭喊来自甲板，机舱，大海，黑夜，船上船下，船头船尾，先是单调的此起彼伏声，继而连成一片，汇成一阵阵剧烈、震耳欲聋、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

有人跑来跑去，四下打听。

有人哭。

船在减速，尽最大力量减慢速度。

有人喊："闭嘴！"

沉默在船上扩开，全船的人都不作声。

就在这片肃静中，听见有人开始说话，恐怖的喊声从海面回响起来，但是低得几乎听不见，仿佛来至远方。

谁也没敢开口问出了什么事。

在宁静无声中，清楚地传来：

"船停了……快听……听不到机器声了。"

人们又安静下来。船长来了，他手持扩音器，说：

"刚才，酒吧附近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故……一个年轻人投海了。"

一对夫妻走进餐厅，男的穿一身白衣白裤；女的穿一条黑晚礼服裙。她哭了，对众人说：

"有人跳海了……他跑步经过酒吧前面，越过栏杆就跳了下去……他才十七岁。"

他们都上甲板去，餐厅空了。所有的乘客都去了甲板。高声叫喊取代了低声哭泣，恐惧侵入每个人的心里，比叫喊声更令人生畏。

母亲和女孩哭了，放下手中的刀叉。

每个人都走出餐厅。人们漫无目的地乱窜。女人都在哭。

有几个年轻人。所有的小孩都从舱里上来，一个个紧紧抱着带他们的妇女。

餐厅里还只剩几个人，总是同样的人，满世界都少不了这种人：是些肚子饿了，要用晚餐，粗鲁地使唤侍者，声称他们有权吃饭，享受服务，因为他们是付过钱的人。这种人今天已失去人心，无人理睬。

侍者离开餐厅。

远处，一个男人叫放下救生艇，让人们离开船边。

人们还想看个究竟。

“十七岁……边和长官的儿子，二等舱有个妇女是他家的友人。她告诉船长：在孩子的舱里什么也没找到……连写给父母的遗书也没有，什么也没留。他本来是回法国去的，学习很优秀，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

沉默。喧哗又起：

“他们不找了……”

“现在他已漂得太远了……”

“这么大的邮船，要滑几公里才停得下来……”

女孩捂着脸，小声对母亲说：

“万幸的是保罗先露过面，不然，我们真该耽心……真可怕！”

母亲低垂着脑袋，一边在胸前划十字一边小声说：

“应该感谢上帝！并请他宽恕这种想法。”

人声混杂，响声四起：

“黎明再开船……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这种时候……放弃希望……”

“遇到这种情况，船大概得等十二个小时才能再开，或者是等太阳升起，我说不准了……”

“大海上空荡荡的……等到早晨……真可怕……”

“糟透了……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就不想活了，再没比这更糟的了。”

“是的，的确如此。”

停泊在海上的邮船上几乎悄然无声。

人们还把希望寄托在救生艇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在海面上扫来扫去的火把。

希望还在，还没完全失去，仍在低低地回旋着，但是有人说：

“应该继续找，应该找。这一带海水比较暖和……他能游很久……那么年轻嘛。”

“您认为海水通[illegible]都很暖和吗?”

“是的，风不大，还有指望……”

“上帝还在呢，别忘了……”

“对啦……”

有人哭了，但又停住。

“最糟的是，他看见我们也不呼救。”

“既不求生，也不求死。”

“是的。”

“他还在等待，想看看有什么东西能把他送回船边。”

象事故的陡然发生一样，一阵音乐突然传到甲板上，船舱里，大海上。音乐来自音乐厅。有人说：“是个不知道发生了事故的人在弹琴。”

有人说，在事故发生前就已听见这支钢琴曲，很遥远，象从另一艘船上传来的。

有人大喊大叫说，那人不知道……没听见喊声，应该去通知他……

音乐响彻四方，钻进船舱，机房，休息室。

“应该去告诉他!”

另一个更清楚，更年轻的声音说：不。“告诉他什

么?”

“正相反,尤其别叫他停下来……别去……为一个孩子……应该对他说……特别是这支曲子…他大概听得出……到处都听得见……”

这是那首当时恰恰是颇受年轻人喜欢,而且每天在街边公寓里都听见的乐曲。它使人想起初恋的巨大欢乐和失去它而产生的无以慰藉的巨痛。

让来自音乐厅的琴声继续下去的呼声越来越高。

全船的人都在聆听,为那个陌生青年落泪。

女孩离开母亲,去找音乐厅。

船上的灯都灭了。

音乐厅就在船首,被海上传来的火把的光芒照亮,门开着。女孩突然心里一紧,象看见了希望。有时人会看花眼;有时有些事谁也说不准。人人都如是说。

她走到门边,往里看。

弹琴的青年是黑头发,他穿着手工缝制的白西装,看上去年龄大些。

她又等了几秒钟,定睛仔细一看:不是他。

不是他,永远再不会是他,他在越过栏杆前的几秒钟里就已想到了死。

完了。

女孩瘫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下面。弹琴的人既没听见也没看见她。在这间没有开灯的船舱里，他没有乐谱，凭记忆弹着这支在公寓里常常听到的广为人知和令人绝望的华尔兹。

从水面上反射上来的火光在音乐厅里晃来晃去。

音乐在停下来的船上、大海上扩散，流入女孩的心里，如同流入弹琴的活生生的孩子心里一样，也流入闭着双眼，直挺挺地漂浮在这片深海上的那个孩子心里。

尾声

在经历了战争，饥饿，死亡，集中营，婚嫁，分离，著书，政治和共产主义后的若干年，他打来电话：是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是我。我只想听听您的声音。"她说："您好！"他还象从前那样胆怯，什么都怕。他的嗓子哽住了，她便听出了中国北方口音。

他讲了几件她不知道的关于小哥哥的事：再没找到他的尸体，就那样没有葬身之地。她没作声。他便问她是否还在听电话。她说还在，等着他往下讲。他说，为他儿子们的学业着想，他离开了沙沥，但是，过后他还要回去，因为只有那儿才是他心之所系的地方。

是她问到唐："后来他怎样了？"他说一直没有唐

的消息。她问："一直没一点儿消息？"他说："一直没有。"她问他对此怎么看。他说，依他之见，唐恐怕是想到暹罗森林里找他父母，在森林中可能迷了路，死了。

他说，很奇怪，他们的故事一成未变地留在他心里，他还爱着她。他一生都不会停止爱她，至死不渝。

他在电话里听见她哭了。

从遥远的地方，也许是她的卧室，她没挂电话，他又听见了她的哭声。他想再听下去时，她已经不在了。她变得无影无踪，虚无漂渺。他哭了，放声地哭了，倾其全身的力量嚎啕大哭。

后 记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在一九八四年首次发行，立即获得压倒性的好评。《情人》确实是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而它所掀起的抢购热潮，在许多一流文学作品之中，也是少见的例子。在这股方兴未艾的热潮之中，又荣获法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情人》的得奖，甚至激起了评论界的反对——“龚古尔”奖本来是为了新进年轻作家而设置的奖项，如今却颁给“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七十岁的女作家，简直是岂有此理。这种反对的论调，更助长了《情人》的声势。

至九O年前的六年里，《情人》已被译成四十三种文字，畅销15，000，000册之巨，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可与《飘》相比拟。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情人》一篇仅有不足六万字，90页之短，可谓简略成之，余味无穷。

但这一杜拉斯现象并未完，杜拉斯于一九九一年在《情人》基础上补之简略，述成故事体，兼为电影《情人》预作底本，历时一年，创作了更为精采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并由法国著名导演阿诺改编导演，《情人》一片投资1亿法朗，由英国新秀简·玛奇

与港星梁家辉主演，打破法国两年来电影票房记录，把“杜拉斯”热推向新高潮。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文学事件早就在逐步酝酿之中。杜拉斯执笔五十年，拥有四十部著作，而由她亲自执导的电影，也有十几部之多，真可谓是一位资深的作家了。在八四年之前，她的小说一直受到少数杜拉斯迷的支持；在电影方面也因为具有前卫性，而为少数影迷所津津乐道。

不过，早在《情人》出版的一年以前，译者在巴黎的书店中，就觉得杜拉斯的作品相当多。看来，杜拉斯的读者要多起来啊！果然，她的新剧《阿加塔》推出第二季时，虽然是在小戏台上演出，但是连日以来都吸引了许多观众。而且在介绍文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句：“是喜欢杜拉斯风格的人不能不一睹为快的作品。”再看看杜拉斯为著名女演员玛德蕾·鲁荷所写的“落瓦娜·贝伊”，观众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似乎是不同的一群杜拉斯迷。

然而，《情人》所获得的好评，使她过去的作品都大为失色。

在这部小说之中，七十岁的著名女作家，坦率地叙述了她十五岁时的第一次性经验，和她生长的异于常态的家庭环境。

所谓“第一次性经验”并不是起因于恋爱的情愫，

而是这位聪明早熟的少女在某种超越自我的强烈义务感的驱使之下，所经验到的激烈情欲。虽然这部小说写得十分坦率，但是既不煽情也没有丝毫炫耀的语气。那流畅的文笔一如优美的旋律，更渗透出几许抒情的气息，清淡又利落。而且以现在式为主体，自由自在地混用第一人称及第三人称，架构出独特的叙述方式，娓娓道出一位少女一生的命运；从少女的性经验和爱恨交织成的家庭伦理剧，以至少女如何在如此的境遇中成长为女人，都有独到的叙述。这进一步证明了：文学之成败关键，莫过于文体与叙述方式。

而在一九九一年《北方3的情人》里，杜拉斯完全变换了另一种文体、另一种叙述方式，截然不同的叙述方式。

《情人》的描写方式是前后穿插变换，成活动的画面感，而《北方的情人》则叙述细腻，回复传统的写作手法。

一种命运化为一部作品呈现出来，使人们在阅读之中感受到这样的命运，进而发挥各自的想象力，这也就够了。所以，译者的一番话或许是多余的。但是，也许有部份读者希望更多的了解这部具有自传性的作品，和杜拉斯过去作品的各种关联性，因此附上长篇大论的解说。

解说——《情人》与杜拉斯的世界

一、作品的诞生

这部作品的原始构想，本有意编成“写真集”。曾经有人要求杜拉斯收集她一生中各时期的照片和她执导的十多部电影中的剧照，编辑成纪念专辑，并附上照片解说。在《情人》中依然处处可见当初的企图影子。收集编排照片的同时也构想解说内容，结果却和原始企图有很大的出入——例如“儿子二十岁时的照片”或“买了一顶帽缘平坦，扎着黑色宽边蝴蝶结的紫檀色帽子给我的人，就是她，照片里的女人——我的母亲。”之类的文章便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部《情人》是如何浮现在作者的意象之中，又如何成形而以小说的形态出现。

宽阔的湄公河滔滔不绝地流着，它的内部似乎波涛汹涌，而表面却如此平静无浪。一艘渡船航行在湄公河上。船上有一辆公共汽车，有位少女从巴士上走下来，倚靠着栏杆，陈旧丝质简短装、系着男用皮带、抹着胭脂、扎着辫子、头戴男用紫檀色软帽、足登金线高跟鞋。船上还停着一辆大型的黑色豪华轿车。一位身着白色西装的中国青年下了轿车，走向少女。故事就从这一刻开始，这才是“绝对的影象”。《写真集》里没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如何成其为“写真集”?

关于这部作品的诞生起源，杜拉斯也在另外的谈话中提过另外一本书：那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杜拉斯曾经有个名叫雅恩·安德烈亚的情人，他写过一本书，书名《M·D》，一九八三年出版。杜拉斯指的就是这本《M·D》。

M·D当然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缩写。杜拉斯说："这是一本很美妙的书。我在书中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我自己。我觉得，书中写出了我粗鲁的一面。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样子，在《M·D》里流露无遗，没有经过任何修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要回过头来，好好看我自己。我想读自己的故事，想写自己的故事。"

于是，杜拉斯开始写有关她自己的书。不过，从《情人》之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当时涌现在她笔下的情景，并不只是那一幕"绝对的影像"。十五岁的杜拉斯和中国情人交往的故事，已经和她的母亲、她那个异常的家庭——陷在爱恨与杀气的漩涡之中的家庭——合为一体，无法分割了。

二、"杜拉斯亚洲"的居民们

处在"破产与死亡的故事"的背景下，杜拉斯的家中充塞着爱恨与杀气，终于在杜拉斯的心灵中种下了叛逆的意志。她毫不犹豫地走向拥有高级轿车的中国人，和他一起进入情欲与享乐的世界里去，仿佛她正在实行她应尽的义务一般。在这个行为的背后，则

是家庭的沉重压力所致；另外再加上殖民地的白人优越感，以及差别意识从中作祟，更增加了她心理上的压力，而使这个压力产生了偏差。不过这一方面牵涉到故事内容的解释，读者须自行揣摩。

杜拉斯的作品群之中，《修太因之喜》、《副领事》、《印度之歌》等三部，从迷人的埃莱娜·拉高耐尔开始，出场的人物差不多都有共通之处。杜拉斯的独特地理学，从中南半岛延伸到加尔各答，形成了大异其趣的空间，和实际上的地图绝对合不起来。用这个地理学做基础，将杜拉斯的主题集中表现出来，便形成了“杜拉斯世界”的中心部分——评论家洛克命名为“杜拉斯亚洲”的山脉基干。

《情人》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以“我”（即女孩）为中心，构成一部性爱与家人的戏剧。出场人物除“女孩”、中国情人、母亲、两位哥哥以外，还有多位风姿绰约的女性。在这些女性之中，追逐十八岁的“女孩”，把“女孩”吓得魂飞魄散的疯丐婆，和住在永隆白人居留区的“安玛斯夫人”，以及玛丽·克劳德·卡奔特和贝蒂·费尔南德斯这两位女性，构成了从下层到上流的一个迷离的各层次的社会架构。

一名“脚上长满了蛆”的女乞丐，由“我的母亲”为她疗伤。接下来，这名女乞丐把“跋涉了两千公里”而带过来的幼女放着，又踏上旅程。（从地图上

三十五公里膨胀为两千公里，这种不合理的差距，正显示出作家杜拉斯的想像力之中带有神话的色彩。）她翻山越岭，横越地面上最大的三角洲地带，经过巴基斯坦的港都奇达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的法国大使馆庭院，完成了一段说不出道理的旅行。

杜拉斯曾在《副领事》的开头部分，花费了几十页描述女乞丐之旅，下笔如神，魄力慑人，她自己也认为是所有作品中最成功的文章。在《情人》系列之中关于女乞丐之旅的描写，和《副领事》遥遥相应，确实也可以看出功力之深。同时，杜拉斯神话一般的想像力，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想像力正是构成“杜拉斯亚洲”地理学的根源。

素旺那曲城位于柬埔寨和泰国边界上。在杜拉斯个人的想像视野之中，当她设定女乞丐的位置时，把相隔千里之远的贡布和素旺那曲重叠在一起了。她把女乞丐之旅的起点设在素旺那曲，这种想像中的实情，和回忆中的实情混淆不清了。可见《情人》两篇绝不是作者的回忆录。对杜拉斯而言，十七岁的“女孩”和“疯丐婆”都是她想像世界中的居民。

安玛斯夫人是位生活靡烂、流连于死与性爱之间的女性，她是当时永隆行政长官夫人。当她丈夫调任永隆之后不久，在前一任所素旺那曲，有一位青年为她殉情了。

杜拉斯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个她少女时代就知道的事件，同时说了下面一段话：

“知道这件事时，我很震惊：因为她看起来既不象水性扬花的女人，也不象是交际花。她身上有一些无形的特质。和出色的女人相反，她沉默寡言，没有朋友，总是自己一个人，或是带着两个女儿出来散步，然后，突然间冒出了这个消息来。也许不妨这么说：长久以来，对我而言，她是双重力量——死的力量和平凡力量的化身。一方面是行政长官夫人，养育子女、打打网球、散散步……。而另一方面、在她的体内隐藏着死的力量，把死亡的种子散播在他人心中，诱使他人走上死亡之路，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之所以开始写作，就是她的缘故吧……

“我想，很久以前，我就对她存有一份爱。出现在我各种作品之中的其它女人，在她们的背后，是不是一直有一个安玛斯？是不是在埃莱娜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安玛斯？这些想法始终迷惑着我，毫无理由地迷惑着我，我根本无法摆脱它们。

“我不会说她是被解放的女人，我会说，她正走在通向解放的正确路途上，张开双臂迎向所有的事物，加尔各答、贫困、饥饿、爱、淫乐、欲望，于是她更接近她的自我了。她——安玛斯·斯泰特……”

问：“她投海自杀了吗？”

答："不错。不过那是自杀吗？她是和大海结合成一体的呀……和印度洋合成一体，和海洋母体结合成一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立场》）

毫无疑问，杜拉斯的写作离不开死亡与性爱的深刻层面。

三、流动的文体

在《情人》的开头部份，有一段关于"写作"的途述，内容抽象难懂。文中说，母亲和哥哥还在人间时，对事物的描述不能"太过于深入核心"。如今，要写出那些内情，作者也有一番省悟。写自己和人生——构筑这样的故事，绝无中心点，无可循之途，亦无行进方面的指标。不能执着于事物的区别与取舍，而必须"使一切都融合成本质上无法形容的单一事物"。如此一来，不在乎"会丧失著述上基本的保留态度"，该写就写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于是，杜拉斯写出了过去一直避而不谈的最初性经验，以及住在印度支那时的家庭状况。

一切都在进行之中。但是，《情人》文体变了。倒不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每一个杜拉斯迷都知道的"杜拉斯的轻音乐"——在这儿也听得清清楚楚。

《情人》中谈到逝去的母亲："已经忘了母亲的肌肤香，眼睛的颜色也没有印象，而声音也不复记忆。只是在傍晚时分，温柔的声音常伴随着倦意响在耳畔

……”接下来的一段是：“所以才能在这儿洋洋洒洒地写一大篇母亲的故事。…母亲已化为流动的文体了。”

杜拉斯在一次访问中，做了下面的说明：“流动的文体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物，都不加以区别，不加选择地带着它们向前流的河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洗清了万物的罪孽……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就是使哥哥、母亲、可憎的殖民地主义者都洗清罪孽的河流。从这段说明中，可以清晰地判断出这儿有杜拉斯偏爱的河流影子，尤其是湄公河的影子，所以试着翻译成“流动的文体”。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解释为“像流水一般一泻千里的文体。”

就是这种“流动的文体”，使这部作品完全没有任何逞强的心态——隐瞒那么久的事实，耻于表白的事实，如今都说出来了，以“这就是我，来批判我的生活方式吧！”之类，表现了文学与行动混淆不清的悲壮心态。